

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說一

臣僧蘊聞竊以佛祖之道雖非文字語言所及而發揚流布必有所假而後明譬言如以手指月手之與月初不相干然知手之所指則知月之所在是以一大藏教為世標準于今賴之臣山野微賤臣遭值聖明屢獲瞻望清光稟承音旨聖言高遠非凡所及斯道慶幸有待而興竊欣希闊之逢敢陳誠切之懇伏念臣先師前住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斂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學其平日提唱

語要臣隨處記錄皆已成書既為廣錄三十卷又為語錄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錄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使後學皆得預聞在先師益為不朽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乾道七年三月 日徑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聞奏劄

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本寺承知府安撫
 大觀文公文備准御批降大慧禪師語錄十
 冊令寘之名山大藏中以永其傳住持臣俾
 德潛謹刊為經板計三十卷入于毗盧大藏
 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
 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鳳曆長新佛日增耀
 法輪常轉乾道八年正月 住持臣僧德
 潛謹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一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顯法慧日律師臣龜閣上進
 師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於臨安府明慶
 院開堂拈疏示眾云留守相公入善知眾藝
 三昧向毛錐子上放大光明不動舌頭演說
 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已竟還信得及麼若
 信不及却請表白重新拈出令未聞者聞未
 信者信宣疏了指法座召大眾云還見麼坐
 斷古佛路頭潛竄千妖百怪任是須彌燈王

也須速禮三拜唱一喝遂陞座拈香云此一
瓣香恭為北闕之至尊上祝南山之萬壽次
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留守大丞相洎文武
官僚常居祿位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覩著則
眼睛枯皸著則腦門裂過貴則價重娑婆遇
賤則分文不直今日對人天衆前爇向爐中
奉為成都府昭覺禪寺先園悟禪師大和尚
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諸方舊例今古常儀
直饒千佛世尊次第出世陞于此座末上也

少這一杓惡水不得莫有回避得底麼出來
證據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云雪上加霜次有
一僧攬前便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
機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進云徧界且
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云人間無水
不朝東進云可謂號一三春果滿菩提樹三一夜華
開世界香師云築著磕著進云紛紛香氣爐
中發颼颼清風座上生師云閑言語進云爭
奈千枝少室華方盛一派曹源水更清師舉
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枝進云知音不在頻

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靈利衲僧問一
問一答辜負已靈舉古舉今埋沒先祖去此
二途如何即是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唐土
二三齊斂衽西天四七亦開眉師云天無私
蓋地無私載進云如斯問答已涉功勳祝聖
一句請師速道師云長將日月爲天眼指出
須彌作壽山進云社稷山河增勝氣乾坤草
木盡霑恩師云重說偈言進云還許學人別
露箇消息也無師云不許進云却請和尚道
師云既不許更道甚麼進云願施折檻朱雲

手來作爲霖傳說人師云只欠這一句在復
有數僧競出師乃約住云假使大地草木盡
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
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
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
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
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
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
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
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

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
開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
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
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
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
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
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沒欲求之得無累乎及
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
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
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入似無夢說夢好

說一

四

肉剗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
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
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鏡
鄒金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
謝詞不錄復舉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回到僧堂內
常侍曰這一堂僧還看經否臨濟曰不看經
常侍曰學禪否臨濟曰不學禪常侍曰經又不
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臨濟曰總教伊
成佛作祖去常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
作麼生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云臨

濟老漢握一柄金剛王寶劍氣衝宇宙天下橫行等閑被這官人輕輕一拶便見冰銷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取一頌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久立衆慈伏惟珍重上首再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說一入院上堂山僧未離泉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臨安府亦與諸人相見了也及乎來到山中擊動法鼓坐立儼然眼眼相覷為甚麼却不相識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當晚小參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舉起拂子云這箇是色擊禪牀云這箇是聲山僧只今口吧吧地是言語那箇是大道真體喝一喝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若也分去兩下地上濕天晴日頭出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若也不分金剛與土地揩背一擦骨出復云古者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作麼生是末後一句良久云且莫說夢

拍禪林下座

上堂昔日揚岐老祖翁牽犁拽耙逞神通兒
孫帶水挖泥甚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僧問利山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山云
舌頭不出口僧云爲甚麼如此山云內外一

如故師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
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衆色歸空空
歸何所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爲甚麼如此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舉南泉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

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

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僧隨問趙州
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
取和尚僧上問云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
云佗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云兩箇老漢雖善

辨裏動指頭殊不知傍觀者醜

說一
六

園悟和尚大祥拈香指真云這箇川菘苴自
來好打闕鬧處便入頭惡靜而喜動前年今
日始歸家今日前年路不差乃顧示大衆云
作麼生是不差底路要會麼一回飲水一回

噎一瓣梅檀一盃茶便燒香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幸自可憐生
特地胡打亂喝作甚麼擲下云冷處著把火
上堂今朝八月十有五顧兔天邊誰不覩若
非東土小釋迦放過長沙這老虎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
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
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
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

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過

上堂舉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兩華讚歎尊
者曰空中兩華讚歎者是何人曰我是梵天
尊者曰汝云何讚歎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
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云何言善

說師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但塞
却梵天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檢點天
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
若師又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但
塞却須菩提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檢

點且道徑山還有遭人檢點處也無自云有甚麼處是遭人檢點處不合多口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拍禪牀下座

上堂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不識本來真面目將謂人題德嶠詩

臨安縣請就海會寺開堂師拈疏示衆云文彩未彰消息已露文彩旣彰難爲蓋覆旣不道蓋覆却煩表白朗宣一徧宣疏了師顧視

大衆云知縣學士已爲諸人敷揚第一義諦了也還有眼開心悟底麼若有便請即今散去其或未然徑山却向曲录牀上說脫空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不知鬼神莫測非天地之所生亦非自然而得前日城中已嘗拈出今日人天普集四衆咸臻其間恐有未知氣息者不免重新說破便燒乃就座僧問堯風永扇菩薩現宰官之身佛日高明盧老唱少林之曲祝聖開堂願聞法要師云驚天動地進云憑師一滴

曹谿水四海爲霖報我皇師云一鴈初歸四海秋進云金輪統御三千界玉曆延鴻百萬春師云阿誰不願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殺人不用刀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活人何必劒進云正當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進云專爲流通去也師云徑山今日失利乃云佛法至當不在問答處直饒問似普慧雲興答如普賢瓶瀉若不識其要妙只成戲劇之談於道有何

所益據實而論盡是癡狂外邊走所以大覺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種種微密善巧方便成就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起道樹詣鹿苑先爲憍陳如等轉四諦法輪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隨衆生根器所宜次第開演令其各各聞法解悟出離生死末後臨般涅槃於人天百萬衆前拈華普示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自是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各各以心傳心相續不斷若不

識其要妙一向溺於知見馳騁言詞正法眼
藏流布豈到今日到這裏須是箇不求諸聖
不重已靈底出格道人方能荷擔此箇大事
且那箇是出格道人不見昔日江西馬大師
遣西堂智藏馳書上徑山國一禪師國一開
緘見一圓相第一遠索筆對智藏於圓相中點一
點智藏罔措這箇豈不是格外消息若作格
外商量又却不是諸人且作麼生辯明時中
如何受用適來知縣學士疏中有言馬師圓
相遠緘千里之清規欽老機鋒點破一時之

羣惑羣惑既破則人人脚根下大事洞明大
事既明則十二時中折旋俯仰彈指響教無
非佛之妙用既是佛之妙用則不從人得既
不從人得亦不在已躬既不在已躬則內不
放出外不放入既外不放入則外息諸緣內
不放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
則一切智通無障礙既無障礙則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改正當恁麼時
不是世間法亦非出世間法拽取占波國與
新羅國鬪額豈是分外雖然如是更有事在

敢問諸人只如忠國師爲甚麼却道欽師猶
被馬師惑即今莫有定當得出底麼若定當
得出許你諸人盡是出格道人其或未然徑
山據欵結案去也良久云在舍只言爲容易
臨筌方覺取魚難

上堂僧問 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峯前神
光得髓即今座下誰是知音師云裂破舌頭
進云可謂卞氏場中多巨璞孟嘗門下足高
賓師云瓦礫不勞拈出進云爭奈鋒前有異
句裏無私師云誰是知音者進云少室巖前

金鳳舞徑山峯頂王雞啼師云兩重公案問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
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是同
是別師噓噓進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
覓即知君不可見師云魚行水濁進云爭柰
蹋著秤鎚硬似鐵師云引不著進云頭頭垂
示處子細好生觀師云放你三十棒乃云不
用安排切莫造作造作安排無繩自縛不安
排不造作善財彈指登樓閣祕魔放下手中
又普化入市搖鈴鐸

上堂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

上堂僧問馮仰當時相見處插鋏叉手意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沒絃琴上知音少父子彈來格調高師云你且道在插鋏處在叉手處進云竿頭絲線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又却恁麼去也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碧眼胡兒不知落處且道落其甚麼

處薦拈拄杖召大衆云看看直下來也急著眼觀擲下拄杖

出鄉歸上堂舉五祖師翁出隊歸示衆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說一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徑山法孫出隊十一八十餘日鼻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得箇甚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上堂去年臘月二十五有恁麼消息今年臘月二十五無恁麼消息有恁麼消息是諸人分上事徑山不預無恁麼消息是徑山分上事諸人無分或有人問徑山未審是甚麼消息驀拈拄杖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擲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拈拄杖空中作書字勢云正朝把筆萬事皆吉應時納祐慶無不宜若作世諦流布平地喫交更在佛法商量眉鬚墮落卓拄杖下座

上堂買鐵得真金求兩得瑞雪五峯玉琢成千樹銀華結龍王降吉祥普賢呈醜拙三世如來秘密門今日一時都漏泄雖然如是這裏有一處可疑且道疑箇甚麼恐日出後一場漏逗

上堂元宵佳節同歡樂處處咸然無盡燈火光爍破勝熱面夜神忽患冷頭疼參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

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來徑山手裏請棒喫

上堂二月仲春久雨不晴雲門一劄德非有鄰乃顧視大衆云劄復云慚惶殺人

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

疋馬單槍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云老僧打

退鼓進云一箇老大蟲撞著重牙虎師云你

還聞雷聲麼進云只爲學人聞得慣師云且

莫詐明頭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我若道你

須百雜碎進云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云

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佛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爲甚麼不同歸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復舉陸巨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華謂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師云這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嘗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尚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巨一點不得亦未

摸著佗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
亘謾佗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佗汗臭氣
在或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
佗道但向事理上會取

上堂一不成隻兩不成雙喝一喝云是甚麼

劔號巨闕珠稱夜光

上堂僧問老東山也恁麼舉老園悟也恁麼
舉未審和尚如何舉師云一手不獨拍兩手
鳴擗擗進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師云蹉過
了也不知進云上是天下是地蹉過箇甚麼

師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響進云直下來也
急著眼看師云依舊跳不出乃舉僧問投子
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大
藏教又一老宿云演人大藏教師云演出演
入則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
未夢見在

無上禪師忌日上堂適來未擊鼓已前無上
禪師已爲諸人入泥入水葛藤不少徑山不
可更向土上加泥便下座

上堂舉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

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
云這箇阿師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處不
合偷常住物入衣鉢下

上堂舉教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
生法相師舉起拂子云這箇是徑山拂子喚
甚麼作法相法相既不可得又知箇甚麼見
箇甚麼信箇甚麼解箇甚麼復舉起云這箇
是法相却喚甚麼作拂子拂子既不可得如
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又有甚麼過正當恁
麼時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千重百匝無回互

大家靜處薩婆訶

上堂今朝又是四月一那事全然沒消息納
僧皮草久不乾且喜日頭東畔出參

浴佛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
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點曾

點肋獨稱尊大口開張自矜伐都盧住世七
旬餘四十九年恣恣怛賴有雲門老跛師一
棒當時要打殺人盡道報佛恩將此深心
奉塵刹獨有徑山即不然既不然合作麼生
下座同到殿上爲諸人說破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大眾云還聞麼復舉
起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在徑山拄杖頭上口
喃喃地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既滅寂
滅現前拈須彌盧於掌上向針眼裏打鞞
直饒便恁麼見得徹去猶較拄杖子十萬八
千且道徑山拄杖子有甚麼奇特擲下云不
直半分錢
上堂徑山無寸土莊田今夏隨宜結衆緣慵
論道嬾談禪拄杖挑來箇箇圓不用息心除
妄想大家喫飯了。噯眠噯眠則不無或若夢

中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依佈似曲纒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僧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光即不問
未審法身還具四大也無師云具進云如何
是法身師云地水火風進云如何是四大師
云漆桶不快進說一云法身向上還更有事也無
師云但向下會取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出
來底人州云諸佛菩薩師云大小趙州元來
膽小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出來底人向他
道泥猪疥狗佗若道徑山舌頭得恁麼自在

我也知你是箇漆桶

上堂僧問萬機休罷獨坐大方猶是向下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進云老和尚三寸甚密師云衆眼難謾進云只如僧問洞山如何是佛云麻三斤又作麼生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乃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拍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隔從何得師云元來是箇飯袋子進云未審意

旨如何師云隔乃拈拄杖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卓一下云賊身已露放過不可與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卓一下云已露賊身不可放過大凡宗師決斷是非要得開人眼目不可一向盲枷瞎棒且道這兩箇老漢有甚麼過擲下云龍蛇易辯衲子難謾

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又僧問

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僧云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師云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辯明得麼若辯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辯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僧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進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

進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云識甚好惡乃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雲峯云南泉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師云雲峯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上堂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興化

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
饋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和尚云大冶精
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
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人泛泛之徒翻轉
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
作直徑山即不然此要作臨濟十七烜赫兒孫直須
翻轉面皮始得
上堂僧問臨濟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藏三聖出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如
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彥說賊漢又爭會正法

眼藏進云臨濟道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三
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意旨如何師云利動君子乃舉罽賓國
王仗劍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
已得蘊空王曰脫生死否尊者曰已脫生死
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
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雪竇云作
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黃龍要問
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師云孟八郎
漢又恁麼去也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一

音釋

窟七亂切 覷七慮切 鼻許救切 盂呂支切 盂石切 督石切
 相也 颯小風切 衽汝鳩切 釐呂支切 督石切
 也也 羈居宜切 宛烏歡切 驀莫白切 撈也
 過目也 羈羈繫也 宛宛刻也 驀驀忽也 撈撈勿切
 子括也 拽拽車也 列列切 田田器也 耙耙也 熨熨斗切

大展 樓樓子切 櫛櫛力切 賺直陷切 藟藟直切
 蠟器假切 櫛直側切 木胡貢切 賺直陷切 藟藟直切
 不遵軌切 嚼嚼齒直切 闕闕聲也 噎食塞也
 辦猶片也 嚼嚼齒直切 嚼嚼齒直切 嚼嚼齒直切 嚼嚼齒直切
 木絨封也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息喘也 疼徒冬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骨也 跛補火切 慵慵切 懶懶切 嚏嚏切 詵詵切
 切所臻 饋澆飯也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所臻 饋澆飯也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擗擗聲切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二 說二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蓋聞上進

上堂舉白雲端師翁道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也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師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佗熱謾徑山恁麼道為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天申節上堂稽首能度諸世間無量殊勝福德聚金輪統御四天下普施羣生安隱樂還有知恩報恩底麼良久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唯有今日最吉祥

上堂舉百靈問龐居士石頭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士云亦曾舉似人靈云舉似阿誰士自點霄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百靈阿師石頭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師云這箇話端若不是

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佗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這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佗龐公

上堂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主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甚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上堂舉無著往瑩山禮文殊殊問大德從何方而來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

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却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佗道和尚如此住持極是不易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德山捧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搯搔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僧問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甚麼
向鼇山成道師云屋裏販揚州進云後來住
菴有僧敲門雪峯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
是甚麼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優則總優劣則
總劣進云爲甚麼雪峯低頭歸菴師云疑殺
天下人進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
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
末後句師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進云
巖頭道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
識末後句只這是意旨如何師云殺人須是

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乃云古德道青蘿
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闢又教中道凡夫見諸
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
舉起拂子云這箇是相那箇是無相現今目
前森羅萬象眼見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闢
來既不曾闢教甚麼物隨相轉又舉拂子云
這箇是無相又作麼生了既無可了却向甚
麼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教中底是是又是
箇甚麼若向這裏分割得出釋迦不先彌勒

不後雖然如是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
復舉拂子云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
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見佛也被拂子
穿却鼻孔不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乃顧
視大眾云且作麼生免得此過畢竟水須潮
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僧問米胡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
無胡云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胡云
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
做僧無語師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即下一

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良久云
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上堂山僧今日設粥供養大眾粥罷回到龍
王殿念誦念誦罷普請送彥化主茶毗如此
事多若是祖師西來意未有工夫說得
上堂舉國悟先師在夾山日示眾云通身是
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
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
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
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

佛同參且道參甚麼人師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着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或有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人道得著徑山道不著十五日已後徑山道得著諸人道不著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良久云普上堂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師云逼塞虛空甚處與徑山相

見僧亦喝師云文殊普賢爲甚麼在你脚跟下過僧擬議師便打乃舉永嘉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有老宿拈云既無一物了了見底是箇甚麼師云且道這老宿恁麼道還具眼也無

上堂月生一鐵輪天子寰中勅月生二豐干騎虎入闌市月生三麒麟眼裏巨鼈鬚拈拄杖云莫有同生同死底麼出來與徑山拄杖子相見良久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擲下

拄杖

上堂心生法滅性起情亡這裏悟去捏怪有甚麼難舉起拂子云看看觀音彌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沸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睦州問僧正云講得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州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州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州却喚

沙彌來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州云你講得唯識論師云僧正與沙彌真實講得唯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畢竟理會不得

上堂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拈拄杖卓三下云法輪已三轉竟作麼生是三寶現世間底消息良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卓一下

上堂舉佛昔勅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尊者各
運神通皆降不得忽有異方一尊者到佛勅
令降尊者於龍面前彈指一聲其龍便伏師
云五百尊者神通既與異方尊者一般爲甚
麼降龍不得異方尊者神通既與五百尊者
一般爲甚麼却降得乃舉拂子云還會麼駕
鶩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擊禪牀下
座

陳榜眼至上堂舉教中道吾不見時何不見
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白
雲師翁頌云堂前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
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便取狀元來師
云敢問諸人還知師翁落處麼若知落處便
識得狀元若也未知徑山爲你指出有利無
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說二
上堂僧問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說西
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意旨如何師云自首者
原其罪進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又作麼生
師云驢揀濕處尿進云長慶道生也雲門云

關又且如何師云一箇破糞箕對箇秃菴帚
進云後有老宿云翠巖無風起浪作麼生見
得師云作麼見不得乃云廓然無聖不用躊
躇蓋色騎聲全承渠力諸佛以此度生衲僧
以此為命露棵棵赤灑灑沒可把行但行坐
但坐饑來喫飯寒來向火直饒恁麼未稱衲
僧不見白雲師翁有言有時碓觜生華有時
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
籠皺斷眉頭露柱呵呵拍手且道露柱拍手
成得箇甚麼邊事參

上堂超然居士設粥供養一堂龍象喫了掛
起鉢盂好箇西來榜樣

園悟和尚忌日師拈香云這箇尊慈平昔強
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儻侗
自言我能以木榱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
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鼻孔索頭
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
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云以此
為驗

上堂去年人看中秋月今年人看中秋月今

年人是去年人去年月是今年月還有人向這裏著得一隻眼麼若也著得徑山分半院與伊住其或未然歸堂喫茶

上堂古者道了得一萬事畢今朝是九月一諸人作麼生了驀拈拄杖云不得喚作拄杖子便了取好既不喚作拄杖子作麼生了擲下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上堂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師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既知來處且道

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上堂今朝九月初五天色半晴半雨衲僧鼻孔眼睛切忌和泥合土乃顧視大眾云惺惺直是惺惺靈利不妨靈利等閑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既惺惺又靈利爲甚麼不知落處不見道事因叮囑起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迷底人喚這箇作拄杖子悟底人亦喚這箇作拄杖子雖迷悟之有殊蓋所見而無異見既無異則迷者從教迷悟者從教悟總不干這箇事又舉起云即今

舉起在諸人眼睛上是迷耶是悟耶是見耶
是不見耶是異耶是不異耶喝一喝卓一下
云又是從頭起

劉參政請就天竺陞座僧問高揖釋迦不拜
彌勒時如何師云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

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
且不失師云元來不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
阿誰師云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渠
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昔日七賢女遊屍
陀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

云作麼作麼當時齊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
生法忍師云拈却觸體裏底進云輝騰今古
爍破乾坤師云這田厰奴進云只如四主簿
即今在甚麼處師舉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
唯憑這箇力念念更無差師云摩竭令行傳
萬古乃云拈提要妙掘地覓天就理明真望
空啓告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
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
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納
僧放身命處若識得納僧放身命處則出生

入死得大自在以生死為遊戲之場而不被
生死之所留礙其或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
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
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乃顧視六衆
云今日參政相公為亡男主簿盡七之晨命
山僧陞于此座為衆舉揚僧俗交參同臨斯
會又是箇甚麼若言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
歷孤明復是何物眼若是妄將甚麼觀色耳
若是妄將甚麼聽聲鼻若是妄將甚麼嗅香
舌若是妄將甚麼了味身若是妄將甚麼覺

觸意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舌身意色
聲香味觸法既不屬妄一真何依其既無依
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主簿昔日雖生本不
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不生又不滅更
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
才悉麼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
下座
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以拂子擊禪牀一
下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復舉起云釋迦老
子來也還見麼若道不見有眼如盲若道見

且道在拂子內拂子外拂子中間直饒你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恁麼見得分明徑山門下正好喫棒擊禪牀下座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盃鳴聲下座

出鄉歸上堂舉聲法師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修山主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師云這二老漢惜乎不與徑山同時

若也同時便與縛作一束送在錢塘江裏何故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去去來來動動靜靜又有甚麼過或有箇衲僧出來道徑山恁麼說話也好縛作一束送在錢塘江裏山僧却熱炙盞子點茶與伊喫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捋虎鬚豈是分外

上堂千說萬說讚說毀說安立說隨俗說顯了說蓋覆說盡是盃躡丘拈起拄杖云爭如直下識取這箇不被生死之所轉不被寒暑

之所遷或有箇衲僧出來道也只是箇拄杖子用識作甚麼今時有一種杜撰禪和多作這般見解擲拄杖下座

上堂臘月十五天降雪為瑞為祥無空闕文殊露出廣長舌普賢大士得一椽如何是那一椽看錮鏘著生鐵

上堂舉僧問趙州毫釐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師云諸人要識趙州麼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上堂拈拄杖云今朝臘月二十五諸方盡唱雲門曲徑山隨例和一聲乃卓一下云還聞麼莫言楚石不當玉

開山忌日上堂今日一會是當山國一大覺祖師為諸人向一切處轉無上法輪全提底

時節直得大地六種十八相震動出大音聲說二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諸天寶華同時而雨正當恁麼時塵沙諸佛諸大菩薩諸阿羅漢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從佗方而來集會咸生歡喜踊躍稱慶同時發

聲而作是言善哉希有大覺祖師快說此法我等悉來共作證明證明即不無如何是此法良久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歲旦上堂去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先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外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明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外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更外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且道這箇是甚麼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應時納祐慶無不宜喝一喝云俗氣不除

陳知縣請陞座祖師道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既無心又無法却喚甚麼作本法本法又作麼生通達黃面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諸人還委悉麼若未委悉分明為諸人註破不住現在此名為定不著未來此名為慧不取過去此名為智亦謂之如來禪亦謂之祖師禪苟能於日用二六時中如是通達如是了悟則此定此慧此智一一如空無有邊際定慧

智既無邊際則當人日用神通光明亦無邊際神通光明既無邊際諸波羅蜜諸解脫門亦無邊際波羅蜜解脫門既無邊際此無住心亦無邊際無住心既無邊際徑山今日以此無邊際心說此無邊際法奉為臣子陳亞說二卿祝吾君壽地久天長亦無邊際正當憇十二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舉起拂子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我皇下座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推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徽宗皇帝大祥上堂拈香罷乃就座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從上諸聖莫不皆從無所住處成就衆生於無所住處示現降神處胎十月於無所住處示現誕生於無所住處示現行七步於無所住處示現處王宮於無所住處示現出家於無所住處示現行苦行於無所住處示現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於無所住處示現降伏魔軍於無所住處示現坐道場轉法輪度有情於無所住處示現

授諸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於無所
住處作佛事已示現入般涅槃召大衆云從
上諸聖既如是示現今曰臣僧宗杲亦如是
說法只將如是之法恭爲徽宗聖文仁德顯
孝皇帝顯肅皇后用嚴仙駕伏願不守自性
普現塵中堅密身同彼上人住不思議解脫
海下座

上堂即心是佛佛不遠人無心是道道非物
外三世諸佛只以此心說法只以此道度生
以此道度生無生可度以此心說法無法可

說無法可說是真說法無生可度是真度生
當知三世諸佛亦如智人現前大衆亦如是乃
舉拂子云還委悉麼復擊禪牀云如是如是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
是箇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進云爲甚麼
却在徑山座下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乃
云塵塵刹刹沒一絲毫日用堂堂現成活計
三世諸佛立在下風諸代祖師魂飛膽喪且
道據箇甚麼道理便得恁麼奇特還委悉麼
若委悉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未委悉東

者東邊坐西者西邊坐

上堂纔方改歲賀新年今朝又是二月一入
所證處沒商量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
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便下座

上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摩竭提國親行
此令三世諸佛眼似鼻孔納僧分上成得箇
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若有四楞塌地道
將一句來若道不得徑山自道去也便下座

上堂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
醫人灸猪左膊上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
如然師云也不是神通妙用也不是法爾如
然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八尺眉毛領下生乃
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
真體不離聲色說二言語若即聲色十四言語求道真
體正是撥火覓浮漚若離聲色言語求道真
體大似舍元殿裏更覓長安總不恁麼畢竟
如何翡翠蹋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煙
浴佛上堂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

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

結夏上堂此日諸方叢林莫不踞菩薩乘修

寂滅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

性智徑山又且不然從今日去九十日內與

諸衲子共喫無米飯咬優曇根飲不濕水說

睡夢語且道恁麼修行與諸方結制相去多

少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

恩下座

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

是名佛滅度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且作麼生是此事又作麼生保任豈不見僧

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

僧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

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云

歸宗放去太危收來太速說二這僧當時若拍手

呵呵大笑一巡十五歸宗老漢勿甚處著這面目

敢問諸人而今合作麼生一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四月二十五夕晴忽爾雨竺土大僊心

東西密相付這箇猶是特節因緣未是衲僧

門下消息且作麼生是衲僧門下消息良久云北山老大蟲咬殺南山虎

上堂舉高亭初參德山隔江問訊德山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開法嗣德山師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靈利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即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上堂何似生遼天鷲萬重雲只一突古人恁麼說話大似眼病見空華徑山即不然何似生莫妄想直饒透出古今也是糊繇伎倆

上堂舉劉禹端公上雲居謝雨闍弘覺云雨從何來弘覺云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弘覺召云端公端公回首弘覺云問從何來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師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此著弘覺痒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

上堂拈起拄杖示衆云還見麼又卓一下云還聞麼若道實見實聞正是隨聲逐色漢復

舉起云還見麼又卓一下云還聞麼若道不見不聞正是避色逃聲漢畢竟如何擲下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舉魯祖凡有僧來參即面壁而坐一日

南泉至亦面壁而坐南泉遂於背上拍一掌

祖云誰泉云普願祖云作甚麼泉云也是尋十六

常師云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

知已南泉老人雖善別機宜識休咎要且未

知魯祖落處如今莫有知得落處者麼切忌

向鬼窟裏卜度

江令人請陞座生是死之生死是生之死兩路坦然平無彼復無此既無生死又無彼此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念相應一時清淨召大眾云既無生死只如檀越給事五十七年前是箇甚麼五十七年後又是箇甚麼良久云大眾一時高著眼看我眉毛有幾莖

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音釋

搯搯烏合切 搯搯徒切 搯搯先切 澹澹徒覽切 擘擘博切
 也切分 茗茗徒切 帶帶之九切 躄躄母切 躄躄官切 躄躄魚切 侷侷力董切
 也赤郎果切 顏顏預母切 預預呼干切 僮僮侷力董切 侷侷他孔切
 直直式夜切 盃盃與稅同切 掙掙摩持也切 躄躄他達切 錮錮他切
 也艾也 膊膊補各切 頷頷胡感切 耆耆飛舉也切 獐獐女耕切
 也故切 鏹鏹古暮切 鏹鏹塞隙也切 唼唼梵音也切 塌塌吐盍切 灸灸有居切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三

說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閣上進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諸人橫咬豎咬還有人向冬瓜上道得一句子麼若道得一句子若僧若俗有情無情盡皆飽齣齣地若道不得還我飯錢來

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到喝一喝

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尚饗師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即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且莫屎窖沸魏侍郎請陞座寄居衢州常山縣持服魏缸謹施淨財入山修設仍命山野陞于此座舉

揚般若以此功德資薦先考致政宣教往生安養諸人還知麼這老居士便是和州三世接待底魏公也山僧大觀初行脚時亦曾到佗家時侍郎尚幼今日作從官為國家宣力皆乃翁陰德所致此翁平生極修學喜讀佛書從方外老衲游精修梵行常以王梵志土饅頭頌作佛事以警悟流俗比見潘舍人所作行狀詳書其實聞疾已革有來問訊者亦以慈悲攝化不及世間一言啓手足時談笑自若跏趺而逝淨名所謂設身有苦念惡趣

衆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遂召大衆云魏公疾已革而能忍苦為諸來者隨宜說法足見學佛之驗今日幸遇在會諸人同此證明不免借渠鼻孔出氣要識法麼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病麼妄想顛倒貪瞋邪見是雖然如是離妄想顛倒無真如佛性離貪瞋邪見無菩提涅槃且道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存一夫一其病益深若不分正是顛預佛性儻侗真如畢竟作麼生說箇除病不除法底道

說三

一

理有般漢聞恁麼說便道卽法是病卽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真如則顛倒妄想貪瞋邪見悉皆是法隨顛倒則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恁麼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作佗座主奴也未得在何故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衆生而於

衆生不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顛倒想不作貪瞋邪見想不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清淨平等解脫徑山今日說此清淨平等解脫之法奉爲持服魏丘追薦先考致政宣教伏願了唯心之淨土見自性之彌陀此界作方隨處快樂復召大衆云今旣借渠鼻孔出氣已了而今徑山却將鼻孔爲渠出氣去也喝一喝解夏上堂四月十五這公案七月十五方結

絕即今這裏許多人人人有理難分雪衆中
莫有辯口利詞底麼試出來分雪看直饒分
雪得去也須腦門著地始得

上堂舉雲門道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
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
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而雨之波直得
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
有向上一竅在師云潑油救火渾閑事雪上
加霜愁殺人
上堂拆去東籬補起西壁徑山門下全無準

的有準的誰委悉僧堂觀破香積厨鴟咬
殺佛殿脊

上堂僧問翠微供養羅漢丹霞燒却木佛未
審這二尊宿阿那箇是師云阿那箇不是進
云中間底分付阿誰師云且儘摸索進云爲
甚麼都在拄杖頭上橫來豎去師云眼華作
甚麼進云只這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
是乃云丹霞燒木佛不順人情翠微供羅漢
隨方毗尼若到徑山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徑
山門下用箇甚麼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

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

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爲諸人道
破今日事了也作麼生是今日事喝一喝

上堂僧問千聖不到處萬法用無虧如何是
徑山機師云偃蹇真龍寧藏困水進云蕩蕩

而法界全彰歷歷而祖機獨耀師云天左旋
地右轉進云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師云
走殺闍黎乃云真心無住真照獨存真性絕
攀緣真見不由境真智無礙真慧無邊上合
諸佛本源下契羣生心地所以道處處真處

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
體堂堂沒却身乃顧視大眾云如何是堂堂
底正體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舉
起拂子云頭角生也是驢是馬還識得麼著
識得不妨向異類中行若識未得永劫沉淪
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
三箇四箇僧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箇八
箇師云三箇與四箇七箇與八箇數目甚分
明無人數得過既是數目分明爲甚麼無人

數得過良久云道士著白欄且非真措大

上堂僧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歸衆師云猶

欠一著在乃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

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且道適來這僧一喝

與山僧一喝說三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那箇是照

那箇是用於此說五辯得許你大千獨步其或未

然鉢盂裏切忌失却匙箸復喝一喝

新靴法鼓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

兩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欣歡

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

起拄杖云唯有這箇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
却法身擲下云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
時仁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

盂去僧忽然大悟師云還端的也無雲門云

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向渠道甚麼若

道無這僧爲甚悟去師復云趙州與這僧若

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

往往盡作洗鉢盂話會了

上堂今朝正月半有則舊公案點起數盃燈
打鼓普請看看即不無忽爾油盡燈滅時暗
地裏切忌撞著露柱

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作麼生是相
付底心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云是何言歟

張汪二狀元至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
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師云讀書人已
在這裏且作麼生與伊相見乃顧視左右云
不是冤家不聚頭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

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牀
立師云投子下繩牀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
漢切忌亂承當

上堂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
丈云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云逢人
但恁麼舉進云北三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
甚麼脫野狐身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或
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
審和尚向佗道甚麼師云向佗道逢人但恁
麼舉乃云大修行人落因果以拂子擊禪牀

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又擊禪牀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不落一筆勾下却喚甚麼作因果復擊禪牀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乃舉起拂子召大眾云五百生前消息在不須意下別搜求

上堂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那箇是不睡底眼那箇是不異底心山華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且那箇是智海之源那箇是法

身之體若識得此源千源萬源只是一源若識得此體千體萬體只是一體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雖然如是丈夫自有衝天志休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法無定說三相建七立由人慕拈拄杖卓一下

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時是箇甚麼分別思量時又是箇甚麼復卓一下喝一喝

舉本顏二首座立僧上堂驅耕夫之牛奪饑

人之食趯翻大海水奉倒須彌盧生擒虎兇
活捉獐龍猶未是納僧本分事作麼生是納
僧本分事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
間苦百華開爛熳覩見沒可覩遂擲下云今

朝三月五

上堂即心是佛更無別佛即佛是心更無別
心如拳作掌似水成波波即是水掌即是拳
此心不屬內外中間此佛不屬過未現在既
不屬內外中間又不屬過未現在此心此佛

悉是假名既是假名一大藏教所說者豈是
真耶既不是真不可釋迦老子空開兩片皮
掉三寸舌去也畢竟如何但知行好事休要
問前程

上堂舉臨濟一日侍立德山次德山顧謂曰

老僧今日困臨濟曰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山
擬拈棒濟便掀倒繩牀雲峯云二負作家一
撈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
是未免傍觀者哂師云雲峯老人恁麼批判
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

何故不見道蚌鹵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浴佛上堂云大家潑一杓惡水洗滌如來淨

邊垢垢盡衆生煩惱除狐狸便作師子吼

上堂舉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喫

常住苗稼者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山云你

還畜得麼門云學人畜得山云作麼生畜門

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山云何不道披毛戴

角門禮拜師云二尊宿恁麼問答未免在驢

胎馬腹裏作活計雖然如是狗銜赦書諸侯

避道

上堂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師云頭大尾顛纖

進云暗頭來時如何師云野馬嘶風蹄撥刺

進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云雪

峯道底乃云明頭來明頭打開眼著暗頭來

暗頭打開眼著四方八面來旋風打漏逗不

少虛空裏來連架打著甚來由總不恁麼來

却較些子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特地一場愁

復云古人恁麼道今人恁麼提於宗乘中成

待甚麼邊事喝一喝

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未審如何受持師云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僧禮拜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既依如是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九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只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十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即取法相若

不在其中即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恁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道

上堂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這黃面浙子恁麼答話也做佗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佗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上堂舉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

超雪竇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
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白雲
師翁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
了當下便不饑師云二尊宿一人許伊會聽
鷓鴣啼一人會買油糍喫若是慧超佛話未

會在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云這箇
是色卓一下云這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
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
佗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復卓一下

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
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
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
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師顧視
大衆云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為
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三吐哉十魍魎妖精三眼
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真人

上堂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有幾箇
牙齒在州云只有一箇王云爭喫得物州云
雖然一箇下下咬著師喝一喝云少賣弄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師云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若要不錯路須是識心見性始得且那箇是識底心那箇是見底性有般底聞恁麼道便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恁麼見解正是鄭州出曹門上堂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泉云步步蹋佛階梯僧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華獻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雲門道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

從空放下師云雲門雖有鍼膏盲起廢疾之能未免治聾作啞步步登高從空放下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有僧請益雲門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僧云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師云且救得一半

上堂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便打師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

棒頭無眼

上堂舉雲門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師云這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且道過在甚麼處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二尊宿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末雖然麤細不同稱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真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上堂舉世尊與阿難一日行次見一塔廟世尊作禮阿難問云此是何人塔廟世尊云是過去諸佛塔廟阿難云是何人弟子世尊云是吾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師云阿難好箇應當如是爭奈中間欠了一著若要話圓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便向道更須禮某甲三拜始得世尊若問因甚教吾禮汝却向道應當如是

上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薦拈拄杖云若喚這箇作拄杖子捏目生華若不喚作拄杖子

破家散宅畢竟如何擲下云青山只解磨今
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舉念法華與真園頭侍立風穴次穴問
真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真
云鶉鳩樹頭啼意在麻畝裏穴云你作許多
癡福作甚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云你作
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云你
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云山僧當時若見這
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從
上躡過却須放真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

道且不是抑強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
識得鶉鳩樹頭啼意在麻畝裏便識得動容
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
是二耶若道是一為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
却不肯真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念
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州云念者是誰
僧云無伴州叱云這驢師云這僧雖然無伴
成羣作隊聒擾殺人趙州雖好一頭驢只是

不會喫草

五祖師翁忌日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元來
記得在叉手叮嚀問祖翁只為契券不分明
幾度賣來還自買難為牙保人為憐松竹引
清風喝一喝云乞兒見小利

說三

十三

上堂舉金峯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
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
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
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
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徑山當時若見

只將五祖師翁底對他遂舉手作鶻鳩嘴云
谷谷呱

上堂即念離念覺與非覺有心無心若善若
惡攪成一塊將錯就錯舉起拂子云拂子頭
上一串穿却便恁麼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且道業識茫茫底與釋迦老子相去多少喝
一喝云洎合錯下註脚

上堂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
生或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
豎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

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近前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豎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悟去師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始得上堂舉瀉山與仰山行次瀉山指一丘田謂仰山云這頭得恁麼高那頭得恁麼低仰山

云却是那頭高這頭低瀉山云你若不信但向田中立看兩頭仰山云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瀉山云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山云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山便休師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十四一喝

上堂僧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為復計較未成為復伎倆俱盡師云計較未成伎倆俱盡問有問有答一切處風流無問無答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是何言歟進云

未審向甚麼處行履師云向無佛法處行履
 乃云有問有答有放有收有主有賓有殺有
 活活時無殺時道理殺時無活時道理賓家
 無主家道理主家無賓家道理賓則始終賓
 主則始終主賓主交參當門按劍不見適來
 禪客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為復計較未成為復伎倆俱盡山僧答佗道
 計較未成伎倆俱盡諸人作麼生會若也會
 得全賓即主全主即賓全收即放全放即收
 全殺即活全活即殺乃喝一喝云這裏是甚

麼所在作這箇語話自云但有路可上更高
 人也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三

音釋

火侯切 躡鼻息也 窖居效切 砭古雙切 饅謨官切 疾革訖
力切 鷓武處切 吻武粉切 澣火五切 鞞謨官切 鶻以
急也 趨他歷切 兕序姊切 獸似蚌 蚌步項切 鶻以
名 庫扞火故切 曝必角切 鍼諸深切 鶻以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四

說四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蕪開上進

上堂僧問壁立萬仞還許商量也無師云壁立萬仞不許商量進云也知和尚赤心片片說四師云既知更問箇甚麼進云恁麼則真箇壁立萬仞去也師云喫飯咬著一粒沙進云若然者却許學人進前三步也師云你不會却退後三步始得乃云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峯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剜瘡舉古

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饑餐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云灸瘡癩上不可更著艾炷去也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乃作禮師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

邊

上堂僧問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放底光明師云你喫粥來麼進云學人已喫粥了也師云還見麼進云未審還當得也無師云元來不見乃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在徑山拄杖頭上同時放大光明照十方方法界直得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一時稽首作麼生是實相義卓一下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云心遇客來將何祇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怪徑山家風又且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即向佗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忽遇客來將何祇待蒸餅不托解夏上堂拈拄杖云百二十日夏日日無空缺露柱逞神通燈籠呈醜拙徹不徹却來棒頭爲汝決卓一下

上堂僧問心佛俱亡時如何師云賣扇老婆手遮日乃云心佛不云物我一如若實得一如則不見有物我之名若實得不二則不見有心佛之相既不見有心佛之相則全心即佛全佛即心既不見有物我之名則全物即我全我即物苟於日用二六時中如是證入則若心若佛若我若物七顛八倒悉得受用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直饒如是切忌向徑山門下過推折你腰莫言不道

上堂舉教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師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異方便那箇是第一義擲下云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

上堂舉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谿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這裏入鏡清於此得箇入處說四五祖師翁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這裏師云若要真箇得入直須離却這裏下座

雙槐居士鄭禹功為佛燈禪師入塔請陞座

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佗離相離
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佛燈法兄禪師
二十年持此吹毛活人天眼離相離名摧邪
顯正橫拈倒用不犯鋒鏑一周佛事已圓直
是光前絕後乃顧視大衆云今日一會正是
佛燈禪師再秉吹毛爲諸人入泥入水全提
時節還有知恩者麼若有功不浪施其或未
然徑山不免葛藤更舉一箇古語昔日踈山
和尚造壽塔了監院來白踈山山問你將多
少錢與匠人監院云一切在和尚踈山云爲

將三錢與佗爲將兩錢與佗爲將一錢與佗
若道得與吾親造塔監院無對時羅山和尚
在大嶺住菴監院到彼羅山問甚處來監院
云踈山來羅山云近日有何言句監院遂舉
前話山云還有人道得麼院云未有人道得
山云你却回舉似踈山道大嶺聞舉云若將
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
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
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監院
回舉似踈山山便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

將為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我此間却謂
監院曰汝去向大嶺道猶如臘月蓮華監院
復持此語舉似羅山山曰早已龜毛長數丈
師云諸人還知二老落處麼其或未然徑山
今日將古人今人攪成一塊去也踈山一文
兩文三文雙槐居士湊成二百千已為佛燈
陳謝匠人了也免致溢監院走來走去問佗
別人臘月蓮華一朶甚是希奇佛燈禪師收
歸窠堵波中要作叢林標格龜毛數丈分付
天并禪師隨時受用敢問大眾且道徑山還

在裏許也無良久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
閑人天地間

上堂僧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云住則
採根進云無佛處急走過時如何師云起動
闍黎進云教學人向甚麼處行履師云脫却
籠頭卸却角馱進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
舉時如何師云錯錯問一百二十日夏已滿
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徑山道底且作麼生
答佗師云徑山曾道甚麼來進云爭奈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師云你作麼生

會僧喝一喝云三十年後大人笑在師云
何必三十年後即今大人笑你乃云尋常
向你諸人道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
不得下語不得良久或有人問畢竟如何向
佗道也無畢竟也無如何正當恁麼時四楞
塌地掇在諸人面前眼辦手親底一連連得
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自是你
諸人根性遲鈍且莫錯怪徑山好
上堂舉肇法師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

鶴夷嶽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雲門大師道
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常住
法師遂拈起拄杖召大眾云剎出眼裏睛甚
麼處見肇法師不異底法敲出骨中髓甚麼
處見雲門大師常住底法擲下云分身兩處
看下座
上堂僧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
何師云五味饋秤鎚進云何故外揚家醜師
云你為甚麼舌頭拄地進云却被和尚引著

師便打問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師云駱駝尾上釣冬瓜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無師云許你轉身你如何吐氣僧進前噓一聲師云這弄泥團漢進云只如雲門道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又作麼生師云老鼠喫鹽進云恁麼則知佗滋味師云速禮三拜乃云久雨不曾晴豁然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又僧問風穴如何是正法眼穴云瞎師云二尊

宿答一轉話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優劣真箇瞎若道無優劣真箇普畢竟如何雲在嶺頭鬧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張侍郎至上堂僧問大顛爲韓文公赴却首座意旨如何師云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垂慈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佗首座好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

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尚春秋多少又且如何
師云向佗道百十二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
麼師云你又謗侍郎也乃云古人道我宗無
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恁麼道早是通身浸在
屎窖裏了也那堪更蹋步向前如之若何問
向上向下三要三玄銀盃裏盛雪北斗裏藏
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傍邊更掘屎窖雖
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
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知
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向

來窖裏著到

上堂舉馬祖與西堂南泉百文中秋翫月次
祖指月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修
行百文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
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還知
四大老落處麼此四若也未知聽取一頌國清才
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
云好箇消息進云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時
如何師云也好箇消息進云未審是甚麼消

息師云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進云若不
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修山主來也問一
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時如何師云好
箇消息進云和尚爲甚麼一向壁立萬仞師
云你試向壁立萬仞處道一句看進云攬長
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師云且緩緩乃云
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
頭亦無向背不是釋迦文亦非維摩詰若向
這裏識得渠面目方識得修山主道具足凡
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

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還有識
得者麼若識得去凡夫聖人孤峯頂上十字
街頭只在這裏若未識得放待冷來看
上堂舉僧問五祖師翁牛頭未見四祖時爲
甚麼百鳥銜華獻祖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祖云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師云師翁恁麼答話雖則善赴來機爭
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與師翁相
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茅
屋上安鷓鴣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佛殿裏

掘東司

上堂僧問語默動靜總不干涉非語默動靜亦不干涉時如何師云自作自受進云直饒恁麼也不干涉師便打乃云佛與衆生本無異相只因迷悟遂有殊途雖曰殊途且迷時此箇不曾迷悟時此箇不曾悟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苟能如是見得方信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真實語是不誑語若信得及受用無窮若信不及亦在裏許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若是箇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衲僧不消雲門出來打箇之遶既不許雲門打箇之遶只今還有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麼直饒有也是黃龍精

上堂僧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時如何師云鱣魚走入油甕裏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進云只如傳大士向魚行酒肆裏接人未審和尚向甚麼處接人師云向一切處接人進云

未審接得幾箇師云只你一箇漆桶不會乃
云空手把鋤頭飯裏有巴豆步行騎水牛蹴
著脚指頭人從橋上過賺殺多少人橋流水
不流却較些子若恁麼提得去方信道彌勒
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
識拍禪牀下座改四
上堂僧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如斬一綫絲一斬一
切斷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機輪轉處作者
猶迷師云機輪向甚麼處轉進云鷓鴣啼處

百華香師云引不著進云和尚向甚麼處見
普化師云普化在甚麼處教我見進云箭穿
紅日影方是射鷗人師云也則引不著乃云
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鷗人且道箭未離弦紅
日影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箭既離弦這箇
消息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落處一鏃破三
關分明箭後路其或未然且歸弩下避
上堂舉僧問芭蕉不落諸緣請師直指蕉云
有問有答師云芭蕉雖善用劔刃上事子細
檢點將來大似日中逃影辜負這僧今日或

有人問徑山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只向他道
猩猩雖能言畢竟是畜類

上堂僧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則且置
只如九年面壁明甚麼邊事師云橫身當宇
宙誰是出頭人進云隻履西歸還端的也無

師云不端的進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
是僧便喝師亦喝乃云適來善修一喝驚天
動地徑山隨後一喝全無巴鼻若向無巴鼻
處會得便解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
孔若向驚天動地處承當自己鼻孔却被別

人將一條斷貫索穿却正當恁麼時如何免
得此過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上堂僧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學人上來請師舉一師云六六依前三十
六進云未審還真實也無師云唯此一事實

說四

十

餘二則非真僧禮拜師乃云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鎮州蘿蔔頭未審
靈照籃中還著得也無若向這裏下得一轉
語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若下不
得雪峯道底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
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
僧云和尚爲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
召大衆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爲你
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
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
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
攀枝脚不蹋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
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麼

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得
大衆眼麼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
未生消息未動香巖向甚麼處得這箇話頭
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說四還有爲人
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却成虛設師云
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
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佗則喪身失
命不答佗又違佗所問是時香巖纔恁麼道
便有箇傍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

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巖呵
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
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
出者麼若揀得出非唯親見香巖亦使虎頭
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
爲你諸人下箇註脚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
竹篋則背

上堂僧問教中道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狗子旣無佛性喚甚麼作真法師云只
這無佛性便是真法進云據學人見處又且

不然師云你試杜撰看僧禮拜師云只這禮
拜便是杜撰乃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狗子旣無佛性喚甚麼作真法山僧道
只這無佛性便是真法諸人還信得及麼若
信得及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信不及直待
當來問彌勒

上堂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商泉是否
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僧問萬法歸一
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雲居舜老夫道鎮州蘿蔔大青州布衫重要

會箇中意難向五更啼師云雲居恁麼道大
似熟處難忘若是徑山即不然鎮州蘿蔔從
來大青州布衫斤兩明衲子聚頭求的旨却
似蚊蟲咬鐵釘

上堂僧問仰山道神道遊戲即不無尊者佛

說四

十二

法須還老僧始得未審佗據箇甚麼道理師
云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進云恁麼則今
日却被和尚笑也師云揚聲止響作麼進云
神通遊戲則不無尊者佛法須還徑山始得
師云還見徑山麼進云少賣弄師云有眼如

盲乃云神通遊戲仰山灼然不會佛法要妙
羅漢灼然不知雖然彼此不相知要且各各
無欠少既無欠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圓者圓法身方者方法身便恁麼悟去方知
長者不是長短者不是短圓者不是圓方者
不是方既總不是却喚甚麼作法身喝一喝
云洎合停囚長智

聖節上堂拈香罷忽雷震驟雨遂云震法雷
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即今法雷已震法
鼓已擊慈雲已布甘露已灑事上也合理上

也合事理既合且作麼生話會下座與大眾
到大佛殿啓建乾龍聖節

上堂舉洞山問三峯菴主汝名甚麼主云道
膺山云何不向上道主云若向上道則不名

道膺洞山深肯之師云道膺向上道則不名

道膺既說四不名道膺喚作向上道則不可既不

是向上道且作麼生契得洞山意良久云智
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雪竇持和尚至上堂僧問仰山道東寺師叔
若在慧寂不受寂寞只如今日雪竇和尚得

得到來未審如何祇待師云古之今之進云
若恁麼非唯徑山不受寂寞亦乃一千七百
大眾有賴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進云如兩
鏡相照洞無瑕翳師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進云只如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又作麼
商量師云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進云若是
臨濟宗旨又作麼生師云合取狗口乃云仰
山道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受寂寞仰山只
知有已不知有人徑山即不然雪竇師叔若
在天下衲僧不受寂寞何故不見古雪竇有

言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
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
御昂枿

上堂今朝四月初一衲僧放下柳栗雖然不
許默照須要人人面壁既不許默照為甚麼
却須面壁不見白雲師翁有言多處添些子
少處減些子

浴佛上堂芭蕉無耳聞雷開葵華無眼隨日
轉釋迦老子亦無生每歲今朝浴一徧既無
生又浴箇甚麼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上堂僧問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
之在智不起一念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無佛
法進云為甚麼無佛法師云為你住在那一
念中進云和尚向甚麼處見學人那一念師
云起也乃云不起一念未是諸人放身命處
一念纔生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全體恁麼來
全體如是住便恁麼領得去更買百二十輛
草鞋行脚始得為甚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
是刀

張侍郎請陞座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

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時如何師云題
目道甚麼進云分明在目前師云杜撰禪和
如麻似粟進云爭奈一等共攀仙桂樹要折
蟾宮第一枝師云這漢今日掙白進云雖然
如是今夏定作禪狀元便禮拜問侍郎見處
何似去年師云今年去年只隔三百六十日
進云莫謗侍郎好侍郎無這箇消息師云旣
無這箇消息了因又亂道作甚麼進云借人
口說一兩句又且何方便禮拜師乃云借人
口說得底不干自己事自己曾襟流出底傍

觀者有眼如盲有口如啞便恁麼領略得作
禪狀元也不難直饒如是始入得徑山門未
入得徑山室若入得徑山室禪狀元始用得
著禪狀元纔用得著儒狀元使用不著敢問
大衆前面爲甚麼用得著後面爲甚麼却用
不著乃顧視左右云還知徑山落處麼若知
徑山落處禪狀元即是儒狀元儒狀元即是
禪狀元即今拈却禪與儒且道當面一句作
麼生道要知死底張宣教便是活底狀元爺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

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
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
斗裏藏身師云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
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
如何是透法身句即向他道黠螿眼裏放夜
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上堂今朝又是端午節支殊善財忙不徹殺
人活人藥不靈自添腦後三斤鐵驀拈拄杖
卓一下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遂擲下

云是甚麼鐵蛇鑽入土

上堂舉馬祖令智藏馳書上當山國一祖師
祖師開絨見一圓相即時索筆於中點一點
南陽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馬
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
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爲甚麼却道欽師猶
被馬師惑還委恁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
行下座

上堂舉國師道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
留朕迹雲門云拈槌豎拂彈指時節若檢點

將來也未是無朕迹師喝一喝云寐語作甚
麼遂舉起拂子復彈指云徑山即今舉拂彈
指若向這裏覓朕迹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舉道吾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
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師云徑山即不然高在絕頂富在

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

昔愁人

上堂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

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

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
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
只是少末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
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

四

音釋

宰堵波梵語也此云方卸可夜切覓蓮迷

連敷角切赴丑刃切鮎奴兼切鯁常演切蹴與鱈同

溺子六切絞練結切猩師庚切能於加切

大慧普覺禪師住育王廣利禪寺語錄卷第

五

說五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明州

報恩光孝禪寺開堂宣疏拈香祝聖罷乃就

座天童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

義師云第一義諦天童和尚一槌打就莫有

知恩報恩底麼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橫身贊

助學人上來願聞祝聖師云牛皮鞞露柱進

云天高地厚無窮極佛功德海實難量師云

千聖共傳無底鉢進云正當恁麼時如何鴿
啄師云你看即有分進云莫便是知恩報恩
底事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進云無計上
酬天子德唯憑此日一爐香師云猶較些子
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如何是正法
眼藏師云拔却眼中釘進云如何是涅槃妙
心師云速禮三拜進云若不上來伸此問焉
知全露法王機師云知進云只如今日一會
何異靈山師云普進云恁麼則從此佛日增

輝道風永扇去也師云又是惡水潑人僧禮拜師乃云佛法要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如塗毒鼓聞著則腦門百裂似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實謂壁立萬仞勦絕聖凡假使智如鶩子辯若維摩與三世諸佛同時出來也須入地三尺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到這裏如何啓口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却有商量薦拈拄杖卓一下云

還聞麼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又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古佛與露柱相交新羅共占波闍額即不問汝諸人只如馬祖道即心是佛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太平本是將軍致却許將軍見太平復卓一下謝辭不錄復舉西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我欲作佛不知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

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
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
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
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八處佛性當
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
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是言心即
開悟師云敢問法筵大衆且道西天國王悟
得佛性耶悟得精魂耶若道在八處悟得只

是精魂若離八處却喚甚麼作佛性於斯薦
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若薦不得育王今日
爲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鸞鷲麒麟俱是瑞
梅檀薝蔔一般香天童和尚再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召大衆云記取天童
和尚語便下座說五
入院指方丈召大衆云這裏是烹佛烹祖大
鑪鑪鍛生鍛死惡鉗鎚莫怪主人無面目法
如是故非彊爲法旣如是又非彊爲且道最
初一句又作麼生還委悉麼釣竿斫盡重栽

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次上堂僧問當頭裂破眼睛突出四方八面
東涌西沒只如楊岐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
如何師云無意旨進云莫只這便是楊岐受
用處也無師云便是楊岐受用處進云恁麼
則坐斷玉几峯時人皆拱手師云序品第一
進云未審這一著落在甚麼處師云你且道
落在甚麼處進云師為法王於法自在問云
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時如何師云掛起草鞵
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你得箇甚麼進云今

日親見大禪師師舉拂子云汝在拂子前見
拂子後見進云前後一時收師云穿却你鼻
孔換却你眼睛進云和尚費力作甚麼師便
喝乃舉南泉和尚新入院知事頭首請入方
丈有僧便問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妙
喜初住育王亦不曾失却牛亦不曾失却火
或有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只向佗
道饑餐渴飲閑坐困眠且道與南泉是同是
別若也道得許你是箇衲僧若道不得三十

年後却來方丈裏向你道便下座

上堂僧問大梅即心是佛馬祖非心非佛阿
那箇是師云兩箇俱是兩箇俱不是進云金
不博金水不洗水師云你作麼生會進云千
古垂芳孰共知清風布地有何極師云又被
風吹別調中問教中道離言說相離文字相
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請和尚離言
說相師云你只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進云
與和尚眉毛厮結問答俱備師云大好離言
說相進云側側平平題不著切切怛怛語還

空師云刹竿頭上仰蓮心乃云今朝臘月初
一一年此月將訖過去現在未來彈指一時
頭入乃舉拂子云只有這箇不入這保社為
甚麼如此不見道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到天童請上堂僧問暫借一問以為影草時
如何師云沒這閑工夫進云莫便是和尚答
話也無師云是進云恁麼則今日得聞於未
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未鳴鼓已前聞
和尚道了也師云道甚麼嚟進云也知和尚
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師云錯下註脚問趙

州訪一菴主云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
水淺不是泊船處此意如何師云拳頭進云
又訪一菴主亦豎起拳頭趙州為甚麼却
道有縱有奪師云也只是箇拳頭進云既只
是箇拳頭為甚麼兩處勘辯師云你但兩處
看進云未審和尚今日與天童大眾相見還
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息大難酬便禮
拜師乃云垂萬里鉤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
打衝浪鯤鯨此是天童老人尋常用底育王
今日得得入山瞻禮客聽主裁令陞此座到

這裏說箇甚麼即得莫是說心說性得麼說
玄說妙說理說事得麼既總不得不可只恁
麼休去既不可休去又不可說心說性說玄
說妙說理說事莫是世諦流布得麼若恁麼
喚作順水張帆未是衲僧用處雖然如是略
借主人威光與大眾赴箇時節且道即今是
甚麼時節尺蠖之屈乃欲求伸擊碎蟠桃核
得見箇中仁箇中仁既見此道出常情且道
出常情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眼光爍破
四天下主盟此道是渠儂復云適來蒙堂頭

老人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此是香林語堂頭今日舉育王隨樓擻也未敢相許因甚麼未敢相許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巍巍不動尊脚不離地走既是不動尊爲甚麼却走喝一喝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鳥飛毛墜魚行水濁喝一喝云是甚麼要識真麒麟只有一隻角參

歲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又是從頭起人人有箇主人公水牛銜却老鼠尾深沙歡那吒喜佛殿走出三門去僧堂撞入廚庫裏敢問大衆還有不遷義也無自云有作麼生是不遷義東君行正令華發樹南枝

說五

六

到資福請上堂舉香城順和尚頌黃龍三關云黃龍老和尚有箇三關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廣鑑英禪師因見此頌乃曰好則好第恐學者作無事會去師云誠哉是言山僧今日也有箇頌

予黃龍此語蓋天地從來縝密不通風後昆

隨例承其響總道猫兒解捉蟲資福乃廣鑑法孫

到雪竇請上堂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

明無盡句一鏃破三關侂家有本據作麼生

是侂家本據莫怪從前多意氣侂家曾躡上

頭關復舉僧問明覺禪師如何是諸佛本源

明覺云千峯寒色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

無明覺云雨滴巖華師云千峯寒色雨滴巖

華今日不妨應時應節若是諸佛本源不得

動著為甚麼不得動著自有雪竇主人在

到啓霞請上堂適來家堂頭法叔禪師舉臨

濟訪龍光因緣客聽主裁敢不依嚴命略與

諸人下箇註脚龍光據坐雖然無語其聲如

雷臨濟云這老漢今日敗闕堂頭法叔禪師

道那裏是侂敗闕處妙喜道路遠夜長休把

火大家吹殺暗中行光五

上堂舉仰山一日與嬾安看雨次安云好雨

寂閣黎山云好在甚麼處安無語山云某甲

却道得安云好在甚麼處山以手指雨安便

休去師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子

細檢點將來大似釘椿搖艫育王當時待佗
道好在什麼處只向佗道滴穿眼睛浸爛鼻
孔或有箇衲僧出來道育王也是釘椿搖艫
却許佗具眼

上堂舉五祖師翁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
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
方始是師云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
與往來

上堂僧問參禪要透塵勞網學道還期出死

生鐵壁銀山無向背金圈栗棘不多爭這箇
是學人尋常用底未審和尚見處作麼生師
云春日晴黃鸝鳴進云今日小出大遇師云
更聽落崖流水聲進云從上諸聖畢竟將何
等法爲何等人師云將何等法爲何等人進
云恁麼則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師云信受奉行速禮三拜僧禮拜師乃云今
朝二月二十又是清明寒食靈雲不見桃華
爭信曲中有直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是曲耶
是直耶擲下云多虛不如少實參

上堂舉修山主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
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召大眾云是非
既去了各各照顧且道照顧箇甚麼良久云
莫教撞著露柱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豎起拳頭還端的

試五

也無師便下座

上堂古人道侍者燒香已成多事大眾問訊
轉見病深怎麼說話大似無病著灸捏目生
華若是育王即不然侍者燒香不為分外地
衆問訊理合如然若作佛法商量生身入地

獄下座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玉宮未出母胎度
人已畢這箇是題目摩耶夫人毗藍園裏攀
無憂樹右脇而生悉達太子直得九龍吐水
沐浴金軀地湧金蓮以承其足這箇是序分
以手指天地作大帥子吼上下及四維無能
尊我者這箇是正宗育王今日專爲流通去
也遂拈拄杖卓一下云釋迦老子來也舉起
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已上四段不同收歸上科擲下云下座與大

衆同到殿上再講經首經啊

朱舍人請陞座僧問三世諸佛說了也和尚
作麼生師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進云要且
只今事不恁麼師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進
云也知和尚截斷天下人舌頭師云果然不
恁麼進云道端說五白日青天開眼落人圈九續便
禮拜問釋迦彌勒猶是佗奴未審佗是阿誰
師云你是一枚村夫進云切忌爲佗安名立
字師云村夫有甚麼名字進云前言何在師
云你道佗畢竟是阿誰進云家無小使不成

君子師云未免隨人脚跟轉問如何是佛法
的的大意師云老僧無的的大意亦無如何
進云既是無和尚甚處得這消息師云育王
亦無這消息乃云只這消息三世諸佛說不
及六代祖師傳不到既說不及又傳不到則
釋迦彌勒亦是空名釋迦彌勒既是空名喚
甚麼作奴喚甚麼作主喚甚麼作生喚甚麼
作死喚甚麼作古喚甚麼作今既無生又無
死既無古亦無今淨倮倮絕承當赤灑灑沒
窠窟如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內無外是箇淨

妙佛土是箇無上佛土是箇無等佛土是箇不可思議佛土是箇不可量佛土是箇不可說佛土既有如是佛土只如宮使舍人今請妙喜舉揚此段大事因緣追薦先妣太夫人俞氏且道在那箇佛土中良久云一塵一佛

刹一葉一釋迦

上堂結夏方得五日露柱却知端的勃跳撞人燈籠普為諸人入室還有知慚識愧者麼良久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聖節上堂如人持尺量虛空復有隨行計其

數虛空邊際不可得吾君壽量亦如是理則如是事又作麼生下座與大眾同到無量壽如來前五體投地啓建天申聖節道場謹白上堂舉睦州纔見僧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州云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豎起拳頭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師云雖然無孔笛撞著甕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諧和子細檢點將來未象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說五

十

上堂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與門神
聚頭相耳語且道說箇甚麼雪竇禪師來一
口吞佛祖

上堂舉普化一日在臨濟僧堂前喫生菜濟
見云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濟云這賊化
云賊賊便出去師云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
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
壅塞

上堂云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
快樂龍象蹴蹋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

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今朝七月五打鼓普請看萬里無片雲
猶欠一大半且作麼生是那一半良久云無
人過價打與一貫

蔡侍郎生日請陞座僧問楊岐一頭驢爲甚

麼只有三隻脚此五師云你少喫水草進云恁麼

則覲面相呈更無回互師云且莫詐明頭進

云既是潘閻倒騎歸爲甚麼擷殺黃番縛師

云非汝境界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且莫辜

負老僧進云恩大難酬便禮拜師乃云揚岐

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闌倒騎歸擲殺黃番
綽妙喜三十年前底註脚今日被這僧對人
天衆前華臂一上不同小小直得揚岐和尚
拍手呵呵大笑山河大地萬像森羅一時起
舞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證明所以道處
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
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作麼生是堂堂正體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
不是堂堂正體若作堂堂正體會則辜負釋
迦老子若不作堂堂正體會則辜負自己自

已既辜負將甚麼與釋迦老子相見若向這
裏撥得一線路方知釋迦老子在兜率天乘
日輪香象降摩耶夫人胎只是示現箇生底
時節以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
唯吾獨尊也只是與一切人作箇示現生相
底樣子若向這裏見得不獨為釋迦老子出
氣亦乃與生身父母出氣不獨為生身父母
出氣亦乃與一切有情出氣正當恁麼時且
道承誰恩力良久云揮劍斫開人我易推山
塞斷是非難

上堂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唯豎起一指又
自賣弄云我在天龍處得一指頭禪一生受
用不盡後來琅琊有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
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目新拔山力千里烏
騅不易騎師云俱胝和尚若不得琅琊為伊
出氣幾乎埋說五沒了這一指頭禪妙喜既恁麼
舉不免隨後也有箇註脚俱胝一指頭喫飯
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堂久雨不晴纔晴又雨天道變化萬物得
所割久雨不晴良久復召大眾云雲門老漢

不在裏許參

中秋上堂舉仰山與長沙翫月次山以手指
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
請汝用山云作麼生用沙近前一蹋踡倒仰
山山起來云直下似箇大蟲師云皎潔一輪
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偃醉者忠言逆
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
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蹋豈造次驀然倒地非
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
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上堂趙州東院西密室爛如泥竇八布衫穿
赤土畫靴箕喝一喝云是甚麼簷頭雨滴滴
維向五更啼

上堂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舍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

沈五

十三

出家師云育王即不然若能如是捏目生華
天童覺和尚遺書至受書云古人道末後一
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舉起書云
這箇是天童和尚末後把斷要津全提底消
息還委悉麼如未委悉却請維那分明說破

宣了遂陞座云法幢摧法梁折法河乾法眼
滅雖然如是正是天童真實說且道說底事
作麼生知音知後更誰知

歲旦上堂昨朝殘臘盡今日賀新年虎逐牛
方急東君令已行且作麼生是已行底令瑞
雪已鋪銀世界大家攜手普賢門

爲佛智裕和尚遷塔以手指穴云妙喜與師
兄俱是園悟子妙喜移住徑山師兄遷來在
此雖與師兄同條生不與師兄同條死八兩
與半斤青紅與碧紫正當恁麼時且歸根得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

第六附塔銘

說六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開士進

師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十日於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受請望闕謝恩訖拈勅黃示眾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且道這箇從甚麼處得來若知來處受用無窮其或未然却請維那分明宣過也要大家知有宣了拈香祝聖罷乃就座云善法堂前瑞氣新天書來自九重

城唯憑一句無私語上祝吾皇億萬春

二月二十八日於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開堂拈疏示眾云此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說不盡底盡在裏許安撫敷文兩手分付徑山山僧分明把呈其中妙義如何敷演若敷演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却請表白對眾拈出宣疏了指法座云毗盧頂顙人人有志上頭行問著路頭十箇有五雙不知去處諸人要識路頭麼良久云看遂陞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

說六

在兜率天則曰仙陀婆在善變化天則曰奪
意在阿那婆達多池邊則曰蓮華藏且道在
徑山中喚作甚麼良久云非但圓悟老人
看即有分便是三世諸佛出來也不敢正眼
覷著便燒乃就座靈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
莫覩二聽難聞要得諦當分明當須直截自
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佗觀者名爲邪觀
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調御出世三轉法
輪於大千達磨西來九年面壁於少室和尚

今日爲國開堂未審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
道師云空裏忙忙書卍字進云直得四衆瞻
仰萬姓歌謠去也師云却被上座道著進云
直饒道著也只得一半未審向上和尚還更
道得也無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記得
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
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今
古歷然進云頂門具眼爭謾得耀古騰今作
者知師云收問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
師云如是我聞進云恁麼則靈山親見舉今

說六

二

日又重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兩頭俱坐斷八面起清風師云吃嚙舌頭三千里僧禮拜復有僧出師云問話且止縱饒問處如百川競注答處似巨海吞流直得維摩結舌鶩子無言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且道本分事上合作麼生提持乃舉拂子云還見麼又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當今聖主於此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只在一塵中於一塵中垂衣治化演出無量無邊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殊勝功德

利益法界一切有情所謂聖壽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量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德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學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乃至聖智聖慧聖慈聖聰皆悉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都盧說六只在一塵中皆聖心之常分三非假於佗術滿朝文武諸貴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向各各當人脚跟下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所謂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

假於佗術今日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
貴若賤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隨其根
性悉得受用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皆吾心之
常分非假於佗術且道徑山長老得之又作
麼生還相委悉麼唯憑一滴曹谿水徧界為
霖報我皇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毫之
善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恭願堯仁廣被
齊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並乾坤之久固皇
太后中宮皇后大內天眷伏願同明般若正
因悉獲金剛種智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

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
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
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
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召
大衆云明明向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
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
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
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佗道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是名一義亦名二義正當恁麼時還
有向上事也無良久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

高爭奈有天何久立衆慈伏惟珍重靈隱和
尚再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入院上堂古人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
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敢問大衆旣不去
善爲箇甚麼旣不來有甚麼虧危妙喜離徑
山十八年今日歸來亦不見有善爲亦不見
有虧危三門依舊向南開爲甚麼如此良久
云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已得如膏之雨農夫鼓
腹歌誼萬象森羅起舞敢問大衆農夫鼓腹

說六

四

理合如是萬象森羅因甚麼起舞還委悉麼
不見道一家有好事引得百家忙

上堂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
經行及坐卧以拂子擊禪牀云一切智通無
障礙釋迦老子來也說道昨日有人從廬山
來却得江西信鉢盂口向天燈籠掛露柱四
方八面一時來直是無你回避處旣無迴避
處且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回而更相涉不
爾依位住
浴佛上堂九十七種大人相莊嚴微妙淨法

身示現誕生出母胎為衆生故作佛事且作
麼生是作底佛事良久云下座與首座大衆
同人如來香水海助這老子轉大法輪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

說六

五

孟去其僧於言下有省師云諸方拈掇甚多
下注脚亦不少未嘗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
今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孟且
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
是師姑

上堂舉趙州一日與文遠侍者論義闔劣不
聞勝勝者輸餠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
是一頭驢遠云某是驢胄州云我是驢糞遠
云某是糞中蟲州云汝在彼中作甚麼遠云
某在彼中過夏州云把將餠餅來師云文遠
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佗小
利贏得箇餠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
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如今如今即且置古佛與露柱相交

占波共新羅闍額萬里圓光頂後相雲門北
斗裏藏身睦州擔板趙州喫茶又作麼生商
量遂喝一喝云若不喝在幾乎亂却六十甲
子下座

上堂舉洞山和尚夏末示衆云初秋夏末兄
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前後
下語者皆不契有僧傳此語到石霜霜云何
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聞得深肯之謂瀏陽
有古佛出世師云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
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何拘束清

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中秋上堂人有心想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成
一片方始得惺惺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
不可不惺惺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佗物始信
縱橫不是塵

說六

六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起拄
杖卓一下云唯有這箇不遷擲下云一衆耳
聞目覩

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數千回
總不出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霜

風刮地來法身赤骨體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云不傳不然海口難

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上堂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

目不見底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聞

舉呵呵大笑云不可從鼻孔入僧却問古澗

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

得聞乃云趙州古佛遂遙作禮云從此不答

話師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

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

時如何到江扶舫掉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

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辯得許你具

參學眼

退院再歸上堂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

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喝一喝云這裏是甚

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說可說不可雖

然如是這裏却有箇好處且道好在甚麼處

良久云再理舊詞連韻唱村歌社舞又重新

聖節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

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法又無非法謂之
無上佛果菩提亦謂之真如佛性亦謂之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所以道般若波羅蜜多能
出生一切諸佛法能成就一切菩薩解脫法
能成就國王無上法能成就衆生所作法譬
如摩尼寶珠體具衆德能鎮毒龍諸惡鬼神
能逐人心所求如意且作麼生是如意底事
下座與大衆同詣大佛殿啓建天申聖節謹
白
上堂舉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你作麼生會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
恁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
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禮拜師
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豎
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德山臨濟門
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爲甚如此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甚處得這箇消息來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
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椎骨叫冤苦艾人云休
叫苦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有一處堪回互

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參

上堂今朝又是六月半記得一則舊公案拈拄杖卓一下云拄杖子吞却法身露柱在傍偷眼看看不看拈起秦時轆轤雖然如是

這一則舊公案妙喜與他重剖判擲下云萬

別與千差吾道一以貫

解夏上堂一百二十日禁足三十五日在外走熨斗煎茶銚不同泥牛解作師子吼今朝法歲已周圓拈得鼻孔失却口以大圓覺為

伽藍七七依前四十九

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在荒草不須討為甚麼如此不識大哥妻元來是嫂嫂

上堂門外春將半山房總不知可憐拄杖子暗裏自抽枝遂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抽底枝擲下云直下來也休眼鼓瞞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峯遂喚維那云來日不得

普請師云乾峯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
沙二人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讎家雖然
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
全露法王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拄

說六

九

杖子那箇是法王身又舉起云這箇是法王
身那箇是拄杖子遂擲下云既已撲落又非
佗物却是箇甚麼已是頭上安頭喝一喝云
更是箇甚麼

上堂今朝十月旦爲君重衍算兩箇五百文

元來是一貫頂門具眼人記取這公案

今上皇帝在建邸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漢
祝聖請陞座僧問當來下生彌勒佛一毛頭
上現乾坤現在無量壽世尊大光普照河沙
界天台五百阿羅漢隨緣赴感靡不周雙徑
峯頭老作家超諸方便如何說師云現在未
來佛皆同一名號進云恁麼則人間天上無
不歸依師云師子窟中師子梅檀林裏梅檀
進云可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云
刹竿頭上仰蓮心進云正當恁麼時未審是

誰家風月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進
云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云天人羣生類皆
承此恩力進云如是則一身有賴乾坤闔萬
事無憂日月高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
山色長威獰進云道端到這裏只得兵隨印
轉將逐符行去也師云靈利衲僧一撥便轉
進云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
云點進云只如教中道人得道此爲證三
寶於是現世間以斯妙法濟羣生一受不退
常寂然如何是妙法師云生鐵鑄成渾鋼打

就進云只憑此箇真消息玉葉金枝萬萬春
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僧
禮拜云誰不恁麼道師乃云欲識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衆
作麼生是自彰底理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又
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
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
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云看看無量
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
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於諸

說六

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

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為汝證明說六如無聽取十一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驚驚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

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
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

俞御幹請上堂一別二十年驀地又相見如
百煉精金始終色不變請我轉法輪增長菩
提願直下絕狐疑便悟本來面

上堂舉圓通秀和尚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
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
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
重說破師云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
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

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
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一年一度解一年一度結只是這
箇事何須更多說不多說蹋著秤鎚硬似鐵
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

第六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魏國公張浚撰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

說六

十二

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來請銘先是上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上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眾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而上即位始

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亡矣仰惟主上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為學誠明合體變化興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為解脫究竟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為後世三宗並行臨濟正傳號為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以證為極焜耀震

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遊戲自在獲大無畏
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傳至揚岐
楊岐再世而園悟禪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
被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園悟益光
明焉師諱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
為浮圖不欲居鄉里從經論師即出行四方
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既得其說歎曰是果佛
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眉睫間久謂
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死吾今
疾革侘日見川勤當能辨子事勤即園悟師

九六

十三

也湛堂死師謁丞相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
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見師一言而
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
曇晦且謂子必見園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
行李來京師見勤于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
然神悟以語勤勤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
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尚有句無句語
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不汝
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
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圓

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斂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為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園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為衆授道譽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

住小谿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趺往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啟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公子韶為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說六蓋當軸者恐其議已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

復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
住育王聚衆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
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移徑山師之再住
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進
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
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
請偈復取筆大書不少亂師雖爲方外士而
義薦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
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浚垂涕言先
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給

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歎遂
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既退居明月堂冒
暑走其鄉上塚葺治所存蓋如此使爲吾儒
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立於當世
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有以
自致也所賜御書說六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
不磨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
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
鼎需思獄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沖
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師問道

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
容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
其淪沒山林惠利之不博加于人也然而以
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來索師於形骸之內
哉我實知師宜為之銘銘曰

死生為一非想非說證徹了悟一息千劫
嗟師何為拳拳忠孝欲迪羣迷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佛事熾然情生智隔疑謗興焉
天目巍巍終古莫移師兮道德此山與齊

音釋

顛乃挺切吃吃居乞切股股公尸切
 顛頂也吃落蕭切股肱也
 古薨切體力狄切瞪澄應切輾輾徒落切
 臂幹也體切瞪直視也輾輾徒落切
 各切鑽鑽鼓鼓都闔切皮寬貌睚睚
 狙筭切鼓赤脂切目汁凝也狡狡
 官切銳五芳切焜胡本切焜焜睫即葉切狡狡
 食虎豹獸也焜耀光明也睫旁毛也睫目
 踔敕角切建建紀偃切翻水也酋自秋切
 帥之趺吉典切塗達胡帝帝矢利切不止如是也
 稱也趺足抵也塗切帝切不止如是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住江西雲門菴語錄卷第七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蘇聞上進

結夏示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孟八郎漢使
恁麼去機不到語不副眼裏著得百千萬億
須彌山耳裏著得無量無邊香水海機副語
語投機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有般
漢聞恁麼道便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不知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
浪鯤鯨若是蝦蟆蚯蚓跛鼈盲龜徒勞上鈎
徒勞入網須是恁麼人方知恁麼事所以道

殺人自有殺人刀活人自有活人劍有殺人
刀無活人劍一切死人活不得有活人劍無
殺人刀一切活人死不得死得活人活得死
人便能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截兔角於石女
腰邊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何須九
旬禁足三月護生謹守蠟人無繩自縛須知
盡十方徧法界無有如針鋒許不是各各當
人安居之處便恁麼去更有事在敢問諸人
只如不死不活底人出來且作麼生殺作麼
生活若殺不得活不得佛法無靈驗直饒殺

說七

得活得也未是作家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雖有一雙窮
相手未曾祇揖等閑人喝一喝

示衆恁麼恁麼針割不入不恁麼不恁麼題
挑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
却恁麼披毛戴角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
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云元來
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示衆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
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
總不得動著師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
剗窟籠慕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
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
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以七唯於衲僧
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
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
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
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

春風卒未休

示衆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
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
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
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
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
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
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磔盤乃喝
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

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示衆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
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寃有頭債有主雲
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癩上更著艾炷要
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
麼拆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攬不及釋迦
彌勒換手推曾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
云馬面夜叉繞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示衆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
里是則龍女頰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

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
非不非是不是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惺惺時
直是惺惺瞌睡時一向瞌睡也無佛法可商
量亦無塵勞可回避有時睡裏驚覺來元是
貓兒捉老鼠

示衆古人道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
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
一喝云猶有這箇在雲門即不然佗人住處
我亦住佗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無理會
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

定當看

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故
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
曾有一人為佗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
須彌山試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
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
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麼不許作
道理良久云相罵饒汝接甯相唾饒汝潑水
卓一下

示衆諸法本來絕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

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印子既成付法
傳衣廝賴致令盧老黃梅墜石腰間春碓將
謂有法與人問著却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
盡作韓獹逐塊雖欲扶豎宗乘奈何東倒西
僂子細檢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
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靜坐思量就中也
有可愛且道有甚麼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
金剛與土地措背喝一喝
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
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柵柄無手人能

把跛驢蹋倒摘茶輪草菴卸下瑠璃瓦又卓
一下

解夏示衆洞山萬里一條鐵瀏陽一擊百雜
碎雲門關字常現前翠巖眉毛在不在乃舉
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擊禪牀云一
彩兩賽

示衆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
箇是本來法又云這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
杖子只今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非唯

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謾若斷不出雲
門饒舌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
遂卓一下云一椎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
拾得掃地倒轉茗帚柄把露柱一撼勃跳上
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毗盧遮那
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
門一衆呵呵大笑云料掉沒交涉正當恁麼
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
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豁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

別千差路絕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
非心非法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
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
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
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
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
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則諸人身
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
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
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麼去猶是止啼之說未

為究竟且究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

示眾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隔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云這箇只是犂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

商量作麼生識作麼生測良久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

示眾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

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

示眾有一人一生為善有一人一生造惡為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心善人犯不與取戒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著那一人即是著善人而却惡人則是著賊而却佛著惡人而却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著則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著則善惡不明若決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

未具智眼在到這裏還有斷得者麼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却賊是善人為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這兩箇還會麼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示衆荆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頷探神珠南山鼈鼻活拈得乘興猶來捋虎鬚如斯標致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麼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筯自

有人提折脚鑊

示衆拈拄杖云休誇捧下無生忍撥置當陽掣電機未局已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亡所知喝一喝

示衆纔涉唇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沉寂

默沉寂默則成誑說七滯言詮則成謗七不語不謗

不默不誑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却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麼時那箇在前那箇

在後只今衆中莫有不受人謾底麼試出來
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

李將軍卓一下

示衆多時不說禪口邊生白醜大衆苦相煎
便登曲录木匪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錄纔開
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
秃一人曲說直一人直說曲彼此大丈夫肯
受你涕尿罵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
冤家魔王真眷屬心地黑漫漫口裏水漉漉
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笑

却成哭召大衆云還識雲門村叟麼曾聞一
飽忘百饑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

示衆舉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云枯木裏龍
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巖云髑髏裏眼睛僧
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
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
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
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
消息盡當人那辯濁中清圓悟老人云一人

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出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巖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辯取

說七

示衆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待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

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示衆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錘擔雪共填井喝一喝

示衆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
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
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
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又手云請師鑑
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
甘雲門當時若見佗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
脊也與一棒看佗如何折合
示衆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
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
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

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
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
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
僧克由巨耐將一杓屎潑佗二負古佛師云
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佗趙睦二州殊不知這
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
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
二負古佛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
云餠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餠餅要且無

超佛越祖底道理

示衆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

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採根

示衆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

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豎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這裏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橫擔拄杖緊峭草屨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拘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

說上

十

前後鈎錐徒爾為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鈎錐
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
將歸

示衆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
相作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白雲以手撥云
將鞵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這虛頭漢雲門聞
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彊不扶弱爭
奈憐兒不覺醜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
將鞵袋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
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

示衆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
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
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
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甚麼
便禮拜髭云如紅鑪上說七一點雪師云衆中商
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
點眼麼待佗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
免穢汗這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
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示衆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裏請晏監寺住鼓

山雪峯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
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
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
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
閉時如何山云佗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
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
謂雪峯曰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舉前話峯
云渠語在孚云這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
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

不合答佗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
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
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
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懣懣而歸却來雪峯
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峯有大人
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
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
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示衆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

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
這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
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
師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
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說七

十二

示衆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
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
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
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啗蘇嚕蘇嚕悉喇悉喇
喝一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

奪市

示衆三十年來弄馬騎今朝却被驢兒顛就
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却是新羅鐵報諸人別
不別夜來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鼈

除夜示衆今夜喚明朝作來年明朝喚今夜
作去歲既稱來年今夜合來既號去歲明朝
合去來年今夜不見來去歲明朝定不去既
不來又不去業識茫茫無本據大圓鏡裏絕
纖塵箇中豈著閑家具是則是別又別爍迦
晃破秋天月龐公不昧本來身大似飛龍成

跛鼈你諸人瞥不瞥靈利漢須看時節五九盡處又逢春衲僧腦後三斤鐵喝一喝

示衆夜來兔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薦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啣渠儂却善分妍醜李公爛

醉絕倒時元是張公喫村酒報諸人急回首說七

切忌癡狂外邊走

示衆舉脉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布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純鋼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華三五重谷又持錫到

南泉遶禪牀三布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枷上更著杓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佗不肯佗

示衆舉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示衆俊鷄不打籬邊兔猛虎終不食伏肉毛

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

示衆與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

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

陽不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

不從人得說七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十四

大慧普覺禪師住江西雲門菴語錄卷第七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音釋

拮先擊切寵力董切礫蘇朗切獮落胡切

犬也儼力董切遂色窄切瘳莫交切醜長來切攬

尿冬毒切滲所禁切懔懔忙切慄慄忙切慄慄忙切

楚衙切趕古旱切啣啣資切蚊蚊切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住福州洋嶼菴語錄卷第八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開上進說八

入菴示衆恁麼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不恁
麼事得理融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不恁
麼中却恁麼寂寥非內寂寥非內也觀法界
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
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
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
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
麼不恁麼中却恁麼直下便捏到這裏直得

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捺處
更說甚麼內說甚麼外說甚麼理說甚麼事
說甚麼法界說甚麼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
下云若向這裏證得去在內不寂在外不常
在無不滅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
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睦州
蓋子落地椽子成七片有甚麼過良久喝一
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復
舉僧問巖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却著
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

說八

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
鑪炭裏橫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
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佗
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
即向汝道

初菴林司法爲考大祥諳示衆福城東有大
長者居福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劫中承
事供養無數佛善哉長者世希有如優曇華
時一現發啓廣大真實心初無佛處阿蘭若
若昔智人建梵剎折草挿地即成就此心堅

固等須彌或讚或毀不搖動魔王軍衆數甚
多觀茲殊勝自摧伏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
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便行不
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第仁
者則壽語不誣當知今亦未嘗死我來居是
阿蘭若不見長者生遺恨故說此偈聊發揚
同住如來寂滅海

示衆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
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示衆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

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間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禪得過興化老凍膿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分踈不下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却腦蓋換却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停囚長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舍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既然如是向這裏說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馬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超佛越祖之談已為掃來填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菜籬井索錢貫雪峯鞦韆禾山打鼓畢竟向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恁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為讎復卓一下喝一喝

說八

三

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罪
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
示衆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
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叅所以雪峯
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
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
聞舉著別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
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陳氏爲考妣懺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
八萬四千毛孔剎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

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虛空可壞此不
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瞻禮滿足
八萬四千拜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
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徧
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
超彼岸

福州洋嶼菴語錄

泉州小谿雲門菴語錄

入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
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
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答曰汝
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
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
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拽轉鼻孔直得分踈
不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
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
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

久云插一枝草建梵刹破妄想塵出經卷饒
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薦拈拄杖
卓一下云梵刹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
出頓漸偏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
種種方便種種智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
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
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得及麼若信得
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
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
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

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修如是行
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
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
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
不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
無量功德徧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
互相攝入互為主伴一周而一一無偏普
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覩諸殊勝皆發無
上正等菩提之心生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
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

是現前僧俗大眾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
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耶是世俗
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
說耶是無說耶是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
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
坊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爲蛇
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牀云透過鐵圍山
北斗面南看
浴佛示衆末後一句子聲前露保保蓋天蓋
地蓋聲蓋色黃面老子得箇一著子便道未

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至
初生則震動一切世界網便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作大師子吼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為
一大事因緣故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
見入佛知見殊不知數千年後被箇跛脚阿
師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且
道釋迦老子過在甚麼處莫是指天指地開
大口麼莫是不合鼓弄人家男女麼莫是開
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麼若
恁麼商量不唯謗佗釋迦老子亦乃辜負靈

門大師到這裏若知雲門落處即知自己落
處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摭始應知復舉僧問五祖如何是
佛祖云露曾跣足如何是法云大赦不放如
何是僧云釣漁船上謝三郎師云此三轉語
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
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
你具一隻眼
結夏示衆今日是衆僧結制之辰雲門菴比
丘宗杲與赤肉團上無位真人現前清淨大

衆以法界爲伽藍同諸菩薩九十日內安居
其中跳金剛圈吞粟棘蓬作夢中佛事降鏡
裏魔軍三業清淨六根明潔身四威儀無諸
過患懸契如來一百四十大願紹三寶種永
不斷絕苟能如是修證如是安居是大丈夫
漢是真出家兒不須謹守蠟人如鵝護雪其
或未然趙州東壁掛葫蘆莫道不疑好拍禪
牀下座

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彊項衲僧口裏談
玄演妙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華悟道香嚴
聞擊竹明心雪峯連年鞦韆禾山長時打鼓
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
人驚覺元來却是嘉通聚三上座鞵履作聲

說八

七

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
作禮曰請和尚來日爲衆說禪雲門夢裏應
渠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衆上來且道說箇
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
如今說底說時說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

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
夢良久云驢膺先生開口笑阿脩羅王打勃
跳海神失却夜明珠擘破彌盧穿七竅三人
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
量卜度非干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巖頭剗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三
要三玄禪禪吞却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
趙州老漢庭前栢樹子莫問首山新婦騎驢
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著當人本體自周圓
召大眾云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

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
解夏示衆衲僧相見莫疑猜布袋結頭今日
開露柱著衫南嶽去燈籠脫帽上天台驀拈
拄杖云只有雲門木上座終年無去亦無來
有時獨靠古屏畔覷破門前下馬臺擲下拄
杖下座
示衆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遇
貴則賤遇賤則貴築著磕著沒處回避南嶽
天台去路通君向西兮我向東風從虎兮雲
從龍喝一喝云拈起簸箕別處春厨斗煎茶

銑不同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
師云透出一字却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
四下座

示衆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真

生無可生真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蟇吞

却月

示衆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
時如何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
開處莫插背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

示衆舉法眼問覺鐵背近離甚處覺云趙州
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
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
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
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蹉
過覺鐵背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
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
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
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示衆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

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為閑話徃往事從閑話生

示衆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

說八

九

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

示衆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園悟老師云劄師云普復云俱劄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示衆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機籌關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

李參政請示衆舉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壁間是甚麼主云高僧裴云形儀

可觀高僧在甚麼處主無語裴云這裏莫有
禪僧麼時黃檗在衆院主云有一希運上座
頗似禪僧裴遂召黃檗舉前話似之檗云但
請問來裴云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檗召
相公公應諾檗云在甚麼處裴於言下領旨
師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
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
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
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
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

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
養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
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
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

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爲甚
麼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
不平

蔡郎中請示衆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

已剗瘡著眼機輪上頭看方知兩兩不成雙
驀拈拄杖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三世諸佛
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被雲門拄杖子一口
吞盡一大藏教填溝塞壑正當恁麼時設使
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還如氈上翻
筋斗鞞裏動指頭有甚麼用處恁麼說話太
殺壓良爲賤不識好惡或被一箇不惜性命
底衲僧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也恠佗不
得即今還有麼如無雲門據款結案去也卓
拄杖一下復舉裴相國捧一尊像胡跪於黃

檠前云請師安名檠云裴休裴應諾檠云與
汝安名竟裴作禮云謝師安名師云裴公黃
檠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
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像請
雲門安名即向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
云謝師安名即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儲大夫請示衆徹骨徹髓道一句三要三玄
絕遮護竺乾四七例皆迷震旦二三渾未悟
我說是言非正邪當機覲面休回互慙慙爲
報雲臺公俊鷹不打籬邊兔

俊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
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迦葉阿難寒山拾得
又卓一下云只恁麼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
云不恁麼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
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支俊上座好
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佗是罰佗擲下云具眼
衲僧試定當看

示衆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
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
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

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
正由鞭影

示衆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
爐焰上雪華飛一點清涼除熱惱

示衆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
說難到不難到拈却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靈
鋒寶劔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
則喪身失命退後則瓦解冰銷不進不退上
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麼時作

麼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悉麼好手手中
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
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這箇州云你問趙州
斂師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

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

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爲園悟和尚舉哀拈香指真云這老和尚一
生多口攪擾叢林近聞已在蜀中遷化了也
且喜天下太平雲門昔年雖曾親近要且不

聞佗說著箇元字脚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

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熏佗鼻孔即非報德
酬恩只要辱他則箇召大衆云既不聞佗說
箇元字脚又無恩德可報何故特地作這一
場笑具還委悉麼冤有頭債有主偶因失脚
倒地至今怨入骨髓遂燒香

當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
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
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今日或
有人問雲門園悟老師遷化向甚麼處去即

向佗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
飲洋銅汁吞熱鐵圓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
不得爲甚麼救不得是這老漢家常茶飯
善友請示衆安心顛倒造諸業回趣真乘即
懺摩真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

以八

十三

示衆舉百丈凡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
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
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
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

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
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
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師云不
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
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
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罇前唱鷓鴣
示衆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
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
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
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

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
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
鶻臭衫拈了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
喝下座

施主供養羅漢示衆丹霞燒却木佛翠微供
養羅漢一人左手擡一人右手按賓主旣歷
然吾道一以貫師子獨游行豈復求侶伴團
團擘不開打鼓普請看雖不直分文傾國不
肯換逐鳴指三下云蘇盧唵哩薩婆訶
端午示衆拈拄杖舉雲門大師道從上諸聖

爲甚麼不到這裏蓮華峯菴主道古人到這
裏爲甚麼不肯住師云二尊宿折東籬補西
壁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即不無要且無爲
人底道理雲門即不然未到這裏教伊到已
到這裏教伊頭破腦裂且道還有爲人處也
無良久云一二三四五虛空闕處補五四三
二一當門書大吉好手揮斤去鼻泥衲僧機
妙安能識鶩然識百草頭邊露消息且作麼
生是露底消息唵部臨唵齒臨急急如律令
卓一下

第八

十四

示衆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這漆桶

示衆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為甚麼難識可知禮也

示衆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

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麼若緇素不出癩馬繫枯椿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說八

十五

示衆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白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示衆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這僧沒興死却爺又被佗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子細思量爻象言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薦拈拄杖云孫臏門下死却郎罷連卓三

下云會麼內屬良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屏山居士劉寶學請示衆大根大器大丈夫不越一念了大事三世諸佛立下風此人堪作如來使三世諸佛既立下風爲甚麼却作如來使良久云鐵輪天子寰中勅須信官差不自由
江給事請開佛光明師執筆云教中道清淨懸門刹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

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又道如來眼有大人
 相名自在普見雲以衆妙寶而為莊嚴摩尼
 寶光清淨瑩徹普見一切皆無障礙既然如
 是為甚麼却要佗人點眼還有道得底麼若
 也道得非獨為黃面老子出氣亦使徧法界
 衆生悉沾利益若道不得聽取一頌舉頭忽
 觀明星現因茲眼病見空華遂以筆點云今
 日還渠舊光彩碧眸炯炯照塵沙

泉州小谿雲門菴語錄卷第八

音釋

標徒協切 剏楚亮切 鞞正作鞞 臙奴冬切 笊離切
 衆側教切 鞞猶古本切 跣息淺切 迤遷切
 爾切選力切 鞞猶轉也 跣親地也 迤遷切
 切因循也 鞞猶胡對切 鞞測舍才切 盍石相築切
 也 鞞猶壞也 鞞博陌切 鞞許戈切
 國盧官切 椿株紅切 臙毗忍切 罷蒲蟹切 閩人
 呼父曰耶罷

大慧普覺禪師雲居首座寮秉拂語錄卷第九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說九

秉拂僧問萬鍛爐中鐵蒺藜當塗佛祖不容伊而今信手拈來用未審如何話此機師云沒這閑家具進云只如廣敷此座是閑不閑師云髑髏粉碎不知痛進云可謂鐵鞭指出胡人路拗曲由來為後人師云鐵蒺藜在甚麼處進云拶師云笑殺衲僧乃云夷門昔日呈家醜拈出無邊粟棘蓬今日甌峯孤頂上

幸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其中事作麼生若有人道得一句便請各自歸堂若道不得打葛藤謾諸人去也諸佛未出世時有即今巴鼻一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出世後消息全無一箇箇脚跟下縱橫十字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拶著不來三千里外穿却鼻孔到這裏直饒置無邊刹境於一毛頭上只這一毛頭從甚麼處得來納百億須彌盧於一粒粟中只這一粒粟又向甚麼處安著如是則易不如是則難休於言上覓莫向

說九

意中求如是則難不如是則易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衲僧拄杖子拈得便行切忌向
平地上釘椿搖舫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微
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只如一大藏教說權
說實說頻說漸說有說無乃至西天此土諸
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言語種種
作用且道是知解耶非知解耶若定奪得出
秉拂上座一場敗闕若定奪不出潑第二杓
惡水去也喝一喝云是甚麼有照用無向背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睦州一向擔板趙

州貴買賤賣獨有三聖瞎驢至今遭人笑怪
須彌山突出諸人額角邊大海水灌入諸人
鼻孔裏即且置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
年不曾少鹽醬又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多
年曆日無人問驀地拈來愁殺人喝一喝復
舉巖頭叅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
喝頭便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
爺公也大難承當巖頭聞云洞山老漢不識
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搥師云
猛虎不識穿穿中身死蛟龍不怖劒劒下身

說九

亡巖頭雖於虎窠中有透脫一路向劔刃上
有出身之機若子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只
今還有爲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杲上座相
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泊合停囚長智
冬至秉拂豁開戶牖妙手畫難成當軒者誰
擡眸已蹉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禪
不是道三世諸佛說不及六代祖師傳不到
便恁麼去只是箇無孔鐵鎚直饒出得荆棘
林未免死於平地上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可中有箇出情塵

超物外不承言不滯句百草頭上薦得祖師
鬧市裏識得自己直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脚跟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
庫內無如是刀若是出格道流必不作這般
去就雖然如是盡法無民今夜放一線道與
諸人相見舉起拂子云君子道長畫一畫云
小人道消滴水一滴凍節令不相饒狸奴白
牯鼻繩斷水底藏身被火燒擊禪牀一下復
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
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有僧

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云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人辯得許你有箇入處師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後來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這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師云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樓撇秉拂上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

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涇洎以拂子擊禪牀云這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這箇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箇甚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韓德全朝議請秉拂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進云如何是麤入細師云香水海裏一毛孔進云如何是細入麤師云一毛孔裏香水海進云和尚為甚麼却顛倒師云從來有些子問三脚驢子弄蹄行時如何師云蹋斷趙州略約子乃云

作麼作麼擊開無盡藏如是如是抹過太虛
空恁麼不恁麼直下便透猶是扶籬摸壁立
地死人更擬進步向前如何若何正是外道
邪魔滅胡種族即今莫有吾家種草麼有則
出來為衆出氣如無更看塗灰抹土一上妙
性說九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
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喝一喝
云釋迦老子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漏逗
何故既是圓明離相畢竟妄從何起真從何
生生從何來滅從何去若也見得徹去山河

大地萬象森羅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不消一
捏便見冰銷瓦解到這裏也無禪也無道也
無心也無性也無玄也無妙露倮倮赤灑灑
沒可把便恁麼去更買草鞵行脚三十年也
未夢見衲僧氣息在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
良久云激電爍開頂門眼隔谿猿叫一聲寒
復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
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歸舉似覆
船僧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峯再
舉前話問僧僧云渠無生死峯云此不是汝

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闍黎事師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雖然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

在甚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說九

五

歲節秉拂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新舊者也無師云有進云那箇是不涉新舊者師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進云今夜小出大遇去也師云我已無端入荒草你又跳

入屎坑裏進云彼此不著便師云果然隨我來乃云百尺竿頭進一步甚麼處得這消息來萬仞峯前露一機墮在時人窠窟裏莫妄想放下著絕伎倆處便肯承當鼻孔索頭在我手裏所以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杲上座隨分納些些去也良久云釋迦掩室於摩竭耕地種蒺藜淨名杜口於毗耶錮鎔著生鐵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餽飯祭閑神釋梵絕

聽而兩華果有領受者直饒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硬糾糾活鱗鱗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
師也是隔鞞抓痒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界中
且作麼生通得箇機關應得箇時節去薦拈
拄杖卓一下云還委恁麼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孟春猶寒終而復始釋迦老子是繫驢橛
一大藏教是破故紙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暫舉心塵勞先起超佛越祖之談末語已前
向諸人脚跟下蹉過了也畢竟如何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卓一下復舉

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
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
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山僧今日失利又
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
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甚麼却無教
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
尾教云山僧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一人向
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
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諸訛今夜或有人
問臬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佗道

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點曾尊者惡發把鉢盂峯一擲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惶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峯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曾搗住云尊者你既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這一問不勝懨懨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曾點助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自云住住呆上座佗問新年頭佛法為甚麼一向虛空裏

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呆上座今夜失利
熊伯莊請秉拂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內啓口無由達磨大師對梁武帝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識若也一向坐却去盡大地更無一人發真歸源先聖幸有第二義門何妨於中通一線路所以道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乃舉起拂子云這箇拂子與過去諸佛未來諸佛現在諸佛同一悲智同

一行願同一慈力同一眼觀同一耳聽同一
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隨宜說
法爲諸大菩薩說六波羅蜜令其各證無生
法忍爲聲聞緣覺說十二緣生四諦真理令
其各得八解六通證寂滅樂爲諸天衆說一
切諸行皆悉無常一切樂具悉皆衰謝令其
各得出離三界爲諸人衆說不昧因果法令
其各各修十善道永淨三業爲阿脩羅衆說
無我法令其捨離憍慢放逸安住忍地爲諸
地獄極苦衆生說罪性不在內外中間令其

一念頓超十地爲諸餓鬼傍生說永斷根本
無明法令其捨離饑渴熱惱生人天中拂子
如是隨宜說如是法一大藏教也不增一字
也不減一字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却
聽拂子重說偈言遂擊禪牀一下云是聖是
凡俱解脫巍巍三界獨稱尊復舉僧問睦州
經頭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州
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讚
無限勝因蝦蟇勃跳上天蚯蚓鷺過東海師
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

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
撒在這僧懷裏這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
承當且道甚麼處是佗承當處聽取箇註脚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布地擊
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
知衆藝教內教外說九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
無邊罪咎如火銷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
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
伯莊

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莫是坐底
坐立底立麼莫是春兩如膏春雲如鶴麼莫
是香煙匂帀燈燭熒煌麼莫是僧俗交參同
會一處麼若恁麼只見一邊須知微塵諸佛
出世降王宮坐道場轉法輪降魔軍度衆生
入涅槃總不出這箇時節諸人若信得及無
邊刹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
離於當念若信不及說老婆禪去也佛不遠
人即心而證獼猴弄藕膠法無所著觸境皆
如枯椿繫癩馬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渾家

秉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

送上渡頭船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吐出野狐涎再服平胃散可中有箇漢向未扃已前驀跳得出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可以截生死流據佛祖位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居門外何故不見古人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迹所不能迹無迹言所不能言無言既無言又無迹雲門手中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畢

說九

九

竟是何宗旨喝一喝云山斷疑休去峯高又起來復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韉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白雲端和尚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師云端和尚恁麼道大似以己方人呆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結夏秉拂聲前迥迥一路子黃面瞿曇不知一句明明百草頭碧眼胡兒罔措鬧浩浩處靜悄悄靜悄悄處鬧浩浩直下如玉寶劔誰敢當頭擬犯鋒鋞橫屍萬里更說甚麼似地

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更說甚麼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更說甚麼全明全暗雙放雙收須知恁麼來者寸絲不掛恁麼去者堆山積嶽將錯就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九十日內和泥脫墜到這裏若有轉身一路則不守自家活計豈遵先聖軌儀所以道全鋒敵聖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且道同死同生底是甚面目薦拈拄杖云趙州和尚來也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卓一

下云百雜碎沒縫罅明眼衲僧盲聾瘖啞金剛水際藏身非非想天走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是人知有且道石室行者蹋碓因甚麼忘却移脚良久喝一喝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真淨和尚云說九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人只得好笑師云真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即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

聖分上耶在與化分上耶具眼者辯取

秉拂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火不待日而熱進云磨後如何師云風不待月而涼進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云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云釘釘膠黏乃云諸祖要妙非競辯而求激揚鏗鏘以摧異見所以德山入門便棒石火迸青天臨濟入門便喝旱雷轟宇宙不是目前法亦非向上機恁麼不恁麼便跳得出正在葛藤窠裏合作麼生評

議合作麼生話會不可說大機大用大解脫

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了便休還得也無不見風穴和尚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向下精通未免觸塗狂見若是本色衲僧當下領略便能向聲色頭上坐聲色頭

說九

十二

上卧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泥我甚麼盃良久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復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豎起拂子文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

舊處良久云你佗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
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掛拂
子於舊處祖便喝後黃檗到百丈一日辭欲
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也檗云未審
馬祖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參因緣云我當時
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
吐舌百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否檗云不
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
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百丈被
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

疑其承嗣馬祖後因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
三度打六十棒便與三日耳聾出氣臨濟始
覺如蒿枝拂相似敢問大衆既是師承有據
因甚麼用處不同會麼曹谿波浪如相似無
限平人被陸沉

施主看藏經請秉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
物現形如水中月拈起拄杖云釋迦老子來
也在杲上座拄杖頭上現妙色身普告大衆
云毗盧藏中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我以清

淨天眼觀彼大經卷在一微塵內今夜對人
天衆前設大方便破彼一塵出此經卷饒益
有情去也卓一下召大衆云一塵已破大經
卷已出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半有滿有中
有邊有理有事有果有因百千法門無量妙
義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盡在裏許諸人還信
得及麼若信得及出三界越苦海盡未來際
悉得受用若信不及釋迦老子却入拄杖裏
去也乃舉起云若喚作釋迦老子又是拄杖
若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釋迦老子穿過

說九

十二

拄杖拄杖穿過釋迦老子正當恁麼時是頓
耶是漸耶是權耶是實耶是半耶是滿耶是
中耶是邊耶是理耶是事耶是因耶是果耶
是釋迦老子耶是拄杖耶喝一喝云頓也不
可得漸也不可得權也不可得實也不可得
半也不可得滿也不可得中也不可得邊也
不可得理也不可得事也不可得因也不可
得果也不可得釋迦老子也不可得拄杖也
不可得一塵亦不可得大經卷亦不可得現
今說法者亦不可得聽法者亦不可得只這

不可得亦不可得遂以拄杖畫一畫云畫斷
葛藤復舉起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各各
當人鼻孔良久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
劍逼人寒復卓一下復舉昔有一婆子施財
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趙州下禪牀遶一币
云轉藏已畢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轉
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師云衆中商量道
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币或彈指一下
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
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遶一

币直饒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
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
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
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
河大地森羅萬像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
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
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駕
騫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為高菴悟和尚掛真拈真幘示衆云蓮華峯
頂真實說三塔歸來重泄機兩處路頭俱剔

脫剝塵無不盡光輝光輝則是人知有且道
高菴老人本來面目何在還委悉麼生佛未
具世界未形直是眉目分明十分顯露有人
向這裏識得便與此老把手共行不向懨子
上搏量名貌其或未然雲門不免隨例顛倒
去也遂展開云還見麼這箇若是則有兩箇
這箇若非當面蹉過不蹉過沒兩箇祖堂無
位次安排癡兀軒中且閑坐

雲居首座寮裏拂終

室中機緣

師問僧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
山便喝巖頭禮拜意作麼生僧云好箇消息
師云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云你這一喝未
有主在出去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云領你屋裏七代先
靈僧便喝師云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出
問僧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
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入師云我適來

說九

十四

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
他珍重便行，你道他會不會？
僧擬問訊，師便打出。
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
僧云：無面目。
漢師云：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了，打出去也。
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僧云：魚行水濁，師云：莫屙涕，僧無語。
師便打。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意作麼生？
僧云：隨家豐儉。
師云：好箇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
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請益云：不知某甲死後向甚

麼處去？
師云：你只今是生是死？
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師云：這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
復問一僧：適來這場敗闕，你還知麼？
僧云：知師亦打出。
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會？
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
師云：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以九即不問，未上樹十五請和尚道。又作麼生會？
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
師云：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
師便打。
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會？
僧云：總得。
師云：拋

却甜桃樹綠山摘醋梨 問僧你道禪還受
教也無僧云萬里一條鐵師云爭奈觀音院
裏有彌勒僧擬議師便打出 僧請益夾山
境話道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云你問甚
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問僧道不用修但
莫汙染如何是不汙染底道僧云某甲不敢
道師云你爲甚麼不敢道僧云恐汙染師高
聲叫云行者將糞箕蒼帚來僧茫然師便打
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
云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

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你道不是更
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
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因措師便
打云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你作麼生會僧
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某甲只恁麼會師高聲云抱取貓兒來僧無
語師便喝出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
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
如是如是師云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

打兩棒云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師纔見僧入便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
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
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我已無端入
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云
苦哉佛陀耶試九 師纔見僧入便云你不會出十六
去僧便出次一僧入師亦云你不會出去僧
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箇上座一人解
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放你還辯得麼僧
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別有甚麼好消息

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僧你名甚麼僧云法如師云僧堂佛殿如
否僧云如師云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
打 問僧還記得話頭麼僧云不記得師云
你來這裏管甚麼事便打 問僧五祖道趙
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如何僧云
風行草偃師云你也不亂說却作麼生會僧
無語師云學語之流便打出 師纔見僧入
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云元來不是
便打次一僧入師亦云釋迦老子來也僧當

室中機緣卷第九

面問訊便出師云却似真箇 問侍者云許
 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云
 某甲只管看師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侍者
 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隨後打一竹
 篋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

說九

十七

音釋

忞呼括切 搨女角切 澀戶骨切 滄正作
 分別貌 約陟略切 膠水也 餒所鳩切 搨楚鳩切
 肋盧則切 黍居知切 齧呼嫁切
 鏗鏗口莖切 鏘七車聲也 斲呼嫁切
 鏘羊切 斲呼嫁切 斲呼嫁切
 張畫斲也 斲古斲切 斲周而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十

說上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慈日禪師巨德闡上進

頌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慶人已

畢頌云

利刃有蜜不須舐
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
端然衣錦自還鄉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頌云

老漢纔生便著忙
周行七步似顛狂
賺佗無

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世尊拈華頌云

拈起一枝華風流出當家
若言付心法天下

事如麻

外道問佛頌云

說上

兩處牢關擊不通
纖塵不動自乖宗
忽然業

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

達磨面壁頌云

金鰲一掣滄溟竭
徒自悠悠泛小舟
今日煙

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鉤

二祖安心頌云

覓心無處更何安
嚼碎通紅鐵一團
縱使眼開張
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女子出定頌云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
罔明與文殊喪却

窮性命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頌云

見得分明識得親
舉來猶自涉塗程
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齏舐指人
百丈再參馬祖頌云

馬駒喝下喪家風
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燄

中撈得月巍巍
獨坐大雄峯

國師三喚侍者頌云

啞子得夢與誰說
起來相對眼麻彌
已向人

前輸肺腑從教佗
自覓便宜

說十

二

滿山有句無句頌云

若將此語定綱宗
孤負明招獨眼龍
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

明招虎生七子頌云

第七菸菟沒尾巴
食牛之氣已堪誇
叢林排

非爭唇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頌云

倒腹傾腸說白君不知何故尚沉吟而今便

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頌云

兩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

與誰同

黃檗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頌云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

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頌云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麻谷問臨濟十二面觀音頌云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

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臨濟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濟便揖坐僧擬

議濟便打又一僧來濟豎起拂子僧禮拜濟

便打復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

頌云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

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臨濟無位真人頌云

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越得老

鼠一棒打破油甕

趙州訪臨濟頌云

一人眼似鼓槌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

羞至今無處安著

南泉平常心是道頌云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起一回新

趙州使得十二時頌云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

趙州訪茱萸頌云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

嶽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侍者應

諾州云好一殿功德侍者無對頌云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梅槽刻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云

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
賣華人

趙州勸婆頌云

天下禪和說勸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見

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卧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山
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
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頌云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趙州一日在方丈內聞沙彌喝叅州向侍者
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
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頌云

颼颼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
遠應諾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頌云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
實難量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次忽指面前地云這裏

好造箇巡鋪遠便近前展兩手云把將公驗

來州與一掌遠云公驗分明過頌云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鞞裏動指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

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頌云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

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

趙州狗子無佛性頌云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

不丈夫

趙州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真佛內裏坐頌云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筆端難狀趙州眼目精

明覷見心肝五藏

青州布衫頌云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

自家底

鎮州蘿蔔頌云

叅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

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趙州有佛處不得住頌云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稱鎚被蟲蛀無佛處急
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
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

天下摘揚華摘揚華啞嚙呢嚙哩吽噉吒

趙州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雪峯來州云雪峯
有何言句示人僧云雪峯尋常道盡大地是
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州云上
座若回寄箇鐵子去頌云

塗路波吒數十州傳言送語當風流不知脚
下泥生刺蹋著錐人脚指頭

保壽問胡釘鉸頌云

直饒釘得遮一縫點檢將來非好手可憐兩
箇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疎山造壽塔頌云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
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山把拄
杖面前一攬矩無對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

勿雙駒後有僧舉似踈山山云石牛攔古路
一馬生三寅頌云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波
心遺劍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德山托鉢頌云

一搥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
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闊爲甚聞鐘聲披七條
頌云

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不奈何一箭雙

鷓隨手落拈來元是柵中鵝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頌云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
百丈野狐頌云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驀路相逢銀山粉碎拍

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深明二上座同行見魚跳出網頌云

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
門燒尾者依前點額在波瀾

南泉打破粥鍋頌云

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顛

首山竹篋頌云

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徧地
是刀槍

瑞巖喚主人公頌云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興化同叅相見頌云

鏝錮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興化打克賓頌云

丹山生鸞鷲師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

第一機

興化紫羅帳裏撒真珠頌云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閑兩片皮喝下瞎
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
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
拜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
歸衆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
不得何故爲佗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頌

云

暗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中

塗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

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頌云

陽燄何曾能止渴說十畫餅幾時充得饑八勸君不

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南泉見鄧隱峯來指淨餅云淨餅是境你不

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峯將淨餅傾水於南

泉面前泉便休歸宗云鄧隱峯也是亂瀉頌

云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

門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頌云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頌云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

福建子

夾山境頌云

境話會來雖未是却問如今作麼生清涼元

本鼻頭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睦州擔板頌云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經也無州云

有甚餽饌九子快下將來頌云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

義炳然彭元來一字也不識

臨濟會中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

也無濟云賓主歷然頌云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

黃龍精

普化明頭來明頭打頌云

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
回露拴索咄這緣臺盤乞兒

明招一日天寒上堂大眾纔集招云風頭稍
硬不是你安身立命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
方丈大眾隨至立定招云纔到煖室便具瞋
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云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鷄鳴可憐自

屎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保壽開堂頌云

提起須彌第一槌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

處狐蹤絕師子咆哮百獸危

古德莊上喫油糞頌云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

撒不出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

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

在頌云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猶

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頌云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

堂人不識從今嬾更出門前

烏曰見玄紹二上座來遂問二禪伯說十近離甚

麼處僧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

機要曰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

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頌云

猛蝻不容蚊蚋泊大海那能宿死死任是三

頭并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雲門乾屎橛頌云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游百錢

杖頭掛

雲門須彌山頌云

巍巍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麤縱使不

隨言語會却來當面受塗糊

大愚鋸解稱鎚頌云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稱鎚將鋸解言外

度迷流

偈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化云興化今日赴箇村齋回來

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閃避

得過頌云

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畔暗嗟吁閑神野

鬼皆驚怕只為渠儂識梵書

說十

十一

雪峯望州亭相見頌云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納

偈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頌云

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圍上須尋縫明明說
與却佯聾只管外邊閑打關

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
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

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頌云

移身不移步移步不移身走却金師子捉得

玉麒麟

靈雲見桃華頌云

總道見桃華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字
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頌云
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地
無寸土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
者迷頌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
人不得錯舉

舉道者訪琅琊頌云

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
向洪波裏撒手大家空去來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頌云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洗脚便登船神仙秘

說十

十二

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趙州訪道吾吾見來著豹皮棍把言撩棒在
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
云小心祇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頌云
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臨濟遷化時示眾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
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
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佗道甚麼三聖便喝
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頌
云

瞎驢一跳眾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
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重城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頌云
潘破雲門一柄扇拘折乾峯一條棒二三千
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華柳巷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
 來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頌云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
 智慈悲力荆棘林生優鉢華

說十

十三

雲門大師拈起拄杖舉教云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
 空乃云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
 但坐總不得動著頌云
 剔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

一樣松

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
 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華石
 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頌云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

處華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

玄沙三種病人頌云

玄沙三種病人話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

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

玄沙見新到纒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頌云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
妄流傳

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云是
僧便掀倒禪牀院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

議院便打趂出院頌云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
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百丈侍馬祖游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
母耶丈云無同事云被人罵耶丈云無同事

云哭作甚麼丈云問取和尚同事往問馬祖
祖云你去問取佗同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
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為甚麼哭如今為甚麼
笑丈云適來哭而今笑同事罔然頌云

有時笑兮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

何舉向人斷絃須得鸞膠續

說十

十四

楊岐和尚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
你作麼生跳頌云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鞞一張弓直
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

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岐云湖南長老頌云
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閣倒騎歸擲殺
黃幡綽

僧問青原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盧

陵米作麼價頌云

老青原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釐成話
欄無面目得人怕

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
草頌云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鬪湊
得恰好

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小魚吞大
魚頌云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

得逢渠

說十

十五

僧問五祖演和尚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五
逆聞雷頌云

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僧問園悟和尚如何是佛悟云口是禍門頌

云

口是禍門電激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佛眼和尚讀靈源十二時歌有偈云一日日

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頌云

日日日日時時時時違時失候箇老古錐

南禪師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時如何

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頌云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二十四祖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曰師
得蘊空否曰已得曰旣得蘊空離生死否曰

已離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否曰身非我有

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

墮頌云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

虧劒刃鋒何似秦時馱轆鑽

芭蕉拄杖頌云

十字街頭現成行住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汾陽十智同真頌云

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

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雲門抽顧頌鑿嘖頌云

雲門鑿嘖少有人知咄無孔鐵鎚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頌云

一口吸盡西江水說十甲乙丙丁庚戌巳咄咄咄

囉囉哩十六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

現前不得成佛道頌云

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

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維摩經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

三惡道頌云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華須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

真實頌云

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

絮毛毬走兩打梨華蛺蝶飛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頌云

春至自開華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採
三寸舌

文殊菩薩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

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頌云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
得愁來

楞伽經云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頌云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病痛一

般咄哉漆桶不快

殃崛摩羅尊者於一長者家持鉢適值其家
婦人產難長者遂白尊者曰尊者是佛弟子
如何救得我家產難尊者云我乍入道未能
相救當去問佛尊者往見佛具陳斯事佛言
汝但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尊者
依佛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頌
云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
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浮盃和尚因凌行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云浮盃無刺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盃無語婆云語不識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禍生頌云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孃生袴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汗

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乃問婆南泉為甚少機關

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乃問會麼澄一合掌而立婆云猗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佗州便打澄一云為甚却打某甲州云似這猗死禪和說十不打更待何時頌云十一

電光石火尚猶遲猗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歎云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

州聞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
拳州聞乃作頌送云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
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云哭聲師
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頌云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沒縫罅當機覲
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頌云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

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一狸奴白牯却
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
認簸箕作熨斗二

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糶黃米去
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

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

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
亦打頌云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鑰鐵錫銅入裏盡
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五祖和尚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云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
頌云

崎崎嶇嶇平坦坦平坦處甚崎嶇驀地跛
驢能蹴蹋抹過追風天馬駒

師室中常舉竹篋問學者曰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衆下語皆不契因僧請益
復成五頌示之頌云
雲門舉起竹篋開口知君話墮上方香積不

餐甘伏食人涕唾一雲門舉起竹篋禪和切
忌針錐鸞鳳不棲荆棘鷓鴣偏守空池二雲
門舉起竹篋通身帶水拖泥奉報叅玄上士
撒手懸崖勿遲三雲門舉起竹篋擬議知君
亂統直饒救得眼睛當下失却鼻孔四雲門
舉起竹篋露出心肝五臟可憐猗死禪和猶
自魂飛膽喪五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十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感一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滿明上進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

得自在

又作偈

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

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御賜真讚師演成四偈

生滅不滅如水中月不可攬觸妙在甄別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常住不住是真實義一幅丹青輝天鑑地
圓覺空明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隨物現處廓清寰宇不動神情氣吞項羽
泉州惠安縣迎藏經請小參偈

稽首十力大導師三界獨尊無比況示現成
佛轉法輪廣演無邊契經海衆生心想念念
殊所轉法輪亦差別法輪功德不可量盡思
竭力無能測有大經卷在一塵量等三千大
千界世有聰慧明達人具足天眼悉知見破
塵出經作佛事不作實與非實想又以無邊

法界空納在佛身一毛孔須彌鐵圍及大海
一一包容無迫隘一毛既爾餘悉然導師方
便亦如是念念普徧諸毛孔念念克證金剛
慧念念成就佛菩提念念滿足普賢願而不
生於戲論心亦不住於深境界如夢如幻如
水月如優曇華出世間如是常轉大經卷了
無能轉所轉者三世諸佛諸菩薩聲聞獨覺
及天人地獄修羅鬼畜等一一皆承此經力
我今復與諸佛子各生殊勝難遇心還攝此
經歸一塵安住毗盧法寶藏

莊泉伯檢察為先安撫請陞堂偈
近來學佛人少見不顛倒唯務資談柄棄大
而就小昧却直截事外邊打之遶畢竟那一
著何曾得分曉獨有莊居士真實沒虛矯斷
除煩惱根烈火燒乾草心地既安然魔境豈
能擾任你鬧浩浩我常靜悄悄末後示真歸
如脫破布襖加趺入禪定皓月臨清沼透過
生死關擊碎無價寶剛正大丈夫一了一切
了
方敷文請陞堂舉那吒太子因緣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
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趙提官請陞堂偈

言前薦得已天涯句後承當路轉賒一擊鐵

關如粉碎水天空闊鴈行斜

李參政轉物菴并引
泰發

江月老人榜所居之室曰轉物蓋取首楞

嚴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義書來索銘妙

喜宗杲為之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說癡獸物

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為誰徒勞心手知無
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菴無
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踈親

富樞密妙高堂并引
季申

樞密富公閱華嚴大教娛戲說盧性海隨

所寓揭名曰妙高堂蓋取法界勝樂妙高

之義作自受用佛事書來索銘妙喜某為

之銘曰

妙高堂隨所至榜未懸落第二似猛焰藏蚊

網擬承當生妄計德雲師安有作在別峯亦

寬廓住佛地何所託我作銘任圖度

魏侍郎淨心閣達

偉哉廣大寂滅心譬如虛空不分別擬心求
淨即染汗況復比倫諸佛土又如夢中所見
物所見雖有不可取如是通達無有疑淨心
之義炳然現是義現矣難測量超諸色相離
言說過去未來現在世佛及菩薩與聲聞一
切含識有情類平等於義如實了善哉奇特
過量人只以此閣演是義演已便息隨所緣
亦與夢中無差別我以父母所生口說此無

上妙伽陀莊嚴廣大寂滅心為諸來者作饒

益

向侍郎無熱軒并引伯恭

薊林居士於所居園臨池作無熱軒將於
北埭起連輝觀取華嚴無熱大龍王宮流
出四河華林寶樹接影連輝之義樂谷韓
公司諫為之記居士來索鄙語乃說是偈
勇猛精進過量人號曰薊林大居士住無變
易真實處而常順行諸佛法不作世間顛倒
業成辦出世勝方便而能於此方便中幻出

難思諸境界復於難思境界中而現種種殊勝事華林寶樹咸放光接影連輝相鑒徹光色清淨如金剛世間無有能壞者又如無熱大寶池四面分流入於海是海廣大無邊際不出居士一毛孔於一毛孔放光明八萬四千同時發不勞居士轉舌相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離是光說此法大海毛孔亦復爾此是鄉林無熱義是義如空不可量一一包羅世間相我今以此無義語略為居士出隻手佛子來登無熱軒衆寶妙沙

開戶牖

蔡知縣小菴并引

快活居士結菴於南嶽之陽以小名之蓋取石頭和尚菴雖小舍法界之義居士欲予書其榜因說是偈

此菴非小亦非大堪笑石頭空捏怪不知法界即此菴彊謂此菴舍法界而今欲識住菴人萬象之中獨露身妙喜為寫此菴榜要與太虛為近隣

汪狀元燕坐軒錫聖

不於三界現身意掉舉何如情憤時寄語軒

中燕坐者好看新月下前谿

韓司諫善谷

人言至樂在此谷孰信樂為谷所移以樂均

施不樂者方名真樂丈夫兒

六湛堂

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

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

二六窻晝夜未嘗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

揮空豈有痕

同塵菴

塵無自性攬真成立擬和其光同亦俱失外
既匪寬內亦不室是義非虛亦復非實菴中

主人如玉處石作如是觀千載一息

喻郎中觀我菴子

萬物備於我我觀卒未休智者返觀我縱橫

得自由

黃智通居士善住菴

善住菴中人從來無所住只這無住心便是

安身處

謝紫巖居士張侍郎

紫巖分惠建谿茗妙喜答以青州衫得人一

牛還一馬前三三與後三三

答劉安撫明才

毛錐子上通消息爭似亡言絕見知後夜一

輪空界月清光千里共依依

寄無垢居士張侍郎

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

日焚香坐長憶毗耶多口人

示汪居士南叟

一毛頭上無邊刹決定識情難測量直下不

生邪險見壺中日月自然長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

總別同異成壞行布圓融無礙塵入眾刹非

寬刹入眾塵非隘居士筆端宣暢果海因源

目在我今說偈讚揚同證一真法界六

示了然居士舉之

長樂沙坑鄭了然不依本分要參禪自言已

到無參處哥羅管你未疆年

示韓令人子蒼宅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越

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

示大悲長老

一棒打破生死窰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

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

示祥雲懿長老

奪却衲僧拄杖當下便無伎倆喝下鐵跟忽

開直據二峯頂上

示鼎需禪人

白刃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

解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示彌光禪人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鏢開慶快平

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

示祖元禪人

萬仞崖頭解放身七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

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示遵璞禪人

一口吞盡三世佛正是吾家客作兒爭似璞

禪無用處一毛頭上便忘機

示法泉侍者

言前超佛祖日輪正當午豁開三要關一擊
塗毒鼓既發上頭機莫問千鈞弩放去絕遮
攔捏聚非回互吐哉老瞿曇住住住住住

示用禪人

未點先行不唧溜不撥自轉已出醜那堪更
鼓兩片皮豈止鑿空開戶牖火中木馬空嘶
鳴水底泥牛謾哮吼用禪用禪聽我言抄到
懸崖須放手
送直禪人

直出直入直行直坐直禪上人直須恁麼本
自圓成不立功課飢來喫飯寒來向火不在
瞿曇非干達磨擬心思量返遭殃禍我說是
言已招口過明眼人前一場話墮請事斯語
無忘骨剉

送法輪思藏主化鍾

覆為鍾仰為鼎自是法輪家風妙善爭敢馳
騁思禪人固相請慈定臨紙忽猛省一聲直
透須彌頂
送超僧鑑

桶底脫時大地闊命根斷處碧潭清好將一點紅爐雪散作人間照夜燈

寄福勝長老

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分散游

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寄歸宗華姪禪師

坐斷金輪第一拳千妖百怪自潛蹤年來又

得真消息說道楊歧正脈通

送了明長老歸長蘆

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

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首釋

誑虛訝切 歎五來切 瞿普蔑切 捫莫奔切 揣

初委切 壞徒耐切 壅陟栗切 窒塞也 伎伎切 倚倚切

爾良切 賺倚陌切 實莫白切 脈血脈也

藉切 賺也又被誑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卷第十二 感二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茲聞上進

釋迦出山相

正覺山前折却本三七日內心頭悶却來鹿

苑討便宜好與拽翻椎一頓

文殊問疾

居士何曾病是病因問有兩眼對兩眼世醫

咸拱手

觀音大士

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眼觀諸音聲耳聽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衆妙色二義俱寂滅誰受此說者是說亦寂滅誰爲此說者能觀及所觀能聽洎所聽返觀觀聽者是亦無所有大哉觀世音快說如是法是法不思議聽者亦希有我今以一毛徧量法界空作此如幻言讚是真實相

入定觀音

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覩唯此大士眼能觀瞑目諦觀爲佛事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

差別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為實成妄想若
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
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
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
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

苦

維摩居士

冷坐眈耶滅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

無合殺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默坐半百春無喜亦無瞋東西行七步抖擻
舊精神

初祖達磨大師

來時已沒當門齒去時唯有一隻履葱嶺那
邊逢宋雲十分彰露醜舉止

傳大士

卷二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拍版與門槌畢竟
是何物

六祖大鑑禪師

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

時元沒口却能平地起風波

李長者

以一毛端看徧量法界空智空無自性空智

在其中

龐居士

男女不婚嫁隨緣賣菜籬這般滋味子豈與

外人知

趙州和尚

庭栢無根虛空有骨十分魯鈍似遼天鶻熱

至乘涼寒燒滑拙夫是之謂趙州古佛

船子和尚

鷲口一橈玄路絕樂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

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臨濟和尚

稱鎚上捏出汁枯骨裏敲出髓全無些子蘊

藉一味賣弄口嘴更說甚麼三要三玄四種

料揀大似青天白日十字街頭見神見鬼吐

雲門和尚

開雪峯口出睦州氣袖手儼然耽耽虎視我

說是言有語無義石火電光咄哉鈍滯伽梨

勃宰知是誰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渠

儂

布袋和尚二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渾不顧只因鬧

市等箇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

離縱歸迷却來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恁寬

腸大肚

肩擔一條吉捺棒棒頭挂雙破木屐盡力撮

却布袋口不知裏許有甚底落落魄魄鬧市

行嘉嘉直直沒羞恥龍華會上若逢渠定與

椎落當門齒

金華聖者

金華聖者誰識撞著猪頭便喫雖然無愛無

憎其奈有損有益使得破落僧徒也道逆行

順行天莫測若無末後一著至今有口難分

析

南安巖主

贈以之中語咸云祕密言誰知此老子非妙

亦非玄直截不藏覆當機火裏蓮誰人明此

意端坐自擎拳

言法華

旋陀羅尼三昧語默元無罣礙攬衣著屐走街剛被時人笑怪問伊住止何處向道我儂弗會進前擬議思量咄哉漆桶不快

雪竇明覺禪師

成二

四

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一二朶之巍峭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搖舌已說現說當說無少無剩也回狂瀾起既倒活必死之疾於膏肓即師荷擔大法而主盟此道也至於飛鯤鵬於藕絲竅中置須

彌盧於鯨螟睫上而無寬曠迫隘之量也我生師之後而不識師今覩師之遺像而作是言者蓋欲一類闡提乎道凡夫與夫敗善根非器衆生使其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而已也

楊歧和尚

異類中行拖犁拽耙栗棘金圈是何言語白雲端和尚 二

少處更減多處又添達磨不會却反西天飢餐渴飲閑坐困眠赤手殺人血濺梵天

五祖演和尚二

赤骨力地有棍無袴敢與海神爭先鬪富

說大脫空荷擔佛祖七八圓全不成二五村

歌杜舞可憐生引得兒孫弄泥土

西余端和尚

被底禮寅朝去住隨風掃名呼章相公侮嫚

圓照老不托和尚兩拳打翻回頭妖僧一句

罵倒只看這幾著子不必問佗禪道箇是金

毛師子兒狐狸野干徒叫謀

慧日雅和尚

嵌嵌枯枯磊磊落落喑鳴叱咤萬人氣索宴

坐胡牀傾湫倒嶽秉殺活劒解生死縛不墮

塵緣寧居寂寞豁開濟北三要三玄提持開

西末後一著慧日之影沈姑飲泥牛觸折祥

鱗角

寂音尊者雙

頭如杓面如襟口無舌說無竭是而非同而

別種空華抽暗楔死木蛇活如蝎擊塗毒腦

門裂是阿誰甘露滅

草堂清和尚

凜凜孤風世所稀
碧眸炯炯電光輝
貧兒示與衣中寶
富者教伊赤體歸
毒手慣曾烹佛祖
洪鑪常用大鉗鎚
小根魔子還知否
此是吾家真白眉

圓悟和尚 三

道大德備之詞讚
師之真此處無金二兩
俗人酤酒三升起
佛越祖之談讚
師之禪削圓方
竹杖鞞却紫茸氎
無可諭無可說
正是守著繫驢橛
那堪更言七坐
道場三奉詔
旨大似鄭州出曹門
且喜沒交涉
降此之外畢竟

如何江南兩浙春
寒秋熱寄語諸方
不要饒舌

風雷爲舌虛空爲口
應羣生機作師子
吼眼光燦破四天下
驚起法身藏北斗
箇是揚歧嫡孫喝下
須彌倒走

這老漢無置錘之地
而不貧有無價之寶
而不富觀衆善而不欣
遇諸惡而不怖一著當
陽全提要且秋毫不露
有時石火裏藏身却
向電影中回互塞却
臨濟三玄門截斷巖頭
末後句

普融平和尚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
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
似虎一槌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長靈卓和尚

厚重如山巖冷似鐵破毗盧印坐衲僧舌派
出靈源源清流徹指照靈寒呼顧免熱謂此
是長靈眼中重著屑謂此非長靈知君猶未
瞥是耶非耶俱為剝說真耶妄耶水中捉月
而今要見這老人剔起眉毛須辨別嘉州大

像突一槌陝府鐵牛流出血

佛性泰和尚

慣說五家宗派禪不將玄妙與人傳晚年
處真奇特食罷長伸兩脚眠

佛燈珣和尚

天姿出格蕭灑曾次過人惺惺臨濟頂中髓
楊歧眼裏睛棒頭明殺活喝下顯踈親孤鷺
無伴侶師子不同羣鍾山佛鑑之嫡子雙徑
山僧之法兄
竹菴珪和尚

讚歎竹菴也是妙喜罵詈竹菴也是妙喜讚
之罵之各有所以讚之者為渠具衲僧正眼
罵之者為渠浸在醋甕裏或曰如竹菴之為
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精金美玉自有定價
讚之罵之徒增話擲妙喜聞之笑而不答但
拊掌叩齒三下從教渠鑽龜打瓦

天童覺和尚

烹佛烹祖大鑪鑪鍛凡鍛聖惡鉗鏈起曹洞
於已墜之際針膏旨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
罔涉離微不起于座而變荆棘林為梵釋龍

天之宮而無作無為神澄定靈雪頂厖眉良
工幻出方不許僧繇知虛堂張挂兮梁寶公
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
普明琳和尚

觸處無礙得大自在達磨脊梁釋迦腦蓋夫
是之謂普明老人敢與諸塵作對者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終

大慧普覺禪師自讚

李參政請讚

漢老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被渠笑裏藏

刀殺却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冤讎一向與災
作禍杲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

吳提刑請讚

元昭

這箇村和尚少人能近傍黑漆麤竹篋佛來

也一棒沒秋毫人情有萬千無狀慈悲時觀

音菩薩之所不如瞋恚時阿脩羅王亦難比

況世上可憎可惡者是這般底阿師如何也

有人畫渠供養

鄭學士請讚

尚明

參得園悟禪擔起睦州版透過祖師關瞎却

頂門眼肚裏黑漫漫心中平坦坦性氣得人
憎發時渾不管鞏縣茶餅喫一槌擊碎饒州

白瓷盃

蔡郎中請讚

子應

賦性暴舉止傲說甚禪談甚道有箇沒意智

獸郎隨例妄想顛倒蔡郎中還見麼若也當

面諱却便是監主自盜

蔡宣教請讚

正卿

手裏指東畫西口中胡說亂道一生慣打葛

藤天真不屬做造有箇蔡正卿時時來著到

水流濕火就燥馬面團圍隨人所好

蔡宣教請讚春卿

咄哉無知半憨半癡黑豆換人眼睛十分愛
討便宜一朝死入地獄定墮鑊湯泥犁佛也
救你不得任你鳳林吒之

儲大夫請讚盛二

雲門妙喜真雲臺居士畫利鈍不相資展向
虛堂挂妙喜利中鈍鈍得顛預雲臺鈍中利
利得脫灑如今利鈍都挂壁師子翻身絕蹤
跡蹤跡無便塗糊一時分付儲大夫啗摩尼

達里悉利蘇盧

趙通判請讚邦

謂汝是善人耶嫉惡之太甚謂汝是惡人耶
好賢而樂善而於善惡兩塗之間了無遺恨
噴好箇自是漢高談無畔岸成佛作祖且緩
緩這一則公案分付趙通判

許司理請讚壽源長老代請

湛不搖處正好著力欲識吾真出陰界入一
毛端頭師子返擲赤肉團上萬仞壁立冲霄
湛然知不知鐵牛生得玉猫兒

廖知縣請讚

字

我讚我真孰能委悉火風煥動地水堅濕俱屬現量擬心則失就而明之是妄非實背而捐之土木瓦石吾說是言如箭射的離此別求幻惑無識

朱主簿請讚

龐老曾升馬祖堂西江吸盡更無雙而今妙喜朱居士覲面分明不覆藏

聞監務請讚

清子

謂汝太惺惺時復放濕漚謂汝太褊急間或

又容物既作人天師開口便輕忽莊嚴賢劫中且無如此佛寄語聞子清莫信這箇賊唐道人請讚

這尊慈無摸捺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

春百華開^{感二}萼怒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恚

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即是金僊^十大覺唐道

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

江令人請讚

少明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尊釋迦後不敬彌勒家貧無飯噉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

方江南徧江北纔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
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還如跛阿師說得行
不得

無著道人請讚

汝求吾之讚復讚吾之真大海絕涓滴須彌
無一塵以許為直而非直以察為明而非明
象王回旋師子頻呻性不可會瞥喜瞥瞋與
佛祖為冤敵與魔外為親姻自是其是而人
不汝是自神其神而人不汝神如此為人善
知識少喫酸醋三五升

超宗道人請讚

一條白棒佛祖俱打超宗禪人大膽不怕晝
我來乞讚鬼門上帖卦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任一切人鑽龜打瓦

舟峯長老求讚

蕭蕭灑灑有取有捨嘉嘉直直無真無假客
來須看賊來須打一條竹篦天上天下背觸
當鋒任人酬價咄哉村僧少說大話龜年收
取挂高堂從佗讚歎從佗罵
鼎需禪人求讚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咄這瞎驢付與罪需

蘊聞禪人請讚

蘊聞聞自性自性離聞蘊吾真亦復然迥超

千聖頂

用宣禪人請讚

宣傳吾真吾爲宣說眨上眉毛大巧若拙

思岳禪人求讚

兩耳卓朔口門窄兩眼皮薄鼻露竅一生舌

本謾瀾翻何曾唱得胡家調

悟本禪人求讚

一千七百癡衲子圍遶這箇無明叟細膩渾

沒一星兒麤慥却有七八斗未嘗寂寂入禪

定終日波波廊下走爲人巴鼻亦好笑更不

容人謾開口盲枷瞎棒當慈悲是與不是劈

脊婁聲上如斯主法作宗師枉續牟尼子孫後

本禪千萬莫學伊學伊和你不唧啣

法寶禪人求讚

這無狀世間稀住佛屋著佛衣啻佛飯說佛

非多忿怒少慈悲畫得似差毫釐寶禪者應

自知

守淨禪人求讚

瞋恚癡未除 心意識顛倒 談禪信口開 舌頭
胡亂掃其施 汝者不名福 田供養汝者墮 三
惡道箇是雲門村 僧即非杜撰長老

遵璞禪人求讚

臨濟燒黃檗 禪版香嚴哭 瀉山拄杖雲門村
叟效顰也作這般伎倆 作麼生是這般伎倆
此傳來鐵鉢盛 猶飯磨衲裝 入墨盆 袒翁
活計都壞了 不知將底付兒孫
僧鶚禪人求讚

這漢一生空 倔彊偏向人前放 軟頑淫弊路

上栽荆棘解脫門 前緊著關不別法身三種
病 豈識楞嚴義 八還謾把少林無孔笛等閑
吹過汨羅灣

正言禪人求讚

虛空裏揣出骨閃電 中作窠窟有問妙喜家
風此外更無別物
祖傳禪人求讚
荔苴全似川僧蕭灑 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
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 莫可窺測見小

時嫌螞蟻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恣窄似
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
擗

妙道禪人求讚

這村僧無明大少柔和多褊隘愛罵人舌頭

快受佛蔭破佛戒不精進常懈怠成二諉般若十三彌

天罪入地獄永不悔聞者憎見者怪攪叢林

尤叵耐虛銷信施三十年異世出頭償夙債

就中只有一處長解道難嶼洋無蓋

沖密禪人求讚

佛祖有密語有說即不密密禪畫吾真密意
已漏泄如折梅檀香片片體非別密意在其
中密亦如是說

文俊禪人求讚

咄這擔版漢從來無所知曾經一頓飽忘却

累年飢動便觸人諱拍盲不識時平生沒活

計赤手討便宜

如本禪人求讚

真兮安兮兩孤作對待兮偏枯水凌虛而風

靜兮月非無即安即真兮毒藥與醍醐到此

誰人識得渠

法宏禪人求讚

不會動著舌頭葛藤已徧天下等閑一擊處
空隨手便成縫罅法宏貌得吾真彷彿鎮州
普化我今寫讚上頭要作叢林佳話

德光禪人求讚

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
黃赤白參徹佛祖頂顙禪不是等閑相誑嚇
我所參得底只要涅槃堂裏用且不聽杜撰
禪師三千八百畫吾為作證明佗年將做執

格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菴

吾於閩有大因緣夜夢晝思無間然佗日定
歸洋嶼去楞伽室內作終焉

雪峯空長老求讚

慧空抓著吾痒處吾嘗割著伊痛處痛處痒

卷二

十四

痒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莫言
掃帚竹裏無錢筒蒿枝叢裏無梁棟雖然家
醜不可外揚也要諸方眼目定動而今各自
不得已一任畫出遮般不啣啣底老凍驢但

將懸向壁角落頭使來者瞻之仰之晝夜六
時燒炷樓婆畢力迦沈水栴檀之香作七代
祖翁之供

師詔長老求讚

畫得百千本都盧祇這是師詔好承當揚歧

第七世

禪人求讚四

咄哉滅胡種面目真可惡過橋便折橋得路
便塞路雖欲彊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
此誰敢相親附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聞

說閻羅王未免生怕怖休更放大言嫌佛不
肯做

鄒叟欽似天烝棗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
來三事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
人一毫不就佗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

聒譟閻羅老

成二

下五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赤骨體箇渾
身與人爭甚閑氣些子無明不奈何說甚祖
師西來意

鐵蛇在握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候著

秉炬入塔

爲彥維那下火

這箇上座了五蘊性空悟諸法無我纔覺四大乖違知是收因結果預於三兩日前洗浴剃頭親寫遺言問我乞一把火不顧頂後萬

里神光豈戀目前玄關金鎖無明業識癡團一一從頭點過如此了事衲僧世間能有幾箇彥維那既恁麼更有一事須說破若到天

台鴈蕩遊傳語嵩山破竈墮

爲充禪人下火

充平日唯頂一大笠

人人皆有四大充禪獨有五大地水火風之餘更有一枚笠大比笠內空外空內外空包含欲界色界無色界說甚須彌鐵圍江河大海萬象森羅總在裏許無迫無隘而今四大已乖張唯有笠大鎮長在這笠大甚奇怪

唱兩唱三唱貴亦不賣賤亦不賣畢竟如何打與充禪同入火光三昧爲法燈監寺下火

以火炬指龕云這箇是已滅底法燈復舉起火炬云這箇是無漏底智火無漏智火然法

燈然也滅也無不可燈監寺還知麼灰飛煙滅後優曇華一朵

為超禪人下火

山下麥黃蠶已斷一隊死人送活漢活人身

似鐵金剛即今再入紅鑪鍛

十六

為月禪人入塔

拈起骨云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妙喜今朝捧
月子細窮究將來一時未得勒絕何以故却
被這箇阿師盡把機關漏泄既漏泄看看又
是中秋節無物堪比倫教渠自家說

為益照二禪人入塔

呈起左手骨云這箇是眉州益呈起右手骨
云這箇是饒州照一人會禪一人會教雖然
各自行畢竟同時到且道同時到底事作麼
生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師臨示寂親書遺奏畢侍僧乞留頌師厲聲
曰無頌便死不得也乃大書云

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
麼熱大

宗師垂語切忌錯會要須識得真實受用

處方證大自在解脫安樂法也隆興甲申
季夏十日紫巖居士張浚書

大慧普覺禪師讀佛祖卷第十二

感二

七

音釋

歟許救切 搯氣也 鼻也 策側切 絞切 楫切 拙切 古忽
 沒切 楫也 橈如招切 儂奴冬切 人切 嘉苦
 木頭也 拙也 短棹也 謂我為儂 嘉苦
 嘉苦 虛下切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直側下切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蟪蟪蟪
 險峻貌 山切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靦靦靦

也 顛顛母官切 頤呼切 渥渥胡骨切 滄呼切 聒呼切
 也 灣烏開切 擗古獲切 罅呼切 罅呼切 罅呼切
 也 灣水曲也 擗打也 罅孔隙也 罅呼切 罅呼切
 也 灣水曲也 擗打也 罅孔隙也 罅呼切 罅呼切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感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蘇問上進

師到雪峯值建菩是會請普說問話畢乃云
菩提宿將坐重園劫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
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雪峯法窟真歇
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
家之略智如鶩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
只得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既到
這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眾赴箇
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麼天高羣象正

海闊百川朝卓一下復云大凡參學之士須
過本分人始得若不過本分人只是箇掠虛
漢只如適來上座問芭蕉拄杖子話本分答
佗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
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寤漢將合頭
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
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
惡墜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
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
曾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你看佗真歇說禪

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更無滯礙自然如風吹水只為佗實見實說如普賢菩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二百問普賢菩薩如餅瀉以二千酬又何曾思量計較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不會親證親悟只管百般計較明日要陞座一夜睡不著這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那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鬪鬪湊湊說得一片如華似錦被明眼人冷地覷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諸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既得遭逢如靠一

座須彌山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明從前冊子上記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彊作主宰佗時異日閻羅老子打鬼骨臂便是打這般彊作主宰底不是雲門謾你諸人這話有分付處感二面前頓却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為你作證不向這裏說更向何處說二所以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諸子百家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西來直指作麼畢竟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庭前栢樹子這箇忒殺直又僧問洞
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門云乾屎橛這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
泊佗轉曲也法本無曲只為學者將曲心學
縱學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佗生
死只成學語之流本是箇無事人却返被這
些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不得自在所以
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
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
從甚麼處去指云從這裏去聞說便行早曲

了也這箇如何將知見解會魔較得失玄妙
是非底心去學得你要具箇不但一切放下
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驀地向不知
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你何不見
古人道懸崖撒手成三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
不得諸人既來雪峯參禪切不得容易此是
明眼宗師可以依附堪為法式或者見真歇
勸人發菩提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
門本分事只管勞攘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
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自既不能為善返

笑佗人爲善這般底人我生滅嫉妬不除自
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教
人殺人放火去這箇曲录木牀上不是你討
名討利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
鑪炭劔樹刀山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
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見你口吐黑煙寧不
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得者是增上慢
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號帝王
自取誅滅况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
招紆曲須是真實始得夫稱善知識者引導

一切衆生令見佛性當須親根設教應病與
藥不可對三家村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
暮歸東土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
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去也雖是
本分說話教佗如何理會這老漢你禪和子
尚自覓佗縫罅不得况佗俗人處身塵網現
行無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
便領會得此會盡是一二十程拋家遠來一
人入社發心轉化多人爲善寧無利益這箇
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豈是徃爲雲門今

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家豐儉說
此麤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較
天真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
脊一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
上來雪峯就大鑪鞞事同一家早來真歇舉
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出眾作禮曰希有世尊
真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主被須菩提出
來道箇希有當下冰銷瓦解好大衆釋迦老
子未會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

諸人要會麼但向真歇冰銷瓦解處看忽然
看得破一生參學事畢只如真歇尋常見學
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見覓解會無有歇時
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而論這一句
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當須
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
恁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
方便語便向燃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
不動坐得骨脊生肌口裏水灑灑地肚裏滾
前黑漫漫地驢年夢見麼雲門今夜對人天

眾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去道轉遠
邇來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爲佗結絕
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
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臨濟喝宿便禮拜濟
云這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
座侍立次濟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
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
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云臨濟
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
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

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
師速道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
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作麼生是
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
前谿師云洎不問過乃云諸佛本不會出世
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
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
處既非心所行即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

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麼生辨明爲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試出來道看如無更引些葛藤所以先聖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

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闡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也來道這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臂搗住拽下禪牀爛推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這裏且道即今

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開人眼瞎人眼一手推一手挽不是三要三玄亦非四種料揀畢竟是箇甚麼舉拂子云雪峯毘毘睦州擔板復云諸人總道來這裏叅禪我且問你禪作麼生參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見戲而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叅禪來參去日久月深打入葛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兒狼藉返不如未入衆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遇好人遞相

訟襲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彊法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闢白草相似驢年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轉西來只是作得箇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傳與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既無可傳次三須是當人自悟始得你擬心七求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意亂統不見香巖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數年參禪不得只爲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瀉山山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

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香嚴被瀉山
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平日看過底文
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
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瀉山
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
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奈何不得肚裏
只管悶又怪瀉山不爲佗說破遂將平昔所
集文字以火焚却曰休休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一時放

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
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即今底
也不思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瀉山直
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卓菴一日芟
除草木因颺瓦礫轟然擊著一竿竹作聲不
覺打著父母未生時鼻孔當時如病得醫如
病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遂沐
浴焚香造禮瀉山歎曰和尚大悲愿逾父母
當時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
擊亡所知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

聞擊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
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
入已還閉便是這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
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纔作箇頌子便
有為人底方便下面註曰更不假修治動容
揚古路不墮成三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
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
去到處問長老老家無著口處便為佗解
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註解又
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

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
麼交涉大似隔鞞使拳頭爬痒如何得快活
去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
箇笠子直來遶佗繩牀一巾云道得即放下
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
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人無語尼去
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却不如箇
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
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為和尚說法
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

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
得即放下笠子天龍遂豎起一指俱胝忽然
大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每曰我得天龍
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瑯琊覺和尚嘗有
頌曰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
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北你看這一
頌便是會得這一指頭禪分曉也這箇如何
學得俱胝身畔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
事也學豎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這童
子也不可待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

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袖中
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
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捉
住以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
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
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知佛法不可
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悟處
不在擊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諸
人還會麼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奉勸諸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使請直下

承當不用費力你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
萬里沒交涉也諸人既在這裏須生慚愧不
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中將甚麼銷佗
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佗古德道人
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
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貯寶不為念大忘人
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
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泪沒世塗如短販人有
少希求而忘大果灼然兄弟那時早有如此
說話也更教佗見我輩如今做處也好慚惶

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辨精
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廕亦不辜負平生
學道之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
室云直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欲
乞開示因舉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教
渠看更與佗註解一徧不得作道理會不得
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會不得向
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合作麼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
口今日却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

魔障欲請今晚為對人天衆前舉揚般若以憑懺悔願法界一切有情皆得頓悟甚深般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言怖心難生善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既知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為渠懺悔且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懺然無有罪底聖人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自妄想心起都無實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雖妄受報亦無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界不能

容受何故為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之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許火悉能燒盡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竟盡未來際永不退失十一以何為驗不見教中天帝釋白法慧菩薩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為汝說

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衆生經於一劫然後教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爲多不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衆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至百從百至

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數衆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算數譬喻亦不能及盡其譬喻無較量處何故此一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

無心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捺所以一念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爾則亦無生亦無死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如是見得是真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大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樂若不悟只是口頭道得幾箇無無更引些古人說無處錯證據

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無得古聖訶為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謗大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這般見解如稻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這般底管取有一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為佗人決疑若自有疑如何為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

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衆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

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衆文殊雖然為衆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為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劍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這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而者聽取箇註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首釋

極側六切 簪徒厚切 踣踣蒲沒切 鑪徒厚切
 鑪塞也 簪也 踣跳他弔切 鑪本古
 鑪落胡切 鑪鎰治也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拜切 鑪火韋也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巨許切 鑪許戈切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與靴同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馬色也 鑪也 鑪也 鑪也 鑪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感四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壽閣上進

黃德用請普說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
佛乘知有此事捐家財起菴一所以園悟揭
名屢有書來乞分楊歧一枝佛法去彼為衆
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容易諾之又託吳元
昭學上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不幸端夫忽
爾化去聞啓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之曰
若為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
遺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

士撰疏遣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
誠遂令應命今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
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
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
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
說奇特遂旋捏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參禪
者既不具擇法眼為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
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
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
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即

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
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
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即時將渠
悟入處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
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
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
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
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
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
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

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
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
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
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
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
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
緣妄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爲
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
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
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

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為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

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為主宰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為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白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黏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咸四 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為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三

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
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
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
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
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
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
是特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
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
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
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銳

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牛又自代
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佗自問
牯牛特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
也覩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銳
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
此一片石在心内在心外答云在心内古德
云你著甚死急心内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
不合以内外答佗若以内外答則法有少剩
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
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

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着麼或云鈍
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
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
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
如小兒患天吊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
眼處領略更錯或四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
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
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
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
箇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

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箇瞠眉努眼而已
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已鼻莫謗佗古人好如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
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瞠却眼云北斗
裏藏身師家或權為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
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謂把得定作
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
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
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庭前栢樹子即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

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
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為奇特癡漢
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努眼時便
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
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
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
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
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
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
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

凡有問答一一據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
地是地露柱是水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
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真淨和尚云莫
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
以此言為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
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
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
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
量云這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

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這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更有甚麼事或問佗父母

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箇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舍了却吐與別人直是巨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性話使去不得

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瀑地斷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羅

菑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箇甚麼咦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說道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屎溺道在梯稗道在瓦礫即色明

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彊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羶羊過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弦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

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踈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這一極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即
心即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須
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
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
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
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屎橛亦只要
得渠啐地折曝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矧
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為
是則蓋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

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佗百劫千生不是小
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
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佗
道不是這箇道理便道把定佗不肯放過我
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
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十箇有五雙眼敲瞋地縱有作聰
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
却竹篋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

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
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
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
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
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眾蓋黃
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九往彼住菴亦
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晉說亦
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既然
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
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

下座

秦國太夫人請晉說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清
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
處師云圓覺經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
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恁麼道更會甚麼進
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問胡張三黑
李四即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云長
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郎當師云你川僧自
合知進云爲甚麼被陝府鐵牛吞却師云誰
恁麼道進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

有餘師云你試向不高不低處道看進云險師云這箇猶是高低處底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草賊大敗乃云今日是秦國太夫人計氏法真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當山修設清淨禪衆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爲衆普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無魔色身安樂此是秦國太夫人意旨這婆子平生行履處川僧無有不知者唯魯子僧未知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見說這婆子三十左右歲時先太師捐館微猷與相公尚幼卓卓立身凜

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力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微猷與相公左右侍奉不教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相公常說今日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所得俸資除逐日家常菜飯外老母盡將布施齋僧用祝成四吾君之壽常有無功受祿之嫌聞先師歸蜀受渠供養不少只是未知參禪微猷與相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謙禪在佗家微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四十年只欠這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

聞見且留公早晚相伴說話蓋某兄弟子母分上難爲開口見說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咒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經禮佛希求

功德便是障道候一念相應了依舊看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專只是坐禪看狗子無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秦國有親書并作數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山僧常常爲兄弟說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

成四

十一

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
今秦國此頌乃暗合孫吳你看他是箇女流
宛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之事謙禪昨日
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
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
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
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
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
說名為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
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

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甚麼
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
屎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
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
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
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
云要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
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為
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月上女
答曰舍利弗汝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

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
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舍利
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
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
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
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
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
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
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夫參學者
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

或四

十二

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
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
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
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
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
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
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
何泉云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
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
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

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為你執藥為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為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

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檠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眾中商量道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啗酒糟便是咬

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瀉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麤王擇乳素非鴨類瀉山云此實難辨只如瀉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既不會這箇便將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銛解秤鎚之類盡為糟粕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大殺

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箇道理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

底四

十四

和尚知其不凡故將覲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尚磨孰作甚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孰豈得成鏡南嶽云磨孰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佗時節已至即向佗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佗家計

却更要佗納物事教佗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

或四

十五

椽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箇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

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云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

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卽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曾有箇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版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版。梅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為甚不成擔版。這兩箇老漢可與

感四

十六

睦州把手共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逸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者，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

不是搖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這裏豈容眨眼
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
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固明菩薩爲甚麼出得
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
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
亭與汝相見了也成四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十七僧
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
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
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
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喫

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
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
麼生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
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麼豈不見保福問
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
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
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
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
明爲你說了也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玄沙

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鏡豎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眾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

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佗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

法四

十八

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

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箇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則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

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箇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

燕四

十九

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瀉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瀉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所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

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闌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劔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

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
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
槓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
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
佗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
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劔所以雪
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
漢且喜沒交涉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
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
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

成四

二十

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
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
徑路上栽荆棘掘屎窖或有箇衲僧出來
道和尚現在這裏栽荆棘掘屎窖也不是却
作麼生祇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
聽取一箇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
類以戒定慧解脫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雖處
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反
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
哉竒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

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
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
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
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咸四

廿一

音釋

牯公戶切 孛疾二切 鋒鋒數容切 鋌武方切 瞠丑庚切 連
丑略切 啐子律切 曝必角切 梯弟杜切 拜矣切 癩丁力切
切 鼓赤脂切 瞍赤脂切 犀犀目切 疑也 剛魚厥切 舩舩也
胡田切 遶也 屎屎詩止切 窖地窰也 古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感五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巖聞上進

錢計議請普說僧問昔日僧問楊歧和尚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上天下沒蹤跡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騎師云威音王已後是甚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乃云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踣跳威音王已後楊歧老人絕消息既絕消息却因甚麼三脚驢兒踣跳若也於斯明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踣跳

若明不得楊歧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句喝一喝云洎合弄險復云蘊聞上座今日代子虛來請為眾普說老漢曰說箇甚麼即得聞曰請和尚拈出楊歧金剛圈栗棘蓬布施大眾又曰如忠國師大珠和尚說法諸方大有疑其拖泥帶水不徑截說義理禪願和尚疏決真偽解大眾疑惑此亦是請普說檀越之意老漢曰諾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內無下口處自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信知說

成五

法之難豈同容易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
然後起道樹詣鹿苑隨衆生根器說一大藏
教末後收因結果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
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只這便是楊
歧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也直是難吞難透到

這裏直下承當得了大法未明亦奈何不得
敢問諸人何者名為大法金剛圈却如何透
栗棘蓬却如何吞不見巖頭道若將實法繫
綴人土亦銷不得況十方信施耶諸佛出世
祖師西來無非只爲你諸人作箇證明底主

宰而已若有法可傳可授則諸佛慧命豈到
今日故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
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若會得此四句即透
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不須要明大法大法
自明矣以至古人差別異旨因緣心性玄妙

感五

二

大法若明纔舉起時便會得恰如磁石見鐵
相似輕輕一引便動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錄
兩點著南邊動北邊舉起時便明得而今諸
方有數種邪禪大法若明只這邪禪便是自
己受用家具好鑿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底

定不愛說心說性者只愛機鋒俊快謂之大
機大用好說心說性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
光一棒一喝者只愛絲來線去謂之綿綿密
密亦謂之根脚下事殊不知正是箇沒用處
弄泥團底漢看他前輩大法明底尊宿用處
轉轉地如南陽忠國師大珠和尚是也唯
揚文公具眼修傳燈錄時將忠國師大珠和
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將廣語所有言
句盡入其中六祖下收忠國師語最多爲他
家活大門口大法性寬波瀾闊難湊泊遮般

法難說他禪備衆體如三喚侍者話喚作說
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一日喚侍者侍者應
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
何曾有辜負侍者三應甚麼處是辜負處國
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平
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
話自此便有一絡索唯雪竇見透古人骨髓
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師云灼然侍者
三應到即不點師云却不恁麼將謂吾辜負
汝誰知汝辜負吾謾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

成五

三

召大眾云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塚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

弘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
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
見得去便識玄沙師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
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
抑逼人作麼雪竇云塚根漢師云理長即就
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註脚令人
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
師云且道遮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
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

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改五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辜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鷄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劔刃

上事爲復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問紫璘供奉甚麼處來奉曰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草作何色奉曰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國師曰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爲復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肅宗帝請看戲國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肅宗帝

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直拔向他道檀越踴毗盧頂上行更問甚麼十身調御諸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妙喜恁麼道亦蹉過不少你更看他有箇無情

成五

五

說法話老漢尋常不曾說今日已是不識好惡不避口業盡情爲諸人抖擻爲他雪屈且不得作義理會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恁麼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

楞塌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這般說話却難入作前所謂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曾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

說法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師云奇哉你看他轉轉地不滯在一隅不負他來問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你喚作郎當得麼不是得諸佛諸祖心髓如何轉得你莫喚作無得失這箇是無得失中有得失有得失中無得失喚作入泥入水騎賊馬趕賊隊借婆被子拜婆年難奈何又僧問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成佛國師曰

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師云這僧難容恰如筒鼠黏子相似這箇老子軟頑又撞著這僧軟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僧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國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僧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跡豈可虛言國師曰佛說教亦無心僧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國師曰說即無無即說僧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國師曰無心

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僧曰
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國師曰心尚
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
即有漏何處得無心僧曰既無佛可成和尚
還得佛用否國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僧
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國師曰本來無見
阿誰道斷僧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國師曰
無空可落僧曰有可墮否國師曰空既是無
墮從何立僧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
命為是有是無國師曰是無僧曰痛否國師

曰痛亦無僧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國師曰
無死無生亦無道僧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
所逼若為用心國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
僧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國師曰我問汝有
心心作何體段僧遲疑良久覓心與飢寒體
段了不可得成五遂依實供通曰心無體段國師
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
僧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國師曰見如
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僧
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國師曰名

金剛大士師喝一喝云好人不肯做却要屎裏卧僧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國師曰本無形段師云何不早恁麼道僧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國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僧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國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殃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殃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殃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這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似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

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脚手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解路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這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真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瑠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

是也或有箇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即向他道逢人但恁麼舉所以正法眼藏中收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

成五

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

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成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主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

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
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
師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直主張
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
老漢將一箇主張底將一箇破底收作一處
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成五一絲毫要你學者具
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
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宗杲雖參
圈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却
得湛堂和尚只是爲人時下才不緊若是說

禪病無人過得嘗思教中有一段因緣殃崛
摩羅要千人指頭作華冠然後登王位已得
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指要斷其母指填數
佛知其緣熟故往化之殃崛纔舉意欲下刀
取母指時忽聞振錫聲遂捨其母指而問佛
教化一指曰既是瞿曇在此望施我一指頭
滿我所願纔舉刀世尊拽脫便去世尊徐行
殃崛急趕不上乃高聲叫曰住住世尊曰我
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忽然感悟投佛出家
佛却令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

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
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
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
崛當便奉佛語往彼告之其婦得聞即免產
難師云這裏使棒使喝掀倒禪牀引經教說
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雞得麼因請
益湛堂和尚纔舉起此話湛堂曰你爬著我
痒處這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
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

不會曰望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
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
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
殃崛持此語未至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
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
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
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
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
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
及離諸諍諍寂滅現前譬如比立具足神通

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注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以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

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又有箇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久為臨濟侍者濟每稱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負人西五 濟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遣僧馳到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曰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此

人教不得師云古人喚作撈籠人不知書中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吞他釣線三日內果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菴便燒其居師云只這便是金剛圈浦不顧師云成佛作祖須是這般漢直造夾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闊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闊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云洛浦却低頭思量

這一道真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了鼻孔透承嗣夾山後來示衆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他悟後便解明他這一道真言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法眼下瀉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熟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為

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華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麼事似這般底莫要學大

成五

十二

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崛摩羅因緣湛堂說底方便我乍入道也使不著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不著因甚麼生下兒子若向這裏見得釋迦老子即是殃崛摩羅殃崛摩羅即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迦自釋迦殃崛自殃崛不干產難人家事乃合掌云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言一句契佛契祖底功德奉為計議錢公薦室安人呂氏伏願出此沒彼常為般若之親姻捨身受身永作菩提之眷屬召大眾云還委悉麼若

欲直下便休去莫記我今說底喝一喝下座
傳菴主請普說師云傳菴主入堂挂搭就今
日設供仍請雲門爲衆普說且道說箇甚麼
即得若是全鋒敵勝同死同生正按旁提橫
來豎去蟠根錯節結角羅紋於諸人分上正
是小孩兒則劇家事不勞拈出德五既不許恁麼
各請解下腰間多年曆日聽取雲門說箇古
話記得二祖問達磨曰弟子心未寧請師與
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內外
中間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

祖當時便休歇去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
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三
祖良久曰內外中間覓罪了不可得二祖曰
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這兩則語
叢林舉唱者如麻似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
不作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
理事會不作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
會便作奇特會不作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
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便颺在
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喚作古人兩

則公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閉眉合眼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這一絡索道理欲明此事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不許恁麼又如何理會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為諸人說破第一不得錯會我說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箇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南嶽和尚便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鹽醬師喝一喝云印文生也百丈大智禪師得此印於馬祖翻身跳入五百生前野狐窟裏頭出頭沒直至如今不肯回黃檗和尚得此印於百丈便道汝等諸人盡是噎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臨濟和尚得此印於黃檗便解到處作歲五曰拈賊至今累及兒孫興化和尚得此印於臨濟便解向雲居處權借一問以為影草南院和尚得此印於興化直得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十四

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
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則曰夫參學眼目
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
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塗
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如
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髻
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
則瞎却渠眼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則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首
山和尚得此印於風穴便拈起竹篋問學人

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問如
何是佛則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汾陽和尚得
此印於首山則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
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
汾陽門見得汾陽人慈明和尚得此印於汾
陽祀臨濟金剛王寶劔折作兩段只用釣絲
絞水楊歧和尚得此印於慈明使向無煙火
於死柴頭畔白雲和尚得此印於楊歧使向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五祖和尚得此印
於白雲懸賣擔版漢貼稱麻三斤百千年滯

貨無處著。渾身圓悟。老師得此印於五祖。將三百六十骨節。入萬四千毛孔。一時撒向諸人懷裏。師鷲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不得過界。復舉起云。這一隊不啣留。老漢性命盡在雲門手裏。即今對衆將這印子。爲他打破。欲使後代兒孫。各各別有生涯。免得承虛接響。逸相鈍置。遂卓一下云。印子百雜碎了也。且道這一隊老漢。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見麼。良久云。眼睫眉毛。都落盡。轉使傍觀笑不休。復卓一下。喝一喝。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僧問。擗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是沒量大人分上事。進云。因甚麼被學人躡在脚下。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開許大口。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進云。須知五十三人善知識。到這裏也。摸捺不著。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今日逢彊則弱。師云。何不禮拜僧。便禮拜師。乃云。五十三人善知識。摸捺不著處。即是諸人日用消息。諸人摸捺不著處。即是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

消息諸人日用消息五十三人善知識決定
摸捺不著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
決定摸捺不著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無有
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亦如火聚
猛燄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便恁
麼去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豈是分
外雖然如是第一不得向祖師門下過若向
祖師門下過定打折你驢腰以拂子擊禪牀
一下復云杼山居士劉公以手寫大方廣佛
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揮金辦供

以伸慶懺妙喜今日登曲录本為居士發揚
且要大家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羣生少有
欲求聲聞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
難遇趣大乘者猶為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今
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底是墨白底是紙
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即今還有
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為杼山居士證明若證
明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乘便
下坡為諸人說箇影子黃面瞿曇始成正覺
時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於一塵

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退暢
無處不及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下
而上升須彌向天帝釋妙勝殿普光明藏師
子座上說十住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
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夜摩天宮寶莊嚴
殿寶蓮華藏師子座上入菩薩善思惟三昧
說十行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於此菩提樹下
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往詣兜率陀天一切
妙寶所莊嚴殿摩尼藏師子座上說十回向
品豈不是此法不離兜率陀天而往詣他化

成五

十七

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住一切菩薩智所住
境入一切如來智所入處說十地品豈不是
此法不離他化自在天宮復至摩竭提國音
光明殿入佛華莊嚴三昧說離世間品豈不
是此法不離摩竭提國向室羅筏國逝多林
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神變海及種種三昧門說法界品豈不
是此法毗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
集其所互為主伴一一交參現大神變乃至
善財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刹中行一

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刹海成刹海壞刹海莊嚴所有邊際乃至念念周徧無邊刹海教化衆生今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刹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及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豈不是此法若爾則須知杼山居士未動毛

雖未形紙墨時已與毗盧遮那如來及不可說微塵數刹土諸佛菩薩廣大境界一一平等一一無差別以至周旋八十一卷行布圓融亦與善財未見文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發心已來徧歷諸城承事諸善知識次第滿足普賢諸行願海亦無差別如上所說豈不是此法杼山居士既爾妙喜老漢亦爾妙喜老漢既爾現前大衆亦爾現前大衆既爾森羅萬象大地山河亦爾所謂塵塵念念爾法法爾一法既爾諸法亦然一

塵既爾諸塵亦然諸塵既然則不越此念不破此塵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何勞杼山居士明窓淨几引筆行墨特地周遮妙喜老漢承虛接響鼓舌搖脣無風起浪雖然如是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邊事與此法正文了無交涉諸人要識正文麼諦聽諦聽汲水炷香天女侍長者之著論剥皮析骨菩薩讚毗盧之發心欲見聞以成善因故筆墨而為佛事偕眾香之一鉢餉妙喜於東方伏願知識如善財之

衆多行願如普賢之殊勝具十回向證三菩提我人衆生等無差別佛法僧寶共作證明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踣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祖師鼻孔杜愍五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纔作是說各各平復如故汝等諸人還知決定義也無良久云不見道能信此法倍更難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音釋

銖市朱切 銖重曰 銖十 轆轆郎谷切 轆轉也 轆切 璘力珍切 璘徒合
 踏於佳切 揆揆子葛切 披披義切 黏女廉切 相
 鬱鬱於勿切 鬱鬱茂也 剗切初限 寤寤五古切 撈撈撫
 撥撥郎谷切 驚驚鳥也 噎噎宅江切 吒吒瑟

毘毘所加切 杼杼神與臆育也
 臆臆伯各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六

感六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盛開上進

傳經幹請普說師云經幹道友妙喜私不相
識去歲經由衡陽特來相訪一見便如故人
蓋為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何以故豈不見
華嚴會上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
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等事文殊
答以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為說行
住坐卧四威儀中一百四十大願謂之無濁
亂清淨行大功德此功德皆從信地而發故

文殊普為已發信心者作不請友以偈問賢
首菩薩曰我今已為諸菩薩說佛往修清淨
行仁亦當於此會中演暢修行勝功德賢首
菩薩以偈答之其中曰以法威力現世間則
獲十地十自在亦是說初發心從信地起之
義末後善財到毗盧樓閣前彌勒為說一百
二十種菩提心亦是此義其中有一種喻曰
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
之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應知亦爾
諸菩薩聞增長功德有所得者聞皆退散亦

感六

是此義既有信根即是成佛基本忽地與現
行相應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釋迦
老子初在正覺山前舉頭見明星出現忽然
悟道遂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
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上至十
方諸佛下至六道四生含蠢蠕動於我悟處
以平等印一印印定更無差別你看黃面老
子纔悟了便見得如此廣大然後興慈運悲
於生死海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
能運載此岸衆生到於彼岸不住生死中流

這箇道理亦不出自家信種所以無盡居士
注海眼經題說佛成就云始覺合本之謂佛
他雖是箇俗人然却見得徹識得根本謂始
覺時從明星上起信忽然覺悟自性本來是
佛大地有情更無差別無盡喚作始覺合本
覺方始成佛參禪人能恁麼辨白得了然後
休歇身心識取本來面目不要羸心古聖得
了便於得處滅却生滅心亦不住在寂滅地
謂之寂滅現前於寂滅地獲二殊勝一者上
合十方諸佛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

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前所云興慈運悲救拔惡道是也衆生爲不覺故輪轉生死先覺之士若無慈悲如何得衆生界空信知佛恩難報今日經幹道友請妙喜善說不獨爲先考承事追修而已要與現前一衆說些禪病故柳子厚以天台教爲司南言禪病最多誠哉是言天台智者之教以空假中三觀攝一切法教人把本修行禪無文字須是悟始得妙喜自十七歲便疑著此事恰恰參十七年方得休歇未得已前常自思惟我今

已幾歲不知我未託生來南閻浮提時從甚麼處來心頭黑似漆竝不知來處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後死時却向甚麼處去心頭依舊黑漫漫地不知去處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你諸人還曾恁麼疑著麼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法聽法賓主交參妙喜敲兩片皮牙齒敲磕臍輪下鼓起粥飯氣口裏切切怛怛在遮裏說說者是聲此聲音在諸人髑髏裏諸人髑髏同在妙喜聲中這箇境界他日死了

却向甚處安著既不知安著處則撞入驢胎
馬腹亦不知生快樂天宮亦不知禪和子尋
常於經論上收拾得底問著無有不知者士
大夫向九經十七史上學得底問著亦無有
不知者離却文字絕却思惟問他自家屋裏
事十箇有五雙不知他人家事却知得如此
分曉如是則空來世上打一遭將來隨業受
報畢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著處可不悲
哉所以古人到這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
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然有學而知之者有

生而知之者那箇是學而知之者如僧問趙
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
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
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處妙喜常
說不易這僧有力量趙州將一百二十斤擔
子一送送在他肩上這僧荷得一氣走一百
二十里更不回頭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心裏
便怙怙地興得慈力運得悲願此是學而知
之者那箇是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彌時
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卧次本師禮拜

了趙州方禮拜南泉問云近離甚處州云近
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州云瑞像則不見
面前只見卧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
彌無主沙彌州云是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
你主若是如今禪和家便近前彈指打箇圓
相喝一喝拍一拍拂袖便行放出這般惡氣
息你看他趙州緩緩地近前道孟春猶寒伏
惟和尚尊候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
處安排次日却來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
捧也不下喝也不談玄也不說妙也不牽經

也不引論也不舉古人公案亦不說事亦不
說理只實頭向他道平常心是道爲他趙州
已理會得平常心了便却問還假趣向也無
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
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
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於
中彊是非耶趙州於言下千了百當南泉道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圭峯謂之靈知荷澤謂
之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黃龍死心云知之一
字衆禍之門要見圭峯荷澤則易要見死心

則難到這裏須是具超方眼說似人不得傳
與人不得所以園悟先師說趙州禪只在口
脣皮上難奈他何如善用兵者不齋糧行就
你水草糧食又殺了你有一秀才問佛不違
衆生願是否州云是才云弟子欲就和尚手
中乞取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才
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又一
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州乃敲禪牀脚僧云莫
只這便是否州云是則脫取去又一僧問諸
方盡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州以脚跟打

火爐示之僧云莫便是也無州云恰認得老
僧脚跟又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
西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州云你問我
趙州聾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
某甲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某
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你不得作無事
會不得作玄妙會不得作奇特會不得作平
常會趙州不在無事上不在玄妙上不在奇
特上不在平常上畢竟在甚麼處具眼者辨
取這老漢有時云未出家被菩提使出家後

使得菩提汝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達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你既不到這箇田地是事理會不得也學人麤走大步便把一句子禪要祇對人且不是這箇道理所以妙喜室中常問禪和子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

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篋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有箇舟峯長老云某看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妙喜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從所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赴火拚得命

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篋子話復說偈云

佛之一字尚不喜 有何生死可相關

當機覲面難回互 說甚楞嚴義八還

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三千里外絕請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王氏今日是生耶是死耶師云生耶死耶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抽却腦後箭進云只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人來師還接否師云喚甚麼作一物

第六

七

進云不可重說偈言師云礙塞殺人乃云生耶死耶非得非失不道不道有理有事若向有理有事處得箇入處只在教乘裏頭出頭沒若於非得非失處得箇入處敢保諸人十二時中未有安身立命處既未有安身立命處則不知王氏落處若知得王氏落處即知自己安身立命處且道王氏即今是生耶是死耶是不生耶是不死耶若道不生爭奈死何若道不死爭奈生何若道亦生亦死又是戲論說若道非生非死又是相違說直饒離

四句絕百非直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現胡漢來現漢當人各各脚跟下淨裸裸明歷歷生死如夢幻空華去來如浮雲水月猶未是徹頭處縱饒如實見得昔日之生本不曾生今日之滅本不曾滅亦是無夢說夢何以故生而不生鏡裏之形滅不曾滅水中之月正當恁麼時那裏是王氏出身處若委悉得去王氏只今與諸人把手共行同入如來大寂滅海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復云這箇是近悅上座爲毋

王氏請妙喜老漢說法底意旨且法作麼生說不見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見聞覺知既不可以入道莫是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便是麼良久高聲云更是箇甚麼妙喜盡力說只說得到這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怱怱怱怱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頌說漸豈是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

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餅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愍者古人凡

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
教伊透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
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糊糝家具祭鬼神
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
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
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
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依前
只是箇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
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
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

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葛藤
註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
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遮
箇便是金剛王寶劔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
蛇蝎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
中拈一箇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
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
鈍風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這
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

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
鹽醬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
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箇方便豈是閒開
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箇克符道者理
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闕湊
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
如絲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
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
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聲

訛師云有甚麼聲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
麼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
師云何不早恁麼道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
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
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
思量反責麼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
擬議者人也蹉却覲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
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地錦
所以有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句乃是

存境而奪人故曰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
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
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
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云王令已行
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煙塵是存人
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師云
也須閑處作隄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
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
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遙翠

色新麼此兩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
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
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
兩俱奪答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便有人境
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
師云已落第二感六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
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師
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這
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

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
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
意不偏師云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
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
不得減一毫不得蹋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這
箇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
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
處著這箇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
料揀你若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
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

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
境俱不奪若恁麼便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
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
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
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
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
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麼這
般說話莫道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
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得蚊子
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

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
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唯恐人
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箇
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他落處
且莫錯十二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
華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怕人知又何
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衆人聞不
許你衆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
齊聞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
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

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
若記著一箇元字脚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
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麼
屎禪一向坐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麼事莫
錯諸上座你真箇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
得底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
來共你理會復說偈云無諸比丘名近悅爲
母王氏請普說妙喜便登曲录牀切切怛怛
恣饒舌從來法本離言詮不假思量與分別
說甚地獄及天堂四聖六凡俱泯絕縱有魔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感七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繼開上進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僧問和尚室中道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遂以坐具打地一下云學人爲蛇畫足却請和尚頭上安頭師云自起自倒得人憎進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切忌鞞裏動指頭進云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却較些子師云換却你眼睛乃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

思量不得擬議當恁麼時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若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鞵行脚始得所以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雖然感七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活妙喜恁麼道也不離這箇消息正如適來禪客以坐具打地一般乃拍禪牀一下云且道明甚麼邊事斯辰比立了賢爲近禮侍者將俗家寄來衣物估唱請老漢舉揚宗旨莊

嚴報地可惜這兄弟方始於竹筴子話有箇發明處而今已是說前年話一日問他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如何渠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爲某作箇方便指示山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渠聞之不覺失笑曰和尚吞著即禍事過得幾時又問他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渠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我愛他這兩轉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信知宗師家無實法與人且如世間工巧技藝有樣子便做得若是這一解須是自悟始得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未得箇安樂處一向求知見覓解會這般雜毒纔入心如油入麪永取不出縱取得出亦費料理此事如青天白日元無障礙却被這些雜毒障却所以於法不得自在老漢常愛真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

已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
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
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
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
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人行路一
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
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
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
不可到這裏方得自在如今人能有幾箇

放得杖撒得手昔因真淨和尚新開語錄其
時我老和尚在五祖堂中作首座五祖一日
廊下見僧把一冊文字祖曰你手中是甚文
字僧曰是真淨和尚語錄祖遂取讀即讚歎
曰慚愧末世中有恁地尊宿乃喚首座我老
和尚時在後架洗鞮聞呼^{麻七}狼忙走出來祖曰
我得一本文字不可思議所謂善說法要你
試看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前後際斷諸方如
今有幾箇得到這田地他却喚作勝妙境界
舊時寶峯有箇廣道者便是這般人一箇渾

身都不理會都不見有世間事世間塵勞昧他不得雖然恁麼却被這勝妙境界障却道眼須知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正要尊宿如水潦和尚因採藤次問馬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當曾一蹋蹋倒水潦忽然大悟不覺起來呵呵大笑祖曰你見箇甚麼道理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這箇教中謂之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纔得箇入處便亡了定相

定相既亡不墮有爲不墮無爲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便是觀音入理之門他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馬祖知他已到這箇田地更不采他亦無後語後來住水潦菴禪和家來參他有百十衆纔舉揚便賣弄這一蹋云自從一契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峯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華笑日鷺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只道自從一契馬

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這箇便是第一箇入
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不見
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
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
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古人淳樸據實
袒對自言我此回實從查渡來有甚麼過便
道放我三頓棒大丈夫漢須共這老漢理會
始得至明日便去問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
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
便恁麼去洞山忽然大悟更無消息可通亦

無道理可拈出只禮拜而已既悟了便打開
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他後向無人
煙處住箇草菴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
待十方往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灸
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
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
大一這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底樣子又鼓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
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攔住曰是甚麼晏
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

耶晏曰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收在傳燈錄中謂之亡其了心此是第三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灌谿和尚一日見臨濟濟下繩牀纔擒住谿便云領領這箇是第四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咸七底樣子這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五老漢十七年參也曾零零碎碎悟來雲門下也理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能得前後際斷後來在京師天寧見老和尚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

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前後際斷譬如一絛亂絲將刀一截截斷相似當時通身汗出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保保處得一日去入室老和尚曰也不易你到這箇田地可惜你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老漢自言我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老和尚却令我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

每日同士大夫須得三四回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半年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我只把箸在手都忘了喫食老和尚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却倒縮去我遂說箇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如狗看著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尚曰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日因問老和尚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箇話不知五祖和尚如何答和尚不肯說老漢曰

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老和尚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老漢纔聞舉便理會得乃曰某會也老和尚曰只恐你透公案未得老漢曰請和尚舉老和尚遂連舉一絡索諸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斷如箇太平無事時得路便行更無滯礙老和尚曰如今方知道我不謾你我既會了却倒疑著幾箇禪頭乃問老和尚老和尚

曰我箇禪如大海相似是你將得箇大海來
傾取去始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去
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
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一箇環上座與你
一般只是死了過得幾時便舉我立僧後來
在雲居首座寮夜間常與兄弟入室老和尚
愛來聽有時入室了却上方丈見老和尚同
在火爐頭坐老和尚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
老僧你又如何支遣老漢曰何幸如之正如
東坡說作劊子得一箇肥漢劊我却倒與老

和尚入室被我拶得上壁老和尚呵呵大笑
思量這老和尚粉骨碎身亦未能報得因禮
上座聞老漢舉福州人喫荔枝有箇瞥地處
所以說到這裏這兄弟在叢林中規行矩步
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打箇筋斗出來
決定昧他不得有一則古話舉似大眾教中
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後來湛堂和尚頌曰老胡
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

草渡戴嵩牛卧綠楊陰妙喜亦有箇頌子雖
不甚文彩却不在湛堂之下荒田無人耕耕
著有人爭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於臨江軍新
淦縣東山寺被旨還僧謝恩罷拈香祝聖畢
乃就座云青氎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
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遂拈
起拄杖云一枝藤在這裏且報恩一句作麼
生道若也道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其或未然山僧不免爲諸人道破長

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新淦縣衆官請普說僧問聖恩已受僧相再
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重新底佛法師云兩
過谿光澹雲開嶽色新進云恁麼則龍圖增
久固佛日轉光輝師云一道舊行路高下自
分明進云只如大顛叩齒韓文公直下知歸
黃檗安名裴相國便知落處未審和尚今日
與知縣朝議相見有何指示師云兩眼對兩
眼進云莫便是指示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
瓦僧禮拜師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

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
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別起
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
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
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
盡在其中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
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劔逼人寒
復云這箇是知縣朝議今日率諸同官泊寄
居賢士大夫同來隨喜宗杲披剝請說法底
意旨此一段因緣問佛有因況宗杲自居衡

梅首尾十七年今日不覺不知一來新淦同
此法會豈非前報世中曾在靈山會上同爲
聽法之人元來說法自有時處若時節因緣
未會說法不成所以釋迦老子說法三百六
十餘會皆立時處何謂時處豈不見圓覺經
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
光明藏三昧正受只這箇便是今日說法底
時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不見天台智者大師因讀
法華經至藥王菩薩焚身處云是真精進是

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此豁然前後際斷便證法華三昧於三昧中見靈山會上釋迦老子與百萬大衆儼然未散如今說與人若是不曾入得這般境界剗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成七便於法華三昧中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為復是謾人耶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須知妙喜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說法無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真實證者必不相欺未證者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透漏無去無來無前無後非但妙喜一人如是判府郎中亦如是非但判府郎中如是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亦如是非但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如是乃至現前若僧若俗若貴若賤亦如是如是之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

宰官身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悉現其
身而爲說法此是一味清淨平等法門若向
這裏明得各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一
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句句不說別事無常
迅速莫作等閑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
教永劫受餘殃人身難得爲貴人復難不見
釋迦老子說四十二章經裏面有二十難謂
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有勢不臨難就中
有箇拚命不死難你諸人還會麼若拚得命
無有不死者如何說不死底道理若會得這

箇方始把二十難一翻翻轉來總是易底事
拚命不死也易貧窮布施也易豪貴學道也
易有勢不臨也易若悟即易不悟即難然難
易兩字亦不干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事何故
此箇法門本無難本無易若能向不難不易
處急著眼看外息諸緣感七內心無喘方知本無
難易底法如今聰明靈利底人不能便悟病
在於何却爲心意識先行被心意識障却自
已光明塞却行路進步不得所以這裏使聰
明靈利不著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

放出則是內心無端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這一段大事因緣大底如是若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則三世諸佛即是汝諸人汝諸人即是三世諸佛無古無今同一解脫世間有如此殊勝之事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然今日一會亦非小緣又承諸山禪師洎諸善男信女同此聽法伏願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歷耳根永為道種久玄伏惟珍重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處七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箇箇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

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早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照那禪見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怙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這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箇糊塗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

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

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
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
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兩華供養亦無言
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
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
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
以爲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
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
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
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

盧七

十二

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
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
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
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
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
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
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

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滅七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

不語其聲如雷故云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

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刹刹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

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劒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篋劈香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

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

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這下做工夫今日一會同此聽法須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盛七因緣亘古亘今不變不動也不著十五忘懷也不著著意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遏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就動止處看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是這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你措大家多愛穿鑿說道這箇不是有無之無乃是真無之無不屬世間虛豁之無恁麼說時還敵得他生死也無既敵他生死不得則未是在既然未是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聞恁麼說話往往心裏道妙喜老漢搖脣鼓舌說得也相

似不知他肚裏如何須知妙喜說得底便是行得底更無兩般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欲求一弟子繼紹祖位謂深山窮谷中必有高人居止因往求之故知非但弟子求師切師求弟子亦切遂入山果見一人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已悔謝於是投祖出家即第十四

祖龍樹是也今時學道者多不自疑却疑他人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且道悟得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麻七

十六

音釋

荔郎計切荔枝果名湫正作悄七小切靜也潺湲潺士山切湲雨元切
 流貌水鶻胡骨切椰以遮練結鐘初耕切有足釜
 也環居永切創古外切淦古南切氈諸延切猢猻猢猻切
 猢猻猢猻切猢猻猢猻切猢猻猢猻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八

感八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目禪師巨蘊聞上進

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平江信士鄭偲知有此
段大事因緣得得來見妙喜要聞般若所將
供養真身舍利寶塔洎齋雲堂清淨禪衆請
普說功德不為別事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
提觀其發心亦已廣大只這一念廣大之心
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有者不信
這般說話多執事難理如富樓那執相難性
問世尊曰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

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
陵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
徧法界去這裏執相生疑是故釋迦老子先
為阿難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乃至地水火
風一周徧法界隨衆生心循業發現嘗記
得山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到鄧州天寧有
蔡州道士忘其姓名以醫來南陽一日見他
教人來藏司借寶積華嚴二經山僧竊知其
為佳士翌日相見與之說話果然契合因問
所以借經之意曰某粗聽好人說話來若要

理會本命元辰下落須還釋迦老子始得話
間忽問山僧佛具正徧知世界上事一一說
盡何故不曾見說金木水火土之所緣起吾
師有所聞見無惜開示方是時自家漆桶未
破未暇理會這般底只向他道藏經中莫須

說著某尚居學地方要見人二俱慙懾而休
逮到夷門打發此事了因讀楞嚴經元來裏
面說得極分曉佛謂富樓那曰同異擾亂相
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
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

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
故有風輪執持世界由是而知世界成就因
風輪所持蓋風性動搖動搖不息忽生堅礙
故曰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
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蓋風與金二物相觸
於中生火故曰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
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
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
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
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

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
抽為草木是故林數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
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看他
釋迦老子恁麼說金木水火土可殺分曉惜
乎不復見此道士待點似他元來看教乘文
字也要大法明後自然不費力自家參得禪
了一把來看便見得富樓那執相難性又見
如來為阿難就性上說地水火風一一清淨
本然周徧法界胷中了無凝滯如今心地未
明底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處起將來却向

甚麼處滅為復先有世界為復先有人若道
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唯心所現萬法
唯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
甚麼處安頓這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
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
排遣自然分曉適來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攪
長河為酥酪不是差事以至芥子納須彌須
彌納芥子之類亦非假於他術只如須彌納
芥子則故是芥子裏面如何著得一座須彌
山到這裏也須親見一回始得這一段事人

人本有各各天真只爲無始時來無明業識所覆所以不能現前却去外頭別覓家舍尋常室中問兄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未問時辛自在家裏坐纔問他是甚麼便離却本位走出門前譬如問人你在那裏云在家裏却問他屋裏家兒事子便忘却家去外面討言語來祇對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要真實理會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今時學者出這幾路不得向他道不在言語上便去機境上作解會又向道不在機境上便

去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了便會了園悟先師常說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也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鶻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般病痛山僧曰大好無病痛先師曰何謂山僧曰擊石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先師不覺吐舌乃曰莫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

定不放過山僧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
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
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先師深以為然更
有一般底說靜是根本悟是枝葉靜得久自
然悟去山僧敢道他亂道又引淨極光通達
為證且莫錯會好先聖不奈何說箇淨極光
通達寂照合虛空譬如良醫應病與藥如今
不信有妙悟底返道悟是建立豈非以藥為
病乎世間文章技藝尚要悟門然後得其精
妙況出世間法只恁麼了得這裏一千二百

衲子箇箇有一知半解每來室中道得諦當
者甚眾跳得兩跳後更與一撈便去不得蓋
卒未能拼身捨命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
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莫道無恁麼事嘗記
得張無盡有言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
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真實義法華會上
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
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
法天台智者大師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
名真法供養如來悟得法華三昧見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山僧常愛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未嘗不歡喜踊躍以手搖曳曰真箇有恁麼事不是表法你輩冬瓜瓠子那裏得知蓋他根本下明但拙於語言三昧發其要妙爾此所謂唯證乃知難可測今日鄭成忠請山僧普說之意要聞禪和子做工夫底道理不見雲門道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只如不思量時又是箇甚麼怕你不曾又隨後道更是箇甚麼這般尊宿慈悲之故為人痛的的地山僧在衆

日馮仰曹洞雲門法眼下都去做工夫來臨濟下則故是後來方知道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既同一箇達磨祖師又何處有許多般差別來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有甚麼差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僧罔措復云不得作棒會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已是兩手分付擬欲覷捕則眼睛落地了也況復說理說事絲來線去正是師子咬人狂狗趁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指便是來生到來但虛却心子細推窮窮來窮去善念既相續惡念

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來自然
悟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且
作麼生修行聽取一頌惡念既不生善念常
相續諸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

孫逴判請普說師云說法不應時總是非時
語所以追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
人已畢李長者著華嚴論乃云此經決定是
佛成道十日後說初於正覺山前從定而起
因見明星忽然悟道便見自己本來面目信
知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妙喜常思無盡居士

這一箇人不知幾百生中學般若來今生如
此得大受用所註清淨海眼經說八成就謂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云理無不如之謂是事
無不是之謂如自來不曾有人如此說蓋為
他見徹釋迦老子骨髓所以取之左右逢其
原佛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所以云三界獨尊之謂我所謂
我者非人我之我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
我也心洞十方之謂聞蓋世間人皆以耳聞
一切音聲唯普賢菩薩乃以心聞故經云心

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多之所宗之謂一且如現前一千大衆從首座數起自一而之百自百而之千所以言一者多之所宗也一之所起之謂時這箇時便是妙心居士請妙喜爲大衆說法之時也當知此時能該括十方三世乃至塵沙諸佛六道四生若凡若聖若草若木若有情若無情乃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盡向這裏成等正覺無出此時也又云始覺合本之謂佛言以如今始覺合於本覺往往邪師輩以無言默然爲始覺以威音王

那畔爲本覺固非此理既非此理何者是覺若全是覺豈更有迷若謂無迷爭奈釋迦老子於明星現時忽然便覺知得自家本命元辰元來在這裏所以言因始覺而合本覺如禪和家忽然摸著鼻孔便是這箇道理然此事人人分上無不具足昨日因與妙心居士說今叔尚書文章學問可謂儒林宗工但聞於此道自以爲難往往士大夫只知所謂佛者千劫學威儀萬劫修相好乃至三大阿僧祇劫修而後成云何博地凡夫現行無明爲

感八

七

富貴所折困何時與道相應纔作是念便是於心意識中推出一座須彌山一障障了道眼不能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正所謂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近世士大夫多作此見如韓子蒼與其在臨川鼻孔所拄著半年亦不自信每言此一段事吾輩但知歸向則可如何便要入手亦是自作障難或者更錯會先佛所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謂佛道之難成如此殊不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釋迦老子纔瞥地後便言竒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所謂妄想執著者正說著今時士大夫病痛先德所以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自證自悟匪從人得所以不壞假名而談實相肇法師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叙其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各

守其位豈非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耶
佛不云乎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
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長者居士婆羅門比
丘比丘尼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說法又
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
若幽谷六小音聲無不足法門既如此殊勝
奈何學者多不向此時節領覽乃爾自生退
屈正是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若是靈利
漢便向這裏提得去方知道一塵纔起大地
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千頭萬頭但

識取一頭且那箇是一頭不見南臺和尚聞
版聲有頌云善哉三下版知識盡來參既善
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復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云適來所謂盡向這裏成等正覺是真實義
所以韶國師云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
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
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然
雖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豈不見善財童
子至毗盧遮那大樓閣前舉體投地從地而
起作是念言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

之所住處是於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
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
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
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乃
至不著一切世間窟宅者之所住處何謂世
間窟宅便是於無上道感八自作障難者九若執一
切世間窟宅不能捨離則吾輩所謂長老者
亦莫住院一向杜絕世故乃可得行此道如
此則是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何道之有常愛
東坡爲文章庶幾達道者也縱使未至於道

而語言三昧實近之矣人謂是五祖戒和尚
後身而不知以何因緣中忘此意第亦暫時
不著便者觀其作維摩畫像讚從始至終不
死在言下其詞曰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
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煖肺肝胃腎更相
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
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言其醫王遣
去衆醫曰爾輩用藥都無是處衆工既去其
病隨愈或問醫王君以何藥而病損乎曰不
出衆工之所用者但彼不善用耳故曰問大

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這箇雖是死蛇解弄却活若彼三十二人所論真箇負墮時即是無言勝有言情知古人之意決不如此所以立箇喻云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座皆悉容受不迫窄

經中所載此是維摩居士不思議大解脫神通之力所以借座燈王取飯香積斷取妙喜世界如陶家輪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蓋真實之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故曰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十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語若言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是觀爲正觀此是東坡說底禪

豈不是言語到若非前世熏習得來爭解恁
麼道所以妙喜之意亦欲尚書公於此事信
得及妙心居士請持此語歸舉似令叔恐因
妙喜之言直下信得及異日忽然噴地一發
便乃截生死流據祖佛位做箇出世間沒量
大人始不負妙喜相期之意妙心居士近日
畫得入定觀音且以妙喜昔年所作讚題其
上蓋在衡陽時因道友蘭庭彥所請當時信
意一筆寫成與維摩讚言語雖不同大意相
似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覩一

切音聲須以耳聽觀音却以眼觀故曰唯此
大士眼能觀如何見得曰瞑目諦觀爲佛事
到這裏便轉了曰於眼境界無所取眼境界
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眼界既寂滅不可耳
界不寂滅所以云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
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菩薩以眼
聞而普賢菩薩以心聞即此是互顯之義所
謂互顯者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
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
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

事得恁麼受用自在了眼依舊觀色耳依舊聽聲乃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故曰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適來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為實成妄想到這裏又轉了曰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是謂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以逐物故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此乃教有明文眼耳鼻等既無其體互

顯之義依何而立故曰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大凡文字須教說得行若說不行不成文章適來自論時節因緣所以說善財方立于樓閣之前早已讚歎許多殊勝之事然未能得入乃白彌勒菩薩言佳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閉時如何便是觀音入流亡所底消息然後善財於樓閣中見百億

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一皆有彌勒菩薩
降神誕生遊行七步觀察十方現爲童子居
處宮殿爲一切智出家苦行降伏諸魔成等
正覺梵王勸請轉正法輪升天宮殿而演說
法劫數壽量衆會莊嚴所淨國土所修行願
住持教法皆悉不同善財非但見彌勒菩薩
一周佛事又自見其身滅八在彼一切諸如來所
亦見於彼一切衆會一切佛事以海印三昧
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既見如是無
量殊勝一切莊嚴自在境界已彌勒菩薩即

攝神力入樓閣中又彈指作聲告善財言善
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
聚集所現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
像悉不成就爾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
於此時節忽然打失布袋然後彌勒示以如
上境界無有去處亦無住處非寂非常遠離
一切師召大衆云既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則雲門大師手中扇子踳跳上一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
有甚麼過當知這箇時節具無量廣大智慧

門無量神通門無量言詞門無量不可說又
 不可說一切佛菩薩自在受用門諸人若能
 如是信如是入方知先聖道過去一切劫安
 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乃喝一
 喝云若不喝住打葛藤直到明朝擊禪牀下
 座

麻八

十三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八

音釋

也 偲息茲切 渾他千切 鵠蒲沒切 餐於豔切
 也 鞞胡街切 與鞋同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十九

感九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目禪師巨壺聞上進

示清淨居士

李提舉
獻臣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
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
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
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意根
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
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偽不實妄想亦如虛空
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

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
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
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徧見者見
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無一時一處一法一
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徧故也衆
生迷此而輪轉感九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
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
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
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是也
擔荷此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

半疑則沒交涉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
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欲知到頭
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

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
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

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
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馮山問嬾安汝十二
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
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
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

久自純熟矣

他乃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
言亦可為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從旦至
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
不可忽也

風九

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
烏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持入山謁之
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
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
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耻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真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

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即時瓦解冰銷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

成九

三

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箇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

識此之謂也

士人博覽羣書本以資益性識而返以記持
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
聖人設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
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亡指不可依語
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
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
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
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
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

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
可以爲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

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
處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
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
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
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
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
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

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
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汙亦不
住在無染汙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
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
真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真無心
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咸九
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
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衆生
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段
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

四

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
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
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
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

欲空萬法先淨自心自心清淨諸緣息矣諸
緣既息體用皆如體即自心清淨之本源用
即自心變化之妙用入淨入穢無所染著若
大海之無風如太虛之雲散得到如是田地
方可謂之學佛人未得如是請快著精彩
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爲差別因

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唯恐人
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悟
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
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即此即
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感九

五

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
迷悶沒滋味如咬鐵極相似時正好著力第
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
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
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為子不可不

知也

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已業
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為
日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
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
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
知也

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靜無事亦
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
然身心寧帖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定

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
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
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真實
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

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思量
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
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
殊勝不求而自至矣

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

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
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

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
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
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

感九

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

六

學道人逐日但將檢點他人底工夫常自檢
點道業無有不辦或喜或怒或靜或鬧皆是
檢點時節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

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
 即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得悟但
 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箇甚麼道理
 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字尚不喜聞
 想無閑工夫管閑事逐日波波地檢點他人
 也

古人提持此事或就理或就事或據時節或
 向上提持俱無定準教中所謂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

獻臣道友在富貴中不爲富貴所迷知有

此一段大事因緣決定透脫生死予得譴
 來衡陽與之相聚首尾四年只同一日守
 官政事不苟簡凡百從寬廉謹重厚未嘗
 談人過惡此真佛菩薩所行之行也因以
 此軸求指示故書此二十六段似之亦以
 其純誠向道甚力故欲贊成之庶幾依此
 做工夫將來發明大事如揚大年張無盡
 諸大老作吾家內外護菩薩則予之言不
 虛發耳

示東峯居士

陳通判次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涉秋毫
知見即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
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
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
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
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
上著到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
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
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
移在蹉過處自然怙怙地不作難入蹉過之

解矣得如此了却好向遮裏全身放下放下
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
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又清涼云放曠任
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
理則非證不了而今人纔聞恁麼說話將為
實有恁麼事便道我證我悟將出呈似人不
得一向說高禪七縱八橫胡說亂道謾神說
鬼將謂祖師門下事只如此殊不知親證親
悟底唯親證親悟底人不假言詞自然與之
默默相契矣相契處亦不著作意和會如水

入水似金博金舉一明三目機鉢兩到這箇
田地方可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
不是彊爲法如是故近世叢林邪法橫生瞎
衆生眼者不可勝數若不以古人公案舉覺
提撕便如盲人放却手中杖子一步也行不
得將古德入道因緣各分門類云這幾則是
道眼因緣這幾則是透聲色因緣這幾則是
亡情因緣從頭依次第逐則搏量卜度下語
商量縱有識得此病者將謂佛法禪道不在
文字語言上即一切撥置唾却現成粥飯了

堆堆地坐在黑山下鬼窟裏喚作默而常照
又喚作如大死底人又喚作父母未生時事
又喚作空劫已前事又喚作威音那畔消息
坐來坐去坐得骨脣生脰都不敢轉動喚作
工夫相次純熟却將許多閑言長語從頭作
道商量傳授一徧謂之宗旨方寸中依舊
黑漫漫地本要除人我人我愈高本要滅無
明無明愈大殊不知此事唯親證親悟始是
究竟纔有一言半句作奇持解玄妙解秘密
解可傳可授便不是正法正法無傳無授唯

我證你證眼眼相對以心傳心令佛祖慧命
相續不斷然後推已之餘爲物作則故達磨
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是也所謂傳法者乃心法也心法
無形段所傳者前所云我證你證底是也若
彼此不證向心外取證則有宗旨玄妙奇特
可傳可授便有我會你不曾生輕薄想增長
我見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妙喜禪無難參易
參之異只要參禪人向未病已前坐斷生死
路頭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難

參身參差別在人不干禪事往往聰明靈利
漢多是求速效要口裏有可得說面前有可
得憑仗殊不知此事得者如生師子返擲在
當人日用二六時中如水銀落地大底大圓
小底小圓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
地常露現前正當恁麼時方始契得一宿覺
所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苟
未能如是且暫將這作認明說道理底置在
一邊却向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撈摸咬嚼
看撈摸來撈摸去咬嚼來咬嚼去忽然向沒

滋味處咬著舌頭沒撈摸處打失鼻孔方知
趙州老人道未出家時被菩提使出家後使
得菩提有時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
文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用建立亦在我掃蕩
亦在我說道理亦在我不說道理亦在我我
為法王於法自在說即有若干不說即無若
干得如是自在了何適而不自得梵語般若
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有貪欲瞋恚癡者
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
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有智慧妙喜尋常為

箇中人說纔覺日用應緣處省力時便是當
人得力處得力處省無量力省力處得無限
力往往見說得多了却似泗州人見大聖殊
不知妙喜恁麼說正是平昔行履處恐有信
不及者不免再四提撕舉覺拖泥帶水蓋曾

為浪子偏憐客爾

應九

十

示智通居士

黃擬官
伯成

從上諸聖無言語傳授只說以心傳心而已
今時多是師承學解背却此心以語言傳授
謂之宗旨為人師者眼既不正而學者又無

決定志急欲會禪圖口不空有可說耳欲得
心地開通到究竟安樂之處不亦難乎

古德云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是為
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
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
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山
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
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
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
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

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云後有僧問羅山
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
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欲了從上
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得著意
穿鑿穿鑿即錯

殊九

十一

莫愛諸方奇言妙句宗師各自主張密室傳
授底古人公案之類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
中劫劫生生取不出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
日用亦被此障礙道眼不得明徹古人不得
已見汝學者差別知解多而背道泥語言故

以差別之藥治汝差別之病令汝心地安樂到無差別境界今返以差別語言為奇特執藥為病可不悲夫

古德云佛是衆生藥有衆生病即用無衆生病用藥即藥返為病甚於有病者前所云雜毒不可收拾在藏識中亦此之謂也

日用塵勞中種種不如意事是衆生病一念回光返照是佛藥苟能於佛於衆生直下不生分別則病痊藥除始契得龐公所謂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

乖之語矣

學此道未得箇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宗師舉覺愈覺難會蓋以取證求歇底心不除返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

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大何以故為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時休歇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

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
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此心未得
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不
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
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既空矣心
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之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
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
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
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九

十三

古人入門便棒便喝唯恐學者承當不性燥
沉切切怛怛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鞦韆
近年已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爲人師者只以
古人公案或褻或貶或密室傳授爲禪道者
或以默然無言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爲
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爲禪道者
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
一切撥無爲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那箇是
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
舉起便知

此道無限劑世間塵勞亦無限劑但看當人
 日用所向如何爾故華嚴經云於諸世間心
 如虛空無所染著普觀諸法真實之相發大
 誓願滅衆生苦永不厭捨大乘志願滅一切
 見修諸菩薩平等行願所謂平等行願乃亦
 無限劑心所向處無障無礙是也

成九

十三

學世間事用心不到則學不成學出世間法
 無你用心處纔擬用心推求則千里萬里沒
 交涉矣雖然如是無用心處無摸捺處無著
 力處正好著力莫見恁麼道又節外生枝云

既無用心無摸捺無著力却如何趣向若作
 此見轉沒交涉矣

示妙證居士

再寺丞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
 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
 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
 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蠏時方始知
 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
 學世間法須要理會得分曉學出世間法却
 全要理會不得方有趣向分既理會不得却

如何趣向但恁麼究取

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衆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故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已聞聲不用聾

僧問趙州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栢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

空落地定也思之

佛是無事底人住世四十九年隨衆生根性應病與藥權實頓漸半滿偏圓說一大藏教皆無事法也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之所流轉流轉時渾不覺知故佛在般若會上說

感九

十四

諸法空相謂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空徒有名字而已到究竟處名字亦空空亦不可得若人夙有善根種性只向不可得處死却心意識方知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

真實語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自家屋裏事

今時士大夫學道多是半進半退於世事上不如意則火急要參禪忽然世事遂意則便罷參為無決定信故也禪乃般若之異名梵語般若此云智慧當人若無決定信又無智慧欲出生死無有是處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十九

音釋

九

十五

顛落早切 驀莫白切 崇雖遂切 撕完齊切 提提撕
謹去戰切 鱖普活切 咬雖遂切 嚼完齊切 提提撕
先下買切 劑才誦切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

感十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旨禪師匡廬關上進

示無相居士

鄧直殿子立

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
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
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
無難又云信能超出眾魔路示現無上解脫
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
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
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

感十

滅煩惱本遠離諸難諸難者為無決定信被
自己陰魔所撓若能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
此念即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
是昧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
心即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
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亡諸見即此魔
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
參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
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
心即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

山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
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
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為過患被色
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經教及古
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且苟能於經教

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
則於自境界作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
德山見僧入門便捧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
方尊宿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
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

擔荷得已不是丈夫漢被佗驀頭澆一杓惡
水了也沉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
是不唧啣中又不唧啣者

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
士聞道如印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

上中下之上故有差別耳如今欲徑入此道

和印子擊碎然後來與妙喜相見

示真如道人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
日樣子也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

諸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矣世尊說火宅喻正爲此也經云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我當爲說怖畏之事具在經中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謂信根狹劣在火宅中無智慧而戀著塵勞之事爲樂不信有出火宅露地而坐清淨妙樂故也若在其中信得及識得破不戀著幼稚戲處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即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

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三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彊說道理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

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
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
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
油救火可不悲哉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教有
明文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
生此華在火宅塵勞中頭出頭沒受無量苦
忽於苦中而生厭離始發無上菩提之心塵
勞之儔為如來種正謂此也俗人學道與出
家兒迥然不同出家兒自小遠離塵勞父母
不供甘旨六親回以茶離身居清淨伽藍目

覩紺容聖相念念在道心心無間所觀底書
無非佛書所行底事無非佛事不見可欲受
佛禁戒佛所讚者方敢依而行之佛所訶者
不敢違犯有明眼宗師可以尋訪有良朋善
友可以咨決縱有習漏未除者暫時破佛律
儀已為衆所擯斥以俗人較之萬不及一俗
人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貪欲瞋恚癡為伴
侶所作所為所聞所見無非惡業然若能於
此中打得徹其力却勝我出家兒百千萬億
倍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

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恩愛作對待耶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捏怪毀形壞服滅天性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只說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又云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但只依

感十

四

本分隨其所證化其同類同入此門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是夙與般若無緣今生未打得徹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於日用二六時中亦不被塵勞所困後世出頭來亦得現成受用學道無佗術以悟為則今生若不悟儘崖到盡未來際常存此心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任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況忽然心華發明耶當此之時三世諸佛證明有分諸大祖師

無處安著非是強爲法如是故真如道人欲學此道但只依此做工夫久久自然撞著矣如上所說乃一期應病與藥耳若作實法會又却不是也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寫至此興雖未已而紙已盡且截斷葛藤感十更數日真如道人又連黏此軸來致謝曰聞前日老師興尚未已更望鋪華錦上不識可否予應之曰已展不縮復爲續此葛藤云歸到家了自然不問程途見真月了自然不看指頭矣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

頓漸偏圓權實半滿無不是這箇道理淨名云依於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佛只說因語入義不說因義入語禪家千差萬別種種言句亦如是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而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更以此邪見誘引無識庸流曰靜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盡是鬼家活計去

得此二種大病如有參學分經云不著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又云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所以云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語默二病不能除決定障道不可不知知得了始有進修趣向分第一莫把知得底爲事業更不求妙悟謂我知佗不知我會佗不會隨我見網中爲我相所使於未足中生滿足想此病尤

重於語默二病良醫拱手此病不除謂之增上慢邪見人除夙有靈骨方能到這裏得轉身一路既能轉身即能轉物既能轉物方謂之了義人既了其義即了此心既了此心試於了處微細揣摩元無可了於無可了處剔起便行有時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種種變化成就一切法毀壞一切法七顛八倒皆不出此無所了心正當恁麼時不是如來禪不是祖師禪不是心性禪不是默照禪不是捧喝禪不是寂

或十

六

滅禪不是過頭禪不是教外別傳底禪不是
五家宗派禪不是妙喜老漢杜撰底禪既非
如上所說底禪畢竟是箇甚麼到這裏莫道
別人理會不得妙喜老漢亦自理會不得真
如道人請自看取

示空慧道人

擔荷此事直是具決定志一棒打不回頭底
若半進半退似信不信縱得箇入頭處亦禁
大鑪鞴烹鍛不得況欲向千差萬別處作主
宰耶妙喜這般說話如在鬧市裏颺石頭著

者方知空慧道人不須疑著

乍得身心寧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
採根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畏之處須教轉
轉如水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牽入淨
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

威士

七

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空慧思之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雖一
期應病與藥未免塚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
此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
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剎法畢竟如何

不許夜行投明要到

既有箇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謾提撕
則箇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談此人智眼未
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峯
道底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
那一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
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
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峯鞦韆話風穴佛話
這六箇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
掉棒打月旁觀看之不為分外

示廓然居士

謝機宜

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
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
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
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箇
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

第一五六冊

便是徹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既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箇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佗物故盤山云全心即佛全佛即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卧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思之

龐居士一日在草菴中獨坐薦地云難難十碩油麻樹上攤龐婆聞得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女子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搏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自己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請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挖泥帶水下註脚了也古德有言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

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不能純一
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開斷時未免方寸擾擾
正擾擾時却是箇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
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
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便是這箇道理
也這箇道理說似人不得唯證悟者舉起便
知落處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
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

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
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
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
見真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
得此二字一生參學事畢

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真實契此心者內不見有能
證之人外不見有所證之法祖師說箇轉處
與隨流皆為迷此心向外取證之者赴箇程

限耳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只是說程限底文字而已若謂如來實有恁麼事則是謗佛法僧

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欲瞋恚癡繼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欲瞋恚癡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爲護法善神且非彊爲法如是故故淨名云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增上慢

謂大闡提敗善根非器衆生不信有佛乘生死岸頭可憑可仗者如此輩人雖不信然亦於平等法無所欠少

龐居士問馬大師云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云我這裏無水亦無舟更說甚

麼筋骨居士於言下頓息諸緣咸十遂回南嶽見

石頭和尚一日石頭問居士自見老僧後日用事作麼生居士云若問某甲日用事直是無開口處頭云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遂述一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

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這箇是俗士中參
禪樣子決欲究竟此事請依此老法式彼既
丈夫我寧不爾不可忽勉之勉之

示覺空居士

唐通判

以斯道覺斯民儒者之事也吾佛亦曰性覺
妙明本覺明妙又佛者覺也既已自覺而以
此覺覺諸羣迷故曰大覺又德山曰捫空追
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彦舉道友
儒釋俱學而不偏故取是義而名其所居曰

覺軒以此軸來求法語仍書尾囑之曰覺軒
之義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
等呪彦舉既知是義大神大明無上無等等
矣又何必妙喜再下註脚然彦舉之意非獨
欲發明是義以自覺而已蓋因是義以覺諸
未覺者法施之普亦佛菩薩之用心也予嘉
其志故直書以示之凡登是軒者當見其義
而亡軒可也苟執軒以為義則非獨不了其
義而亦未覩其軒也軒義俱亡覺心獨朗始
可與言覺也矣覺義深遠言不能盡繼之以

感十

十一

偈曰覺空空覺空空覺覺空空空亦空欲
識無窮好消息都盧只在此軒中信筆信意
一揮以塞來命而已

示新喻黃縣尉

妙喜與如是老人素昧平昔紹興丙子暮春
邂逅渝川江亭一見便得之詞色之間雖未
相酬酢而心已許之既而來驛舍吐露若合
符契自慶驗人之眼不讓古人又喜般若杜
中得一箇英靈漢可以扶此大法幢然此大
法炬為吾家內外護次日同赴任宰飯飯罷

復坐兀齋如是老人盡發所蘊字字句句皆
有落著不似今時士大夫說世之所謂口鼓
子禪因說夢一巡到這裏万信三世諸佛說
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即今妙
喜與如是老人又在夢中說夢忽然有箇沒
量大漢夢裏覺來方信三世諸佛所說者不
是夢六代祖師所說者不是夢天下老和尚
所說者不是夢何以故夢與覺一語與默一
說與無說一所以云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如是之法說亦如是默亦

如是三世諸佛亦如是六代祖師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妙喜即今與如是老人所說者亦如是所證者亦如是如是老人當如是受用如是修行與如是人說如是事今未得者得入如是境界同報佛恩使如是之法

席十

十二

衆生界中相續不斷則如是老人不虛說夢妙喜老漢不虛證明矣且道如何是不虛證明底道理還委悉麼如是如是出且截斷葛藤

示羅知縣

孟弼

聰明利智之士往往多於根脚下蹉過此事蓋聰明利智者理路通纔聞人舉著箇中事便將心意識領覽了及乎根著實頭處黑漫漫地不知下落却將平昔心意識學得底引證要口頭說得到心裏思量計較得底彊差排要教分曉殊不知家親作祟決定不從外來故永嘉有言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以是觀之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為窟宅行住坐卧未嘗頃刻不

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
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為無始時來行得這
一路子熟雖乍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
故曰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而心意識真是無
你回避處除是夙有靈骨於日用現行處把
得住作得主識得破直下一刀兩段便從脚
跟下做將去不必將心等悟亦不須計較得
在何時但將先聖所訶者如避毒蛇猛虎如
經蠱毒之鄉滴水莫教入口然後却以三教
聖人所讚者茶裏飯裏喜時怒時與朋友相

酬酢時侍奉尊長時與妻兒聚會時行時住
時坐時卧時觸境遇緣或好或惡時獨居暗
室時不得須臾間斷若如此做工夫道業不
成辨三教聖人皆是妄語人矣士大夫平昔
在九經十七史內娛嬉興亡治亂或逆或順
或正或邪無有一事不知無有一事不會或
古或今知盡會盡有一事不知一事不會便
被人喚作寡聞無見識漢佗人屋裏事盡知
得盡見得盡識得下筆做文章時如鑷注水
引古牽今不妨錦心繡口心裏也思量得到

口頭亦說得分曉佗人行履處佗人逆順處
佗人邪正處一一知得下落一一指摘得無
纖毫透漏及乎緩緩地問佗你未託生張黃
李鄧家作兒子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即今
作聰明說道理爭人爭我縱無明使業識檢
點佗人不是能分別邪正好惡底百年後却
向甚麼處去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既不知
去處即是死大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
些道理也儒者亦云死生亦大矣棒打石人
頭曝曝論實事臘月三十日無常殺鬼到來

不取你口頭辨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獨稱顏
回謂聖人無怒無怒則不爲血氣所遷謂聖
人無過無過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成一
片成一片則不二矣邪非之念纔干正則打
作兩橛作兩橛則其過豈止二而已不遷怒
不貳過之義如是而已不必作玄妙奇特商
量士大夫學先王之道止是正心術而已心
術既正則邪非自不相干邪非既不相干則
日用應緣處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心術
是本文章學問是末近代學者多棄本逐末

尋章摘句學華言巧語以相勝而以聖人經術為無用之言可不悲夫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是也孟弼正是春秋鼎盛之時瞥地得早能回作塵勞惡業底心要學出生死法非夙植德本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宰時時以生死在念真火中蓮華也既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

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省力處得無限得力得如此時心意識不須按捺自然怙怙地矣雖然如是切忌墮在無言無說處此病不除與心意識未寧時無異

感十

十五

所以黃面老子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纔住在無言說處則被默照邪禪幻惑矣前所云毒蛇猛虎尚可回避心意識難防便是這箇道理也日用隨緣時撥置了得靜處

便靜雜念起時但舉話頭蓋話頭如大火聚
 不容蚊蚋蟻所泊舉來舉去日月浸久忽
 然心無所之不覺噴地一發當恁麼時生也
 不著問人死也不著問人死不死底也不
 著問人作如是說者也不著問人受如是說
 者亦不著問人如人喫飯喫到飽足處自不
 生思食想矣千說萬說曲說直說只為羅孟
 弼疑情不破佗時後日驀然失脚踏著鼻孔
 妙喜切切怛怛寫許多惡口却向甚處安著
 妙喜自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畢

竟不干這一片田地爭寫至此一軸紙已盡
 且截斷葛藤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

音釋

儘即忍切 縮所角切 鍛丁貫切 塚杜果切
也 擾而沼切 熠弋入切 捫莫奔切 酢疾各切
也 擾亂也 熠也 閃鏡貌 捫摸也 酢酬酢
也 主相應 盪公戶 答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武一

室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慈開上進

示鄂守熊祠部叙雅

近世士大夫多欲學此道而心不統一者病在雜毒入心老一雜毒既入其心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我見增長我見增長則滿眼滿耳只見他人過失殊不能退步略自檢察看逐日下得牀來有甚利他利己之事能如是檢察者謂之有智慧人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

這老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塌地歸家穩坐處妙喜不得已說這惡口於了事漢分上看來正是不識好惡撒屎撒尿忽然撞著箇皮下有血底爛椎一頓也怪他不得今既無其不妨教這漢恣意亂說已是不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識好惡不免向泥裏洗土說此沒滋味話然
第一不得向我說處會此是士大夫作聰明
底第一義也世間出世間法不得言一不得
言二不得言有不得言無一二有無於光明
藏中亦謂之毒藥亦謂之醍醐醍醐毒藥本
無自性作一二有無之見者對病醫方耳光
明藏喻太虛空一二有無喻日月晝夜夜暗
時太虛空未嘗暗晝明時太虛空未嘗明日
月晝夜自相傾奪如一二有無之見相傾相
奪於光明藏無異可中有箇英靈漢不受這

般惡水潑一念緣起無生只這相傾相奪底
皆是當人逐日受用底家事前所云醍醐毒
藥是也士大夫學此道多求速效宗師未開
口時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及乎緩緩地根
著一似落湯螃蟹手忙脚亂無討頭處殊不
知閻家老子面前受鐵棒吞熱鐵丸者便是
這領解求速效者更不是別人所謂希得返
失務精益麤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近世士大
夫千萬人中覓一箇半箇無此病者了不可
得紹興丙子秋經由鄂渚邂逅熊使君叔雅

一見傾倒便以此道相契却能退步向實頭處著到如說而行不似泛泛者彊知彊會彊領略直要到古人脚踏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為願猛著精彩努力向前說處行處已不錯但少噴地一下而已若有進無退日用二六時中應緣處不間斷則噴地一下亦不難然第一不得存心在噴地一下處若有此心則被此心障却路頭矣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

自然打成一片何者為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心思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千萬記取世間情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武一但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字世間情念自怙怙地矣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千說萬說只是這些子道理驀然於無字上絕却性命這些道理亦是眼中華示徐提刑濟教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放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內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梅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既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箇田

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傳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竒特覓解會不能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為可憐愍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箇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

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
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真如佛
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
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
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
使不著又有一種武一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
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
大夫十箇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
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
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打

葛藤一上云只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
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
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
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
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
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
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
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
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

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
槃耶喚作真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
人謾試向這裏定當看若定當得出上宿草
菴且在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
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
一等打破面皮性慳武一堅起脊梁骨莫順人情
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
欠了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
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
一件事方有趣向分若道我世間文字至於

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古今興亡治亂無有
不知無有不曾只有禪一般我也要知我也
要會自無辨邪正底眼驀地撞著一枚杜撰
禪和被他人狐媚如三家村裏傳口令口耳傳
授謂之過頭禪亦謂之口鼓子禪把他古人
糟粕遞相印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
一句時便喚作贏得禪了也殊不肯退步以
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他人纔聞有箇
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
要做美官又有聲色之好如何辦得這般事

似這般底比比皆是無一人真實把做一件
未了底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
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
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
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
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
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
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
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
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

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
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
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木人本體
自無情華鳥逢入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
何慮善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
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
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方亦不至流落惡
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
容易且作歸向信敬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
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餅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箇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說箇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

內打出者其力彊彊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彊弱而所乖則一也方外道友徐敦濟乃妙喜三十年前夷門道舊曾繞一邂逅便以此道相期與令弟敦立時時來園悟先師處激揚箇事決欲臘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一著子有下落非如他人要資談柄紹興初予住徑山因持鉢吳門再得一見又二十年復在鄂渚相遇因此軸求指示信意一揮寫至此不知前面所說何事而一軸已終千

說萬說直說曲說只是為徐敦濟生死疑根未拔只教就未拔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卧但時時提掇驀然噴地一發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勉之勉之

示鮑教授

符夢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隨衆生根器所宜應箇時節而已據實而論無說無示無聞無得故巖頭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莫道受他信施只土亦銷不得以是觀之諸佛諸祖亦只作

得箇證明底主人耳不見舍利弗問文殊師利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答曰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為諸佛所覺如是則亦不見有師亦不見有弟子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聽法者亦不見有說如是義者亦不見有受如是義者亦無文殊亦無舍利弗亦無諸佛亦無祖師亦無法界為諸佛所覺亦無諸佛而覺法界亦不曾有鮑居士此軸子亦無來處妙喜亦不曾引筆行墨既是一切皆不

曾有即今怵怵怛怛一絡索惡口却安頓在甚麼處咄若有安頓處則有也。鮑居士但恁麼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作他觀者名爲邪觀如或尚作邪正見也。怪妙喜不得。

示妙淨居士

趙觀使師重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

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快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

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或一大患九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踈轉遠矣所以釋迦老

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為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

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瀉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瀉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瀉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瀉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身生富貴之家不爲富貴囚執而夙植德本自然知有此段不可思議事可以於生死岸頭爲舟爲航爲憑爲仗故時時退步肯向脚跟下推究乃爲

立道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卧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或一慕地於無所受處十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返相鈍置且截斷葛藤

示呂機宜元舜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

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為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

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箇是味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或一合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

曰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是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既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智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六是弄華枝要識病根麼不是別物只是箇執難執易妄生取捨

者這箇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沈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死生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爲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爲建立以悟爲接引之辭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

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遂日嚏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背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成一黑山下鬼窟裏底爲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過真正善知識與說

本分話返以爲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爲之用殊不知覺除非夙有願力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曾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怎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者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

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
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
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
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樞沒滋味時切
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不見古
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
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
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
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

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
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箇門中著意思量
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
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
元道友即不然既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
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
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
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
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
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

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
求指示掇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
事不孤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
得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
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為你徒無意立意
無事生事無內外疆作內外無東西謾說東
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
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
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
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

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
與人即今寫底是箇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
中間者又是箇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
絲毫者又是箇甚麼吐有也不可得無也不
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
得作如是說者式一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
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
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
得舜元到這裏合作麼生參只這作麼生參
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

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
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舜元
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
苦分明覩見沒可覩^咄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武二

宗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益聞上延

示快然居士

羅知縣

快然居士羅宗約紹興丁丑暮春得得來鄖山見妙喜欲究竟此段大事因緣屢隨眾到室中呈伎倆^{武二}逞解會都與列下忽一日喜見眉宇知渠管中窺豹轉身動腦袖間已有頌子雖未拈出妙喜即時與撥轉關棧子渠雖未能赤骨醜地跳出葛藤窠然却知得飯是米做麵在麥裏正好著力之際薦來相別云

要急歸嫁女以此軸來乞做工夫底道理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為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為此偈亦

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
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
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
只得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
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
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襪裏
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為圈襪裏在不
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襪裏快
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
落在妙喜圈襪裏要出三老圈襪則易要出

妙喜圈襪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
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為你說破因記得古
德一偈併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探根
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
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箇問
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
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
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

示妙心居士

孫通判
長文

決欲究竟此事應是從前作聰明說道理文

字語言上記持於心意識內計較搏量得成
颺在他方世界都不得有絲毫頭許頓在習
中掃除得淨盡也然後向心思意想不及處
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便如善財童子
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
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
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
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
際亦不能知佛海次第佛海藏佛海差別佛
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亦不能知

菩薩衆海次第菩薩衆海藏菩薩衆海差別
菩薩衆海普入菩薩衆海集菩薩衆海散所
有邊際亦不能知入衆生鬼界衆生根教化
調伏諸衆生智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
入諸地諸道如是等海所有邊際信知無念
無作有如是功德^{此二}這一步雖曰難進^三若夙曾
種得善根種子只向信得及處看看來看去
內無所住外無所緣不覺不知打失布袋當
恁麼時方知龐居士道無念清涼寺蘊空真
五臺對境心無垢當情心死灰妙理於中現

優曇空裏開無求真法眼離相即如來若能如是學不動出三災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然雖如是莫見恁麼道便向無作無為處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默而常照硬捉住箇糊猴繩子怕他教跳古德喚作落空亡外道魂不散死人真實要絕心生死浣心垢濁伐心稠林須是把這糊猴子一棒打殺始得若一向緊緊地把定繩頭將心調伏我說是人執之失度真可憐愍正眼觀之盡是天魔外道魍魎妖精非吾眷屬此事要得渾鋼打就

生鐵鑄成底擔荷若有心擔荷則又蹉過也古人不得已見你迷却路為你作箇指路頭主人而已亦無禪道佛法可以傳授纔說有傳有授便是邪法何以故不見金剛經中道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著實而論說真如佛性說菩提涅槃說理說事說邪說正盡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傳可以授乎不見先德有言說箇學道早是接引之辭耳又何曾教你起模畫樣特地馳求來

所以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
臨濟云你但歇得念念馳求心則與釋迦老
子不別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歇謂之法塵
煩惱既有決定志必有決定得入手時且那
箇是得入手時噴地一發心意識滅絕氣息
時是佛言理則頓悟或二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
次第盡要識這些道理便是善財聞彌勒彈
指之聲樓閣門開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香嚴
聞擊竹作聲忽然契悟便解道一擊亡所知
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之類

是也自家悟處自家安樂處自家得力處他
人不知拈出呈似人不得除已悟已安樂已
得力者一見便默默相契矣疑情未破但只
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移逐日許多作妄想
底心來話頭上則一切不行矣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是斷
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箇無字
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
此外別無奇特前所云難進底一步不覺驀
然過矣

示永寧郡夫人鄭兩府宅

既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欲親近善知識
孜孜矻矻不捨晝夜常以生死二字貼在額
頭上茶裏飯裏坐時卧時指揮奴僕時幹辦
家事時喜時怒時行時住時酬酢賓客時不
得放捨常常恰似方寸中有一件緊急未了武二
底事礙塞決欲要除屏去教淨盡方有少分
相應也若見宗師說時方始著急理會不說
時又却放緩則是無決定之志要得生死根
株斷則無有是處此事不在男之與女僧之

與俗若於宗師一言之下啐地折曝地斷便
是徹頭處也佛說火宅喻直是為衆生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痛的的地其中有言是舍唯
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謂衆
生根器狹劣無決定志戀著生死塵勞於塵
勞中頭出頭沒於三界火宅不能捨離故設
種種方便令衆生捨方便直出火宅露地而
坐此是釋迦老子徹底老婆心凡看經教及
古德入道因緣當見月二指切不得泥在言
語中若於語上尋玄妙言中求奇特落處如

此做工夫則失方便矣妙喜從來無實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按將平生悟得底開口見膽明白直說與人有信得及底依而行之雖乍聞說似難承當若當人無始時來種得般若種子纔聞舉著便兩眉卓豎眼睛定動矣老僧頃年初住此山常州許宅有箇無著道人法名妙總三十歲便打硬修行徧見諸方尊宿皆蒙印可然渠真實畏生死苦故要真實理會本命元辰下落去處特來山十度夏時同夏者一千七百衲子馮濟川少鄉亦在此

山不動軒隨衆一日因老僧陞座舉藥山和尚初參石頭問石頭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曾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藥山不契石頭云你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到馬大師處如前問馬大師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於言下大悟更無伎倆可呈但低頭禮拜

而已馬大師曰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山
曰某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
大師然之是時陞座纔再提撕無著於言下
忽然省悟下座後亦不來通消息時馮濟川
隨老僧後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老僧問伊
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
不恁麼也不得噫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蘇噓噫哩娑婆訶老僧亦不向他道是
亦不向他道不是却以濟川語舉似無著無
著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注

郭象老僧見他語異亦不問他却舉巖頭婆
子話問之無著遂作一偈云一葉扁舟泛渺
茫呈撓舞掉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
莊周蝶夢長老僧亦休去後一年濟川疑他
不實得得自平江招無著到他船中問婆生
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武二不消得便
棄在江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無
著云已上供通並是詣實濟川大驚又嘗到
室中老僧問他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
莊上喫油糍無著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

敢通消息老僧向伊道我放你過你試道看
無著云妙總亦放和尚過老僧云爭柰油糍
何無著喝一喝便出去是時一衆皆聞渠如
此祇對着他纔得一滴水便解與波作浪蓋
渠脫離世緣早信得這一著子及雖嘗被邪
師印破面門却能退步知非決定以悟爲則
故纔見善知識提撕便於言下千了百當永
寧郡夫人曹氏善因聰明靈利有智見知有
此段大事因緣決定可以出生入死不被世
間塵勞中事牽絆雖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

所羅籠亦要退步親近善知識決擇生死大
事但未遇真知識激發耳屬者在城中因節
使公請就渠菴園說法善因聞老僧提持此
段大事因緣遂熏起種性當下身心寧帖雖
未能十成透脫已識得火宅塵勞中許多虛
妄不實底事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
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
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
地時唯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
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惡

少作善多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
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
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
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既知有如
是殊勝事恐在火宅之中不能得時時親近
善知識故得得上徑上住旬日隨眾聽法滋
浸善緣發大誓願永不退轉臨行以此軸求
指示要在火宅中時時以此自警自覺老僧
嘉其志趣勇猛不與泛泛者同故引無著道
人一段入道因緣令其見賢思齊他日妙喜

社中出二無著豈不為末世光明種子作大
利益乎勉之勉之

示妙智居士

方敷文
務德

從上諸佛諸祖真實為人處先教立決定志
所謂決定志者決欲此生心地開通直到諸
佛諸祖無障礙大休歇大解脫境界無決定
之志則無決定信矣佛不云乎信為道元功
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
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如來地即大休歇大解
脫境界是也在昔歸宗拭眼禪師曾有僧問

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聞宗語諦審思惟良久曰只某便是佛却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其僧於言下忽然契悟這僧初無決^{或二}定信聞歸宗直指之言猶懷疑惑欲求保任方能自信歸宗^九老婆心切向他所乖執處以金剛王寶劍用事劈面便揮這僧方在萬仞崖頭獨足而立被歸宗一揮始肯放身捨命又羅山法寶大師嘗致問於石霜普會曰起滅不停時如何石霜云直

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羅山不契復持此語問巖頭問聲未絕被巖頭震威一喝曰是誰起滅羅山於言下大悟又教中說菩薩修行從初地入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諍誚寂滅現前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謂從初地至菩薩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謂不起

第二念又怕人理會不得更引喻云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如生梵世欲界煩惱皆不現前住不動地亦復如是一切心意識行皆不現前第八地菩薩佛心菩薩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世間心既滅寂滅心

即現前寂滅心既現前則塵沙諸佛所說法門一時現前矣法門既得現前即是寂滅真境界也得到此境界方可與慈運悲作諸饒益事是亦從決定志乘決定信成就者也若無決定志則不能深入如來大寂滅海無決定信則於古人言句及教乘文字中不能動轉如六祖大師為江西志徹禪師說常無常義徹問祖曰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師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

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
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
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
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
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
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
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門示祖曰汝知
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
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
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

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
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
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
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
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
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
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此亦徹禪師
決定志中乘決定信而感報祖師決定說之
一也又記得安楞嚴看楞嚴經至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處不覺破句

讀了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
涅槃流吟良久忽然大悟後讀是經終身如
所悟更不依經文此亦決定志中乘決定信
依義而不依文字之一也妙智居士有決定
志而乘決定信於此一段大事因緣砭砭我
我以徹證不疑為決定義但未得噴地一下
耳因以此軸求指示故引祖師為志徹禪師
巖頭為羅山安楞巖破句讀楞巖經悟道數
段葛藤且作他時噴地一發之契券云耳
示張太尉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
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即
當人自心現量不動不變之體也佛之一字
向自心體上亦無著處借此字以覺之而已
何以知之佛者覺義為衆生無始時來不信
自心現量本自具足而隨逐客塵煩惱流轉
三界受種種苦故苦相現時自心現量之體
隨苦流蕩故諸佛愍衆生流蕩之故借佛字
以覺之既已覺則佛之一字亦無用處佛是
衆生藥衆生病除則佛藥無用凡看經教及

古德因緣當如是學

衆生日用現行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以為佛事為衆生以無明為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武一未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便是這箇道理也

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於此四句無用心處方始可以提撕此箇消息也佛說世出世間

功德無如無心功德最大而不可思議不見釋迦老子在般若會上問文殊師利菩薩云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云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則更無心想常與定俱得到這箇田地方始可說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所以佛說無心功德直

是殊勝直是無較量處今說無心非如世間
土木瓦石頑然無知之無心差之毫釐失之
千里不可不諦審觀察也

佛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說一百二十箇譬

喻其中有一喻云譬如有人依附於王不畏

餘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菩提心大勢

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世間有人得近一

至尊而不畏餘人則有之肯依菩提心大勢

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者殊未見也又有

一喻云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奪威怒

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

切人民無能制伏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

起大悲必定發於菩提之心心未捨來一切

世間魔及魔民不能為害如上二種譬喻皆

為出世間大心有力量者說何以故二種譬

喻非世間常得之法故佛說此以啓迪過量

奇特丈夫欲其擔荷大乘擔子耳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

為空寂之教戀著箇皮袋子聞人說空說寂

則生怕怖殊不知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

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
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示親其
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
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
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術正如硬差排
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元不曾說留
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為為自然歸宿之處自
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
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

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
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示曾機宜

叔
邊

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緣法不契末後得
巖頭掃屏從前零碎所得方得心地開通巖
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十四一一從自己
曾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為巖頭
之語非獨發明雪峯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
萬世規式所謂曾襟流出者乃是自已無始
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

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麤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麤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為準的耳纔得這箇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所謂曾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者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為曾襟流出也十

回被師家問著九回祇_二到不得不妨只怕向觸_三醜前彊作主宰纔見宗師開口動舌便領將去似這般底佛出世亦救他不得救違根性雖鈍却得便宜真實要敵生死故_四矻矻救救心心念念不肯放捨前所云得便宜便是這些鈍底家風也既有決定志得之入_五手目有時節亦莫管得在何時老僧常與衲子輩說要參妙喜禪須是辨得一生不會始得若要求速效則定是相誤何以故只為從來無法與人但為人做得箇指路頭底漢子耳古

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我說法欲使衆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者

他兩人怎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遂各立門戶造妖捏怪耳叔遲既於世間灰心則已省得無限事了也不壞世間相而該實相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無差無別自是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故傳習將去殊不本其源流耳如何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妙喜爲你說破奉侍尊長承順顏色子弟之職當做者不得避忌然後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日用四威儀內常自檢察更以無常迅速

生死事大時時提撕無事亦須讀聖人之書
資益性識苟能如是世出世間俱無過患矣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武二

十六

音釋

鄭莫候切地名 揆郎計切關揆也 醜ノ切 麵莫甸切麥粉也 糞音茂正

圓虛丸切 圜積丘畏切 揅丁果切 糞音茂正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三 武三

宗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慈闈上進

示中證居士 郭知縣仲堪

天台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以空假中三觀該攝一大藏教無少無剩言空者無假無中無不空言假者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空無假無不中得斯旨者獲旋陀羅尼是知從上諸佛諸祖莫不皆從此門證入故大師證入時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說此經儼

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張公因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謂余曰當真實證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而自默默點頭矣眾生境界差別不等所見不同互有得失除夙有靈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捨方便而自

證入則亦不待和會差排自然見月亡指矣
昔藥山和尚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南嶽石
頭和尚處遂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
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聞而不領良
久無言石頭云會麼藥山云不會石頭云恐
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
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話端依前問
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聞馬師語便獲
金剛心中更無奇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
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無別道理傳授只
向他道汝見箇甚麼便禮拜藥山亦無道理
可以呈似馬師或三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
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
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
有一真實馬師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藥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
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效
驗者仲堪道友妙喜與之素昧平昔紹興丙
子冬邂逅宛陵一見風采未語而心已許之
嘗過其舍遂蒙傾倒因而詰之自言於中字
法門而有趣向自爾每與對談未嘗一語及
世間事古人隔江橫趨時節亦有之矣為政
不苛不察而姦蠹為之膽落此亦證中字法

門效驗也別來恰九箇月忽專介以此軸來
求道號因思無盡張公之言頗與仲堪所入
門戶略相似故不覺引前葛藤仍為立道號
曰中證居士中證之義在吾佛則曰金剛心
心至中曰忠中無定方見於行事而利他自
利世出世間了無遺恨矣中證不偏而上下
相應如析梅檀片片非別木非如他人說得
盛水不漏於行事時手足俱露如此等輩欲
入中字法門大似掉棒打月不亦難乎中證
居士勉之妙喜異日忽地撞到面前那時相

見更若守著這一字則不中矣

示徐提刑

敦立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初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推輪也昔雪峯真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

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甚麼雪峯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思量計較聰明靈利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

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有決定之志不
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
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無
盡無窮撥置了一重又一重來如連環如鉤
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
侶伴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武三除是當人夙
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
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真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
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即是當人出生

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
便是這箇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
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便心裏
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
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箇有五雙分疎
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為窟宅乍聞說
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
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
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
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

死與乃兄敦濟時來扣問圓悟先師但妙年身心未能純一專志理會箇事別來忽地過了三十餘年紹興己卯秋予因到育王經由越上時敦立提總憲綱始獲再會握手劇談坐間只以此一段因緣爲未了更不及世間塵勞之事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真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在藏識中則不能如是把得定作得主宰信得諦當不退初心真火中蓮華也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

武三

五

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箇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箇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蹋翻關捩子不是差事

示陳機宜明仲

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真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為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覩得這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銷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注解這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

上頭關捩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教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武三便有一切心可證武二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

所證之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弟子陳博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撩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箇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

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旣離弦無返回勢非是彊為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武三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示空相道人黃通判宅

佛是凡夫鏡子凡夫却是佛鏡子凡夫迷時
生死垢染影像全體現佛鏡子中忽然悟時
真淨妙明不生不滅佛影像却現凡夫鏡子
中然佛本無生滅亦無迷悟亦無鏡子亦無
影像可現由凡夫有若干故隨凡夫發明耳
而今欲除凡夫病與佛祖無異請打破鏡來
爲你下箇註脚
示方機宜夷吾
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
礙當生即不生欲知此箇道理但將平昔坐

禪處得底看經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
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一時掃向他方世界
却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見僧入門便
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老用
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
不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
條活路不見臨濟一日侍立德山德山良久
驀回顧云老漢今日困臨濟云這老漢寐語
作甚麼德山擬拈拄杖要打臨濟便掀倒禪
牀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

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員
作家一搯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
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
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
合水好與這兩箇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
且道過在甚麼處夷吾居士夙植德本信得
此段大事因緣及雖在塵勞中能自省察雖
未得一刀兩段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然却自
有箇信入處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欲行千
里一步為初最初一步已進得不錯直須擴

而充之涉定知得三世諸佛敗闕處六代祖
師敗闕處妙喜敗闕處然後打開自己庫藏
運出己家財拯濟一切豈非在家菩薩之
用心哉勉之勉之

示妙圓道人

李知宅

欲超生死越苦海應當豎起精進幢直下信
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
消息故釋迦老子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
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
到如來地要識如來地麼亦只是這信得及

底既信得及不須起心動念求出生死但十
二時中念念不離決定要得入手方為勇猛
之士若半信半疑則不相續矣此事不論男
之與女貴之與賤大之與小平等一如何以
故世尊在法華會上只度得一箇女子成佛
戒三
涅槃會上亦只度得一箇廣額屠兒成佛當
知此二人成佛亦別無功用亦只是直下信
得及更無第二念便坐斷報化佛頭徑超生
死亦別無道理妙圓道人雖是女流立志不
在成佛底女子下又能知有此段奇特因緣

決定要出生死因以此紙乞指示撥筆揮汗
書此示之仍令看箇詰頭僧問馬祖如何是
佛祖云即心是佛妙圓道人日用只如此看
祝祝

示太虛居士

尊直殿
伯奇

利根上智之士身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
折困能於富貴中作大饒益利樂有情非夙
願力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既信得及當於信
得及處乘自願力隨緣應用則自然頭頭上
明物物上顯矣昔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入

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衆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世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萬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舍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納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

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刹一一刹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時在會聽法之衆皆獲此三昧皆得此三昧力無不被其饒益者太虛居士鄧伯壽身處富貴又與常人不同日侍至尊所聞所見皆不可思議事與普賢菩薩於如來前入毗盧遮那

藏身三昧又何異哉但恐中忘此意十二時中不能照管微細流注恃息凌繚於人則不相當也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亦無一法可以傳授何以故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為法非智慧法非無為法巖頭和尚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土亦難消昔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十四祖龍勝特往化之彼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龍勝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龍勝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

此乃直示心要也彼一衆聞之皆悟正理然悟在當人不從他得前所云諸佛出世祖師相傳皆無實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伯壽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於日用應緣處能自警覺回世間惡業底心要學無上佛果善提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無邊諸佛諸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則不能如是精進如是清淨如是自在如是正直孜孜矻矻以此段大事因緣在念既有是心莫管得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但只看箇古人入

武三

十一

道底話頭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却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栢樹子其僧於言下忽然大悟伯壽但日用行住坐卧處奉侍至尊處念念不間斷時時提撕時時舉覺驀然向栢樹子上心意識絕氣息便是徹頭處也前所云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在會諸菩薩皆復是益願伯壽於至尊前亦時時入是三昧

忽然從三昧起其益與普賢菩薩無二無別勉之不可忽

示妙明居士

李知者伯和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惟窮一味在宗師說處著到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如江西馬祖初好坐禪後被南嶽讓和尚將執於他

坐禪處磨馬祖從禪定起問磨輒何為讓曰
欲其成鏡耳馬祖笑曰磨輒豈得成鏡耶讓
曰磨輒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蓋讓和尚
嘗問馬祖坐禪何圖馬祖以求成佛答之教
中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馬祖聞坐禪豈
得成佛之語方始著忙遂起作禮致敬曰如
何即是讓知其時節因緣已到始謂之曰譬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曰
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
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

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於
言下忽然領旨遂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
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
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
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
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
聚散而見道者非也前所云方便誘引此是
從上宗乘中第一箇樣子妙明居士請依此
參

昔大珠和尚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

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珠遂作禮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或三十三凡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己家財如盤走珠無障無礙曾有僧問般若大否珠曰般若大曰幾許大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小曰看不見曰何

處是何處不是你看他悟得自家寶藏底還有一星兒實法傳授與人否妙喜常常說與學此道者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虛如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近代佛法可傷為人師者先以奇特玄妙蘊在曾襟遮相沿襲口耳傳授以為宗旨如此之流邪毒入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此是宗門善巧方便誘引學者底第二箇樣子妙明居士決定究竟當如此樣子參

既辨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
觸境逢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
種種邪說日用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
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又如欠了人萬百貫
債無錢還得被債主守定門戶憂愁怕怖千
思萬量求還不可得若常存此心則有趣向
分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
無智愚夫何以故為渠百不知百不解却無
許多惡知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古德
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近年以來多有不

信悟底宗師說悟為誑誨人說悟為建立說
悟為把定說悟為落在第二頭披却師子皮
作野干鳴者不可勝數不具擇法眼者往往
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此是
宗師指接羣迷令見月云指底第三箇樣子
妙明居士欲跳出生死窟作是說者名為正
說作他說者名為邪說思之
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
業受報頭出頭沒無休息時苟能猛著精彩
一拔淨盡便能不離眾生心而見佛心若風

有願力遇真正善知識善巧方便誘誨則有甚難處不見古德有言江湖無礙人之心佛祖無謾人之意只為時人過不得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為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於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求得求失因而透不得不得道佛祖不謾人如患盲之人不見日月光亮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第四箇樣子妙明居士思之

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死來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與之廝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式三一下便了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澆心垢濁者也然心何有垢心何有濁謂分別善惡雜毒所鍾亦謂之不善亦謂之垢濁亦謂之稠林若真實得噴地一下只此稠林即

是梅檀香林只此垢濁即是清淨解脫無作妙體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便是這些道理此是宗師令學者捨邪歸正底第五箇樣子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參久久自築著磕著也

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教中所謂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龐居士有言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

便恁麼認著不求妙悟又落在無事甲裏不見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你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真淨和尚有言不擬心一一明妙一一天真一一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然衆生本佛佛本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又釋迦老子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亦是不許擬心之異名耳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

心思量分別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
有為不墮無為不作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
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面目底第六箇
樣子也

本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已事未明故參禮

宗師求解生死之縛武三却被邪師十六輩添繩添索

舊縛未解而新縛又加却不理會生死之縛
只一味理會閑言長語喚作宗旨是甚熟大
不緊教中所謂邪師過謬非衆生各要得不
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以不知

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綉處提撕提
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
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
力省力處却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
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
人做謎子搏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
妖捏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
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
他人亦不知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別

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妙明居士決欲如妙

喜修行但依此說亦不必向外別求道理真

龍行處雲自相隨況神通光明本來自有不

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

為自欺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

也

如上述七箇樣子佛病法病衆生病一時說了

更有第八箇樣子却請問取妙圓道人又代

妙圓道人下一轉語云大事為你不得小事

妙明居士自家擔當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第二十三

音釋

苛胡歌切析先擊切掉徒弔切劇甚也切

甄職緣切虞曰許切諄呼訝切磕克盍切

也譏隱言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册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武四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阿法慧日禪師巨菴閣上進

示成機宜季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
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
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著言說
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
事無取無捨日用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
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著內不放出外不放
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洄漩然而有忽然而無

只向這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
排他不得餒釘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
是非是彊為不見釋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
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
亦復不著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
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
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
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
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裏不
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為無常

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
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却向不可
取不可捨處謾覷捕看是有是無直得無用
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
莫要放却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
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却向甚處
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
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
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處或喜或
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

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
不覺向露字上絕却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
法不著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
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
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
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只怕無決
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
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
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者昔
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

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
郎將常以弓挂一瀘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
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
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
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采奕拔
辭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
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
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
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
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杜耶何爲住此巖曰

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
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
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
事懶融謂巖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
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
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
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爲牛頭第二
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
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
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

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為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

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姦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汙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

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時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武四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闔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

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為未了未說

直下超證且省得日用應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為善底樣式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或四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

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文節使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示莫宣教甫潤為學為道一也為學則學未至聖人而期於

必至為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士大夫博極羣書非獨治身求富貴取快樂道學兼具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可以及物近世學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為學為道為名專以取富貴張大門戶為決定義故心術不正為物所轉俗諺所謂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為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為學為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老氏

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云指得魚云筌為第一義則不為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武四不見昔有僧問歸宗和尚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宗以火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宗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宗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宗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潤南道

友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念念無
間斷但於一切文字語言上未能見月云指
得魚云荃爾苟於歸宗示誨處領略方知觀
音悟圓通與歸宗聞與不聞之義無二無別
何以知其然也初於聞中入流云所所入既
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動相不生則世間生
滅之法滅矣靜相不生則不為寂滅所留係
矣如於此二中間不住動相亦不為靜相所
困則觀音所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得到這
箇田地始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頭頭上明

物物上顯矣非是強為法如是故潤甫勉之
示遵璞禪人
十三祖迦毗摩羅訪十四祖龍樹於山窟中
龍樹預知其來即出迎接纔見便云深山孤
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
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
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
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樹
聞示誨即投出家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
資靈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

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即不然爲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應麤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參禪學道不爲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些惡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

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不見昔日臨濟和尚辭黃檗檗問子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來濟亦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瀉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麼仰山曰不然瀉山曰子作麼生仰山曰知思方解報息看他過量人等閑露異類中些子頭角便與常人不同後臨濟果與江西宗旨於河北此所謂龍象蹴踏非驢

所堪也

遵璞禪人昔嘗侍園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雲懿長老為道伴二人俱在老師處得少為足點芻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聞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衲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為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以畏得失遲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眾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

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敢嗣園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却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言與璞繼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仍謂之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

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捧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按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割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乙卯上元後璞來告假

歸長谿省母且乞法語因信筆書前語以遺之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六翁彼上人者訶佛罵祖具擇法眼不滅龐老子試以此呈似此老必有批判矣仍請此老相與作證夏前復歸究竟末後一段大事因緣切勿秤鎚落井道人分上千里同風更不果作藏六翁書也

示妙道禪人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

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辯邪正不分蓋不了此心此性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為實認此心此性為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

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即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為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為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為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為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

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
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
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
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
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
今本無悟悟即迷迷即悟向即背背即向性
即心心即性佛即魔魔即佛一道清淨平等
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
他術既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
以為實若以為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

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
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
來看馬大師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柏樹子雲門須彌山
大愚鋸解秤鎚嚴嚴陽尊者土塊汾陽莫妄想
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
也妙道思之
示智嚴禪人
道不可學學而得之非實得也道亦不可不
學不學亦無得期學與不學得與不得於此

道了無交涉請快著精彩向無交涉處轉身
一擲則學心無學心得心非得心如湯沃雪
始知從前作祟皆是本自家親總不干他閑
神野鬼之事所以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現
成公按放你三十棒趙州見僧入門便云辜
負老僧二老如金翅摩海直取龍吞惜懂之
流如何商量如何湊泊還有爲人底道理麼
不可聞恁麼道了便只恁麼休去歇去還歇
得也未古人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
死人要得直截無事但於不可學處試進一

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三乘十二分教天下老
和尚橫說豎說直說曲說讚說毀說隨俗說
顯了說當甚熱益鳴聲嚴禪還信得及麼莫
記吾語

示知立禪人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華忽然悟道有偈曰三
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
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和尚詰其所
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又雪峯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

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
 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
 一人以從緣而得為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為
 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
 人喚鴉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
 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為你說破二由
 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
 段不同收歸上科。吐

示妙詮禪人
 衲子參禪要明心地秀才讀書須當及第讀

書五車而不及第終身只是箇秀才喚作官
 人即錯參禪衲子心地不明則不能了生死
 大事終身只是箇破凡夫喚作佛即錯只這
 兩錯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言實有則讀
 書人及第做官者時時見之言實無則參禪
 人作佛未嘗目擊以此易彼八兩半斤耳此
 說至淺近而至深遠徃徃學者以有所得心
 參向無所得處墮坑落澗多矣雲門此語遂
 成虛設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
 人翻成毒藥昔智常禪師至曹谿見祖師舉

大通和尚所示心要祖師據其所疑為說偈
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
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
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
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當下疑情頓釋大悟
祖師方便乃述一偈呈祖師末云不入祖師
室茫然趣兩頭妙詮禪人要知實有恁麼事
實無恁麼事落處麼莫管凡夫與佛秀才與
官人但識取雲門方便苟能識得潮陽去曹
谿不遠其或未然脚跟下且照顧大顛和尚

示冲密禪人

辯龍蛇眼擒虎兇機非超越格量不繫塵緣
之士即以是說為戲論故臨濟宗風難其繼
紹近世學語之流多爭鋒逞口決以胡說亂
道為縱橫胡喝亂喝為宗旨一挨一拶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擬議不來呵呵大笑謂之機
鋒俊快不落意根殊不知正是業識弄鬼眼
睛豈非謾人自謾誤他自誤耶不見臨濟侍
立德山次山回顧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
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牀

山便休去且道二老漢恁麼激揚還有商量處否信知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非真實具如是眼得如是用未免向得失中搏量卜度又臨濟同普化在鎮州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普化便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云是則是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又休去且道臨濟兩次休去

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沖密禪人在叢林最久往往都商量得講說得批判得自謂千了百當後始知非遂一時撥置就無商量處做工夫今始覩得見信得及方知此事傳不得學不得計較不得商量不得侍十四吾南來相從於寂寞之濱閱四載十四因吾舉先師為寂壽道人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驀向火爐邊拾得一粒煬豆喫了自此香積妙供亦無心趣向但烝餅不托少渠一頓不得耳因來別吾暫歸浙江攜此軸求指示仍

贈二偈云

蓋天蓋地那一著 無今無古絕承當
謾將分付密禪者 一任諸方亂度量
瞎驢滅却正法眼 臨濟宗風始大張
可憐禪販如來者 盡將蓋覆錯商量

示道明講主

昔馬祖問亮座主曰聞汝大講得經論是否
曰不敢祖又問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曰心
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又爭解講得經曰心
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否祖曰却是虛空

講得亮不肯拂袖便行祖遂喚云座主亮回
首豁然契悟遂作禮而去直入西山別無言
語可通消息直下坐斷凡聖路頭如今人似
有似無或於師家口頭認得麥裏有麩飯是
米做便向麥裏米裏求解覓會須要師家知
道我已得這箇道理武四生怕師家不知如此等
輩只認得箇驢前馬後欲得如亮座主於馬
祖一言之下便云其所證不亦難乎蓋亮公
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故能干了百當
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即時前後際斷了無

一法可作了不了道理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不疑則謗道明座主亦是講經者知得那一著決定不在文字語言中文字語言乃標月指也念欲求善知識理會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底一著子故得得來尋妙喜妙喜憐其至誠直書此一段公按示之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方知麥裏無麩飯不是米做恁麼知得了便能於講未講時將一條死蛇弄得來活鱖鱖地

說虛空解講經虛空不解講經總是自家屋裏事教內教外更不作不了之見二見既云講時即是不講時底不講時即是講時底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妄語者咄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開眼屎牀恁麼寫底也好與三十拄杖雖然如是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亦不妨於講經處理會祖師教外別傳消息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但如此講經論不妨紙已盡且截斷這一絡索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

武五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藍開上進

答曹侍郎天○問書

開頃在長沙得園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
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
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開自幼年發
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為婚
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
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
淺知見之間以為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

古人親證處方為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
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
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園悟老師老
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
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鈍
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
此其柰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
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
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
必能洞照此心為委曲提警言日用當如何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
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
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
為科舉婚宦所役又為惡覺惡習所勝未能
純一做工夫以此為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
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
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為士人仰祿為生
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
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

真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
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
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
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下去一刀兩段更
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
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
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
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
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
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

或五

二

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
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
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
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
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
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
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
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
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
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觀文殊於

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
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
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
少功德便以為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為
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
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
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
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
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
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

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如上這一絡索只在當人末後一念真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尚能頓云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偽惡業

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為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為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這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為妄語大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禮菴中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怗怗但如許雖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

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
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於
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椅蒲
團為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
門書對諸聖遙禮而後遣或五只要雲門信許此
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於
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為利根聰
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
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
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
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
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
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
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
之類是也巖頭曰却物為上逐物為下又曰
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

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
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
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如一
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
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為窟宅聞恁麼說話便
道莫落空否或五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
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
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宗
杲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
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

與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
證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
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
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
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
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
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
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
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徃徃參禪
人只恁麼念過殊不予細看是甚道理若是

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
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
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
當人脚跟下淨凜凜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
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
濟見來便下繩牀驀曾擒住灌谿便云領領
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
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
幸有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麤
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

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
遶四天下控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
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
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
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
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
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
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
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
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

或五

六

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
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不
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
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
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
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
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
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須彌
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
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
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猶狃地休去歇
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
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
照來照去帶來帶去或五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
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
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
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
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

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這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這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檗和尚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

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這箇又是認著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

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
本無實體若執為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
是守自然體為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
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
既清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向道之心莫

或五

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
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
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
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
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云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
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
參別無佛法指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
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為公
冗所奪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
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
然何時是了正在關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
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關中用若關中

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起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為是鬧處為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鶩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

或五

九

但相聽決不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為行住坐卧之銘箴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此說乃是添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不識曾子細理會否又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

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為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漆桶輩只為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辯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彊法弱以湛入合湛為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為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欄柄矣既得欄柄在手何慮

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栢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掇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

武五

十

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
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
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
消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
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
雲門即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
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
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

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
闍家老子厮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
王寶劔坐毗盧頂上也宗杲嘗謂方外道友
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
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
幾卷經念幾聲佛或五佛前多禮幾拜十一懺悔平生
所作底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
愚人所爲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
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
所逼况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

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皆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

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

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改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欄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

漢老○問書附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

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
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
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
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
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
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武五

十二

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
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
為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
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
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
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
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
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
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
是說者名為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

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武五永過夏後方可復十三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熟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慙愧始得徃徃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

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攔曾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

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
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
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峯知鼓山緣熟
一日忽然驀曾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
悟了心便云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
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
有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赴盧行者至
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
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
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

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
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
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
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
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
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
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
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
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

四五

十四

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又

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習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按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

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目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

或五

十五

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
 又如梅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梅檀在斯遠現
 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
 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
 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

音釋

獾

獾古達切 獾當割切 駮北角切 色

喘 昌克切 喘息也 欄

必駕切 柄也

兩 音剗 音枯虛 剗其中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六

武六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菴開上進

答江給事

明少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
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

武六

慙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
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著手脚冷却
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
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
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

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
異路覩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
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
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
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
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
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
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
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
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南嶽和尚說法

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這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峯書尾杜撰解註山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拈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

面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註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為此事甚力故作此書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為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按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為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白言

為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
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
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
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這般見解也但就能
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
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
莫不皆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
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為惱只為他識得知

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
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
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
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真如佛性
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
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
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
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僧云
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
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

武六

三

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
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
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
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他了達三祇劫空生死
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被
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
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眞是一
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
脊梁骨莫作這般去就作這般去就底雖暫

拘得箇臭皮袋子住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
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
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
難乎宗杲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眞
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
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
要徑截理會須得這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
得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
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
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

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語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權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成六}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做工夫看月十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

之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這裏是活底祖師意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別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為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為之際必得相應也未寤寐二邊得一如也未知未切不可一向沈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闊

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會中無事便認著以為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五六驀地一跳五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真大丈夫之能事也

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會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釣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真是自作障難耳若

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
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
理會閑耶涅槃會上廣額屠見放下屠刀便
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
右見此定以為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
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
為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
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
著做于天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
靜方便正為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

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閑處
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
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
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
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沈亦不得掉舉
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
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
力排遣當下怙怙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
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這便
是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

武六

六

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
半驀聞山僧頌庭前栢樹子話忽然打破漆
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
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
此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
已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
更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
處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為浪子偏
憐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

漢老

副樞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
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
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
坐為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
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
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
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
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未不可
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
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

五六

七

同事攝為最彊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窠也

答陳少卿

李任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為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為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為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

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為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曝地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

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華上更添空華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箇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

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筭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爲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却見省力便以爲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爲極則其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

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卧
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這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
也這刀子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
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
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
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
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
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
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世

式六

英嘗以書問雲菴真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
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真淨曰
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
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
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
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
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一
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心清
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
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

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為法以為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管他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得自

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汙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為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華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為本自具足故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

或六

十

有恁麼事又却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爲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雷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關中躡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躡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躡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爲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
皆是夢切記取禪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
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
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
事正當禪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
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
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
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
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

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誣之
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夫道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
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
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
難爲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爲道元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
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
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

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裊襠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果每為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

或六

十二

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省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為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

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
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
撥轉話頭省無限量亦得無限量請公只如
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
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這般事

武六

十三

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這般事只就黑白未
分處撇了盤撒了子却問他索取那一著若
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

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
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
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
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豎起
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生鐵
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
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
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人口頭辦永劫無
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
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

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乍入叢林一撥便轉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

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了了百當嘗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

武六

十四

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

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
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
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
然則一也如析梅檀片片皆梅檀今時有一
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
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真可憐愍請公
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
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汙染
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
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

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
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
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
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
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

武六

十五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六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武七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闡上進

答劉寶學

脩

即日烝滯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
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
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
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
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
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

麼熱釜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
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處放教生始與
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
得箇滋味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
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
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
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
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
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
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

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冲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這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千萬拈下面皮痛與手段教取這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為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

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為物作則萬世措摸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頭始得比暉禪歸錄得渠答紫巖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徧讚歎歡喜累

二十七

二

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莫勿疑也考冲云夜夢書思十年之間未能克或端

坐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緣武七內心無喘三可以說心說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諸緣即時見月云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

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沖却無許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說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失更引周易內典硬差排和會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按未曾結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麼當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

石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死心破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橫放蕩更說甚麼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以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是大丈夫所為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彥沖

引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遊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閭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煞著買草鞋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

此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冲考

今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
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
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

五七

五

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
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
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
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
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鑪上
一點雪相似眼辨手親者一連連得方知懶
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
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盤
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
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
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
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
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

憤皆作色厲聲謂闇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闇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關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懶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

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闇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在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關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關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關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關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關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

五七

六

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
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
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
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
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
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
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

得力處方始不辜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
做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遣箇鬧底正鬧時却
被鬧底騷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
勝工夫一般耳這箇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
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
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
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
你用心處這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
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
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

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此子得力
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
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
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
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
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
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
爾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

間之樂可比山野爲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
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爲貴糞掃
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
始爲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
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

取記取

答張丞相

遠德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
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
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以於念念中入

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
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
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
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
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
於彼岸此大丈夫或七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
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
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
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
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

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
亦非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爲如何

答張提刑叔賜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
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
一下臘月三十日闍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
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
事小大初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
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
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

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
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正恁麼時承誰忌力如此做工
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
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武七時心識已紛
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
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
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
心現器身等識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

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如
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
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
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
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
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
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
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
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
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
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疫
疢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
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
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
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
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
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
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
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

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
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
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
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
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
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
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
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
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
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

二十七

十

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

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

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這箇

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搏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今離四句絕

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
聖頂顛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
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
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
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
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
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
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
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
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

武七

十二

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
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
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
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
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
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
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
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
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
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

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
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
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為可憐愍者老居
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
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
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
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這般病
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

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定

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
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
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
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
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
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
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
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這一念破便是了
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

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
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
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
量亦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
昏沉不著意不忘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
如此了達生死魔何處摸捺一箇汪彥章聲
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
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晚年收因結果處那箇
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
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

大兩制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
十歲儘公伎倆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
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念不停雪峯真覺云
光陰倏忽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
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
舉已過還須旋旋除為報滿城朱紫道閻王
不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為甚麼事世間
愚庸之人飢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
稍煥肚裏不飢便了只是這兩事生死魔却
不能為惱以受富貴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

五七

十四

富貴底身上既常煥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這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聖云敬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佛者覺也為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爾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牧呂居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

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長渠邇來為此事甚切亦以瞥地回頭稍遲為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未後知非底一念為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這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武七

五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爭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
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其善旣辨此心當以
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
處正是合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爾正提撕
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
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
坐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
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
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

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箇汪彥章根性必不
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
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
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
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
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
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
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
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式七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

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觀捕否這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任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

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
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
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
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
董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
間式七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十七父子天性一
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
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
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
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

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
語不誑不妄等語怎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
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
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
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覲面楚越誠
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
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

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
 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閩嶺佳處左
 右能自調伏不為逆順關楨子所轉便是大
 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楨子日用活鱖鱖
 地拘牽惹絆他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
 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
 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又懶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
 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懶融如是妙

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
 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音釋

武七

十八

溽音辱濕暑也 捋郎括切 曄十鬼切 荐在甸切 連敕
 也 憤房吻切 椿株江切 困戶財切 瘳側界切
 駢駢蒲切 闕闕亭年 揣初委切 抖擻抖擻音
 斗擻音叟料 觚攻乎切 擻振舉也 觚竹簡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

武八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正益聞上進

答呂舍人_{仁居}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詰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詰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

武八

若棄了詰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闕

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詰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_{禮隆}

今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

何異措大家一生錯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羣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為恥及手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勤他實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

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或八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

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
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搏量註解縱然註解
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
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
心絕則佛見法見云矣佛見法見尚云況復
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
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
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
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任處絕消息不
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

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
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
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
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
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
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
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
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
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
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又不要引經

武八

三

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按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話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糞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他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按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

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却更來怗怗怛怛地問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書到這裏一字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爲他放些惡氣息若只恁麼休去却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得也此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年六十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又要如何了他殊不知只這欲了知決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闍家

老子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
有了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
破死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冰銷瓦解矣
更教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
見識與外道何異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
作何用渠既許多遠地放這般惡氣息來重
人妙喜不可只恁麼休去亦放些惡氣息却
去熏他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
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
昔志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

去入

四

近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
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
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
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此乃色
仁同道色
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
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
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
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
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

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可與居仁一狀怨過祖師到這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他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武八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著眼睛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有不受者猶較些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居仁亦有分子聽吾偈曰分味不下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

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居仁要見實處

唯有過量人未見其人通達無取捨居仁更疑以

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居仁在裏許外現衆

色像莫眼花一一音聲相賺殺平等如夢幻得救

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亦未見二邊三

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成風鼓山相擊真常

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疆言說令汝捨邪

見只是居仁不肯捨汝勿隨言解居仁記取許汝知少分

只這少分志道聞偈忽然大悟葛藤只這一

絡索便是直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

居仁見此若道猶是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

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箭射

答呂舍人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棧子

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

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

昏但沒巴鼻可把捉時便是好消息也莫怕

落空亦莫思前算後幾時得悟若存此心便

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著

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他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亦只是呂居仁疑他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曠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沉或掉舉皆只是呂居仁只這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

化能與諸佛諸祖同遊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註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却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又

武八

今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救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屎橛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可舉

七

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
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柰
何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
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
說盡措大家病痛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
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
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
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將
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沉一念相應耶逐日
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

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
動衆即時怙怙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
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
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
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說者此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
恁麼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
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
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
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如是

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編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麼信得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

答汪狀元

聖錫

武八

八

左右妙年自五便在一切人頂顛上不爲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

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這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這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曇指爲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這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

可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枚兩書書中皆
云夏中答隆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為期又聞
嘗錄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
華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這般話見
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因地一
下爾若得因地一下了武八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
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
一味餅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
這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

在得失是非焉有呈礙不是彊為法如是故
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
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觀
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
入手時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
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起直入如
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
又
某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
上欠少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

能於此箇門中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
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
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
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
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
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彊爲亦法如是故
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
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
爲道只管如搏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

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
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
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
性卽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在亂心在
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
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
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
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

武八

十

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

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為學為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綠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武八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刹那間刹那間悟去如

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為實亦在我以為非實亦在我如水上的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轉地非是強為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向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

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廝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

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
迷已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已者自逐之耳境
界本無差別迷已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
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
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
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
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怛怛怛來日用應
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
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
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

武八

十二

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
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
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
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
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
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
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
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
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
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

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
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
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
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
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過捺如此見
解即是落空云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冥冥
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
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人
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
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

武八

十三

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
沒滋味心頭熱鬧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
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
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
只以無言無說為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為誑以
悟為第二頭以悟為方便語以悟為接引之
辭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
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
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

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辨取長遠
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
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如披雲見日到
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
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
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
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亡心不除
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
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

及祖師言句中搏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
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
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
便是這箇道理也作鈍榜狀元亦不惡只怕
挖白耳一笑

答李參政

發

武二

十四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
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
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
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

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
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
那時不容偽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
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
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
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
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
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
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
須下箇註脚即今這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

物會一笑

答曹宗丞隱天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他緣作障只這
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
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
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
式八
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為
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
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為地
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

十五

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
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
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
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
自然不著枯心想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
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
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
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
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
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

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
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八

音釋

輓盧谷切輓
輓圓轉也窩烏禾切
窟也拖託何切
曳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武九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閣上進

答王教授

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
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

或九

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
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
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
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
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欄柄可把捉理路義路

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
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
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
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為心意識所使流浪生
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
刀兩段絕却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
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
欺人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
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
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

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搏量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搏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搏量得令會得盡是觸體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宗杲與渠同在乎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為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

非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列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我或九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徃徃多以病為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詩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

既銷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

武九

三

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効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

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
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
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
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
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
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秘方不用向
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似表

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
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
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歎兩片皮談
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
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
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
在言而可知也冲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
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
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
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

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這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去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帖時不得放緩這裏是坐斷千聖頂顛

武九

四

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這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挖泥帶水納這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嘉茂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龜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宗杲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

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
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
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
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
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
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
云喏惺惺著又自應云喏他時後日莫受人
謾又自應云喏喏古來幸有恁麼榜樣謾向
這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
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

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
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為居士指箇歸家穩
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箇喚作本
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為自己轉沒交涉矣故
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
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
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
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
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
者

答向侍郎

北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

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為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宗果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嘗以此問園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宗杲復曰如宗杲未睡著時佛

武九

六

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
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
受用及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
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
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
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
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
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
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
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

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
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
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
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
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
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
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
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
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
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

武九

七

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
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
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
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
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
宗傳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解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
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
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

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
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度黃面老子
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
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
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

耳

答林判院

少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
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
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

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辯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兩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歸去但與沖葦相親遞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

祝祝

答黃知縣餘

收書知為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為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善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趁色力彊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為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

時時顧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
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
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
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
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
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
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他
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
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

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
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

卿子

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
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
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
坐禪次石頭問予在這裏作甚麼藥山云一
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
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他古人一箇閑坐也柰
何他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

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
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
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
似這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
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
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
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
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
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
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

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
極致而雲門返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
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
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
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
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檗
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
將謂汝是箇人這箇便是為人底樣子也但
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

武九

十

信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辨矣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

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為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卿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拈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張侍郎

語子

左右以自所得管脫處為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為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果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蒼主

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
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
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
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
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
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
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為人蓋
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
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情人

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
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
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
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推便七穿八穴
是性德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
門臨濟曹洞瀉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
以令人悟入者皆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
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
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
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

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
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挖泥帶
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
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
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
是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
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答徐顯謨

山推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
殺這糊獠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

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透
爾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
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
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
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糊獠
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
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
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
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
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

水牯牛自調伏糊獼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
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
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
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
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
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吐武九更是箇甚麼且置是

事

答揚叡授侯秀

左右彊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
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彊項中

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
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喻欲來年春夏間
掉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
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這無
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這話又承需道號政
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
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
此義也某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
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
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
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
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
未來事不於現存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
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
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
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
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

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
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
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
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
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
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
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
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彊差
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
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

武九

十四

言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起色力彊健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

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
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橛柄已得如善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逼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

或九

十五

索頭且與順摩拈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著
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
緩緩則昏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
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
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
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
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
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
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

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
悟處即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
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
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
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
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曝地斷便了
千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宗杲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彊力以此事
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

入室間有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

廿九

十六

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

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背虛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

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
 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
 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
 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
 誇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
 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
 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
 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
 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
 思惟三昧只恁麼信字信意不覺葛藤如許

武九

十七

聊謝不敏而已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音釋

歎補過切
揚也
口
奴各切
正作諾
握
鳥點切
枝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

武十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開上進

答榮侍郎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辦此心
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
墮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
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觀捕我這箇能與人決
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思力畢竟從甚麼處流
出觀捕來觀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
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

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
較心識晝夜熒熒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
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
這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
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
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
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
不假他求不惜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鱖鱖
地未得如此且將這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
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

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吐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却只就這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為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

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復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不知為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為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為山疑悞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閻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所誤比亦如此書切切怛怛寫與此公聰明識見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但某未得與之目擊私憂過計耳聞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

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荷公信得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且

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豈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又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為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

或十

三

境政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

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
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
神矣前此老老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
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
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
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
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
忙時道理正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頃
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
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劔樹上亦須著向前況

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
不留情盡淨吐露

答黃門司節夫

收書并許多為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
弄得來活潑潑地真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
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這官人不依本分亂
說亂道他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
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他鑽龜打瓦更批
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
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二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為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偽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著論頌其義昭合遂泮然無疑

武十

四

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為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

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
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
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
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
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
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註之于經尾清涼
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
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清
涼曰恐是吠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
如此註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皆非淺識

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
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
右尚以為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
加刊削却要後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
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為
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瑯琊
廣照禪師因請益瑯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
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瑯琊
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
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

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是色

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

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竒太過彊生節目爾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知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為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為其謂譯者之訛

而不見先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未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四十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七右以京師藏經本為是遂以京本為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金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

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己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怵怵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與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

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廝崖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安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差排向頑
然無知處硬自過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
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麼
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這箇便是外
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
瀑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
家罷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熒熒地正當恁
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
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

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
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
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
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
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
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
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
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
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

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途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為禪者或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推云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為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上為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閉目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

武十

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為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誑諱人以悟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為可憐愍者教中謂之誇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

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拏將冬瓜印
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
竹筴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這般惡毒然
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
汙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覩見一場敗
闕千萬目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
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
為則若說得天華亂墜不悟總是癡狂外邊
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既存心比段大事因緣缺減界中虛妄
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
方寸虛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
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
理以悟為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
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遲矣
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
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
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
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

或十

十

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這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為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真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拽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

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慙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或十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懶

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
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
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為決定義
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
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
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
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
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答樊提刑

茂實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

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
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籬裏坐叫飢
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
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
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却行
而求前轉急轉遙轉踈轉遠矣要得徑截心
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
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
方世界却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
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

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頗與
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
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
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為人體
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註脚非
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
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
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武十

十二

答鼓山遠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
石門不忘所從來為嶽長老拈香續揚岐宗
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
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
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
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
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
宣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

向未扃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
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
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
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
旨耳昔滄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
方五種緣或十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
越緣袖子緣土地緣道緣或十三聞霜臺趙公是汝
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
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袖子自閩
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

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袖子雲集可以趲色力
未衰時頻與袖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
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禪販之
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
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
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
可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
尚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
憂者一堂數百袖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
子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

師用心又何曾以產錢多少山門大小為重
輕米鹽細務為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箇善
知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
庫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
掌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
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
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頃在
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
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
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

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
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
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
特為發揚使本分衲子為將來說法之式若
使老漢初為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
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
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若為我說破豈有今
日便是這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
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
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

或十

十四

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三十

謝降賜大慧禪師語錄入藏奏劄

臣僧蘊聞昨於乾道七年三月中不懼天
誅以先師大慧禪師臣宗杲語錄投進仍
乞特旨送福州入藏伏准五月十九日聖
旨已送福州東禪寺入藏訖者冒昧上陳

方虞罪戾恩光下逮俯賜矜俞梵釋重輝
山澤增氣凡居聞見罔不歡欣恭惟皇帝
陛下如天鑑觀得佛心法念微言之易泯
參秘藏以並傳先師臣宗杲植百劫之勝
因逢千載之嘉會么微有幸得叨預於殊
榮焚誦何功冀仰酬於大造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乾道八年正月日徑
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聞奏劄

或十

十五